

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3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三冊目錄

樂書(陳暘撰,元明遞修本)

卷十七至卷九十五

.....

樂書卷第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諸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威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樂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

采而不爲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
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
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
文則文采而已采爲文之實文爲采之華節奏文采
均聲之飾而已君子動其本然後治其飾治飾之道
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
采不可以不省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則能使人
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甯人欲滅天理之有
誠推而行之通萬世而無弊矣律述此者也此輔
此者也樂之於天下其辭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
蓋難以一隅舉述之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无
輕重之不等輔之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无先
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二則事各有小大終始矣繩

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起之聲音形之動靜
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
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
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使之邪統而論之先王本之
情性則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稽之度數則
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而使之戒
謹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制之禮義則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而使之可則所以觀其事之深
也使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所以
一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茫忽而無形
幽昏而無聲居於杳冥而已則又樂深之又深載道

而與之俱微妙玄通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其声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
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非作乂則敝敝則草木爲之不長水非適可則煩
煩則魚鼈爲之不大氣非充盈則衰衰則生物爲之
不遂世非平治則亂亂則禮慝而樂淫此天地自然
之理人道必至之患也蓋礼以順人情爲善一有不
順是慝禮已樂以適中正爲雅一有不適是淫樂已
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声哀矣外
貌爲之不莊其声樂矣中心爲之不安或慢易以簡
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忘其本廣則淫

緩而容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
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
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
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國語曰物得其常曰樂
極樂之所集曰声声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則
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和之德
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
平之德也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非治世之樂
也亂世之音而已君子賤之不亦宜乎苟卿有不先
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商禁
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由是觀之禮慝而樂淫雖有司失職亦世亂所致而

已然則君子賤之其有意於復先王所貴者邪傳不
云乎煩丰淫声滔湮心耳君子賤之又曰樂所以成
政也故先王貴之史記以條暢之氣為滌蕩之氣是
不知商人滌蕩其声所以為盛美之意也

凡姦声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声
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声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
其出而應声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大地之和正声之
所止者也而姦声則乖此而已人者天地之妻和順
氣之所鍾者也而逆氣則反此而已然氣合於無象
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主則象之所見也象之
所見則樂之所形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

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爲黃鍾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爲
各以氣類相感陽也上曰之以當春而叩
分矣凡此特人爲之理而有成理而亦三
生樂與天地之氣相感而叩角回羽力言名
之亦感應自然之理也
以德有以有吉
不亦感應自然之理也
今大命有正有
氣成象而和
則樂集

下川池暴漲及冬而叩鼓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
冰立散終歲命官而惣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澧泉涌以至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
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
以類相動邪荀卿曰凡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
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謹其所去就也
樂記本樂之和淫言之也一以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荀卿本世之治亂言一以善惡相象相為終始
一故也君子於此可不謹乎哉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一以養其行藝華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惑豐不接心也一以養其志氣不設於身
一使耳目鼻口心志各得其和以養其性也

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
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
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
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
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君子之於樂智及之而其
志成於和仁能守之而其行歸於善則其德全矣德
全則性全而耳目聰明者性全故也性全則神全而
心術內通者神全故也性全矣雖有姦聲亂色必去
之而不留神全矣雖有淫樂慝禮必卻之而不接然
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
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
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
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夫耳徹爲明鼻徹爲顙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
爲德而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
義防淫佚而已尚何淫樂慝禮之有乎傳曰樂音君
子之所養義者此也若夫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則
天樂而已聖人之事也君子之由順正蓋又不足道
然則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豈徒然哉以之成己則比
類以成其行以之成物則廣樂以成其教要之以反
爲文一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君昇之於樂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本之情
性也故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稽之度數也使耳目鼻以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制之禮義也木之情性
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則樂之
道備矣夫然後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
而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
而爲文德之容從以蕭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
變盡矣此詩所以有蕭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思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蕭
韶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
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堂下之樂也琴
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蕭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
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
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
之理何微而不著乎呂氏春秋謂朱襄氏使士達作

五絃之琴以和陰陽以定羣生白虎通亦謂瑟有君
臣之節臣子之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推之
如此則備成之樂足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
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
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
萬物循生則又進乎此矣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
干其聲若簫簫以此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大
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是簫雖有管而非管夏二
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
也周官之於簫管教之以小師播之以瞽矇吹之以
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疏
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
知也荀卿謂君子以樂鼓道志以瑟慈樂心動以琴

樂書卷第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天職氣覆而清明氣之上達者也地職氣載而廣大
形之旁礴者也運行乎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
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
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
而不可掩者仰有以象乎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
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俯有以象乎地也非特
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
始於金石六律終於蕤賓始於黃鐘六同終於夾鐘
始於大呂皆象乎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皆象乎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
已雖然用此象彼則異體而同用猶非其至也語其
至則樂行而倫清皎然而文明則清明與天為一矣
和正以廣其大必易則廣大與天地為一矣比終始
之序動四氣之和則終始與四時俱矣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則周還與風雨俱矣豈曰象之而已哉
若天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建之以太清燭之以日
月之明復居於窈冥而已則清明不足多也以物為
量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復動以無方而已則廣大
不足多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則終始不足多也一虛一實一清一濁行流散徙所
常無窮則周還不足多也此之所言始道所美之末

郭云爾蓋樂之有年

所以示人

其微易教

之辨無首端有終

隨還有似於

丑色成文而不亂

樂之於天下寓一節素為五聲著之文采為三

聲出於脾合

之謂之商聲

而之與合吻

宮一也其性

商金也

角不

其德坊之有四象

象所以示人明矣

其樂教也斯不亦

其廣大象也

其比不同有各

通其山於肺開

肝而注齒齒

之徵聲出

而之與合吻

成哭數

其性直而

微也。也。其。而。善。燭。主。今。有。若。豕。之。負。駭。者。矣。
初。也。其。其。而。無。物。故。有。芒。焦。之。鳴。野。者。矣。
五。聲。之。於。樂。上。取。諸。身。以。心。應。之。取。諸。物。以。窮。理。如。
是。節。奏。三。爲。文。不。章。不。樂。以。成。文。而。不。亂。矣。五。色。
成。章。而。不。亂。則。宮。爲。君。足。以。衛。一。高。爲。臣。足。以。治。民。
足。以。明。事。德。爲。事。足。以。示。物。羽。爲。物。足。以。致。
和。其。則。各。任。其。所。不。相。侵。和。無。遺。應。之。音。矣。書。
成。文。謂。不。言。不。言。然。者。五。聲。也。一。不。成。文。迭。相。
陵。犯。而。不。亂。不。亦。五。聲。之。音。乎。不。言。五。聲。而。言。
五。色。者。豈。不。亦。一。而。一。故。也。

風從律而

揚雄曰

同

節八音而行八風白虎通曰八風象八卦由此推之
八風象八卦者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
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執易者坎也故其音
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爲
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
允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闐闐闐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
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
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至之
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簇之律而大呂太簇大寒
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
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
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
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

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也豈非傳所謂衆生於風之謂乎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尚何姦聲之有乎傳曰律呂不易無姦事也如此而已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

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音人嘗謂顓頊始作樂風承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昔人嘗謂顓頊始作樂風承雲之樂以效八風之音舜以夔爲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此之謂歟曰古人之制聲律蓋皆有循而體自然不可得而損益者也何則五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爲六十律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理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凡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

八尺爲尋物以八竅卯生故凡十二律之音皆隔八
生焉。曰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
三則參和而爲中氣故曰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
閏祭以三飯爲禮喪以三踊爲節兵重三軍之制國
重三卿之治以三參物而九數成矣故十有二律之
寸而黃鍾稱是焉。蓋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五六
相合而生黃鍾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
紀其數八十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
枵其數七十六太族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
訾其數七十二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
其數六十八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其
數六十四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其數
六十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其數五十

七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其數五十四
天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其數五十一南
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其數四十八無射
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其數四十五應鍾亥
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其數四十二是先王因
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
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
之皆黃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
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
然則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
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五音有變宮變徵之數琴絃
有少宮少商之調皆非先王制樂度數之常也抑其
變而已矣豈不流於鄭聲之淫乎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先王之作樂文之以五聲之和播之以八音之諧節之以十二律之度則聲音律呂發越於衆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所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矣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矣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衷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爲體無常以爲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爲黃鍾至中呂爲濁宮所謂迭相爲經之意邪

效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莊子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入音克
諧無相奪倫其倫之固已清而無患矣確乎鄭衛之
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
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
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
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必聽和而視
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
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其血氣和平
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
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況人君
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
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

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沉天下乎
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
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間濮上之曲
姦聲尚爾沉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
矣苟知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
清自樂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惑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之則爲道感物而動人之情
也循之則爲欲君子所樂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
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順性者
也故樂而不惑以欲忘道是犯性者也故惑而不樂
孔子聞韶其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曰文聽古樂其

卷第十九

禮記訓義

樂記

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道之謂德則德固不足
性之全特性之端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樂固不足既德
實特德之華而已以德爲性之端則道其性之本
以樂爲德之華則德其樂之實歟先王作樂以崇
德奏之於詩爲德音諫之於歌爲德音形之於舞爲
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
皆足以旣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由是觀
之明君務以德稱樂而日趨於治其本先立矣暴君

吾以樂蕩德而日趨於亂其本先亡矣德本也樂末
也知所本末可與論樂矣樂爲德之華其不可去如
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莊子亦曰墮亂六律鍊絕
竽瑟箏簧曠之耳而天下人始合其明矣非老莊與
聖人異意也方其救末以復本其言不得不爾夏以
榮華爲功秋以毀折反報其意亦何異此莫非華也
禮爲道之華樂爲德之華

石絲竹樂之器也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冥於道寓於實則
八音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
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
石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
若天成作八閤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

而巳莫重於金故尚羽莫
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
從也故尚議草木非有清濁之變
然金石則土類西類之方也故與土同位
木類東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
瑟在南華成於冬故鼓在北太師之
金石土為先韋然次之木匏竹為後者蓋
於時言之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
始於西而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
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土者以陽順
土故也故絲竹南土之正先韋而後絲者豈
一之於此言樂之器有焉言所以道德者德
達故也

也類皆執羽大護而下武舞也類皆執干則大舞也
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誅指邊之義
盡於此矣非窮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則大司樂祀天
神祭地亦有歌致天神此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
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曰致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之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
小祭祀之不興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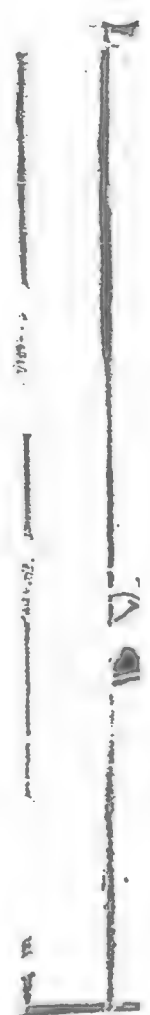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子動其本樂其象治其飾

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昇知詩與歌舞合而
爲樂皆本於心焉蓋心者道之主宰反者道之動樂
以及爲文體道之動者也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
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有

嚮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樂之象也青
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
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
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之聲音樂其象
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君子之
於樂以動其心爲本則樂其象者幹也治其飾者末
也以樂其聲爲象則動其本者道也治其飾者器也
幹則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則非象非器而
象器待之而成然則君子豈不爲道之幹邪樂必先
奏而後節此先節後奏何也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
樂之用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以曲禮以丹不

敬爲先舉勝則疏而以反爲文故作樂以節先乎奏
節先乎奏與書先夏後擊同意荀卿論禮下謂節奏
陵而文然以禮爲節則是以之爲奏則非矣

樂書卷第十九終



樂書卷第二十

孔記訓義

樂記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節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

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然而德尊者
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爲王德尊
則天下宗之以爲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
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
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爲大乎此六樂所
以均謂之大歟荀卿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則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聾之於清濁之
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
又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由此觀之生民之道豈特
樂爲大哉雖禮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可欲之謂善翦商之事
非人所欲故有厭而不樂者矣然武王偃樂其志不
厭其道豈私一己之欲哉

斷齊功以天下之

爲心而已若韶則既盡美矣又盡善也雖其成德足以加於此孔子聞之於後世猶足樂而忘味然而不厭蓋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師爲大視學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二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示由天作礼以地制別而言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別言之樂由陽來天道也之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詩於上帝祈而不報於社稷則報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敬天地仁氣而之乎施秋冬歛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

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
禮而主報亦是意也雖然樂以施為主而不遺於報
故以之章德又所以反始也禮以報為主而不遺於
施故禮尚往來而務施報也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樂施而禮報猶易所謂闢戶謂之乾闢戶謂
之坤也樂施而有報禮報而有施猶易所謂一闢一
闢謂之變也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先王因德以作樂緣情以制禮則德也者樂之所自
生情也者禮之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
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豈萬物
並作各歸其根之意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則
於反始而已樂主章德非無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

不可變者也。禮主報情，非無德也。故曰：「禮樂皆得，莫
之有德。」此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禮器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禮弓言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不同何也？曰：物之在天
下，乾始之，坤生之，春生之，秋成之，始之然後生生之。
然後成自然之序也。而禮樂如之。禮器主乎禮，故先
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
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
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
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
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
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
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是禮由陰作，陰則能生而已。

成歲功者不與焉樂由陽來陽則主成歲功而生亦
得而兼之君統臣功之意也若夫檀弓之論礼宗主
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言之故變始而言本以人本乎
祖故也

祭義卷第二十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而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
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則
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
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爲木路明矣大路
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
之賜有乘黃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
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
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
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爲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爲革木二
路於義固然何以明之王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爲
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王路故也先路象路
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
象路故也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
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釋
禮以七就爲誤是不知書以次路兼革木二路之意
也史遷樂書易車爲輿是不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
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禮伏羲
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
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所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常全羽爲旒旒曰旒
別之則旂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旂旒曰素
錦網杠纁帛絳素降龍于絳練旒九飭以組維以纁
蓋指旗以和網社以錦正幅爲絳屬絳爲旒旒亦謂
之絳旒以纁則旒旒矣左傳謂旒旒是也升龍素則
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
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
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
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旂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
王乘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爲常諸侯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
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

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類然則六龜之色蓋亦各視其類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一而禮器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儀禮大士祭而巳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又有一寸諸侯六寸大夫不預為此臧文仲在魯祭

禮記訓義

樂記

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去僞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真而不湛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僞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為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僞是亦

不爲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僞哉雖樂亦不可爲僞矣凡物有微著有去取言著誠則僞在所微矣言去僞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值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斯爲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俱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其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值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顯者微神之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而不可知也則與而升之然後虛靈之理

而物體之精粗有所類矣父子君臣臣臣
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陰則疑形同義領與領天
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
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咸則備天地之
情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侗
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
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
而禮與焉德產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
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
則疑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
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
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
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自

負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
天地新合至郊者不殞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恒萃皆
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
史公以負天地之情為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新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
造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然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三
者不殞而郊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
新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
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未茂區萌則上
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
角觝生則凡撫實而斗者舉矣蟄蟲昭然則鱗介之
也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皆矣九

者二無內則之續八竅者卵生無外裂之殖則樂
之道歸之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主
不化而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
化又曰太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
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殯卵生者
不殯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
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
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新合陰陽相
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先陰陽
後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
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章子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豆以升降為禮有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之聲詩設之因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而祝辨乎變禮故後三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三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為律而黃鍾其首也陰六為呂而大呂其首也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也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庠謂之鉦鉦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黃鍾大呂以為律而歌以為聲一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也

樂之章子習不故也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列豆豆邊人

天之時也。是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
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何末故也。仲尼之告子孫不
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
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
樂。君子以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
官大司馬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
得正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平聲詩之用
北面而立者。樂師也。而樂師北面而立。與司盟之面
而詔明神之意。今天主也。天子一其先於祭。凶禮三而
莫重於喪。尸象神者也。而示廟之教。繫焉。主人主喪
者也。而致喪之。主繫焉。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
示辨六號九祭。辨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
相之者。宗祝之職也。言者。祝習喪禮謂之夏祝。習爵

禮謂之商祝故一妻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
衣次繼之主八襲友佐商祝掩瑱設帳目則辨喪禮
後主人而相之者同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
之斯為德仁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
必有行而行行不令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令藝
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
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
是觀之禮樂之士法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
是也禮之於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
哀也禮之主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辨
其義也禮之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
下為之禮樂而百官莫敢不敬事者豈可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第二十一卷終



樂書卷第二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天中人以下可

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

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

未嘗聲齒聞相狗馬則大說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
王之道未嘗擬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三
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
大聲不入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蓋
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自於新樂則在所
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倪以接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
祭服聽樂猶擯君以朝服逍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
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冠者玄端
緇布冠既冠易服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
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韞公西華曰示廟之事如會
端章甫以至哲既端安以入武官晏平仲端安以立

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玄裳纁而乘路大
戴禮武王端冕受冊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
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
未聞以玄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
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奚據而云雜
記襲朝服一云端一毳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自
堂然則玄端不得爲朝服明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爲義生於
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衆故也然
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
列邪正聲感人之而樂興焉姦聲感人之而淫樂興焉其

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故也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
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
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
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夫秉水者
付之拊作樂者付之拊磬之或擊或拊磬聲大小之
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
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鍾一磬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
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教學
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
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於蓋衆謂之會待謂之
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
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拊鼓則衆樂備舉矣然

堂上則節內之治以節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
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
有以合和之古樂之發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
已與夫新樂之發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
豈不有階乎今夫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
則和柔倡而不和弗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
白虎通謂拊韋而擊是也其設則堂一書所謂搏拊
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
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擊或搏樂隨
先後故也

雅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節度以雅君子於是審
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漢大武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漢而下武舞也古之樂
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太
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
征誅之義蓋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
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在雅之訊與三刺之訊
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
遽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
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
拔也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
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側盡筋骨之力以要鐘
鼓俯會之節而樂有恃逆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常
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詩曰夔舞僛僛無雅以正
之故也樂終於舞文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

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文王世子子曰大樂正獻舞千戚話
說卿射託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而天下皆寧矣然相之為器所以節文舞也
蓋生於春不相之相笙師掌教者是也昔梁丘築城
以小鼓為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
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為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據為
相之說歟雅之為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教雅以
教械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
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有補夏之樂則工舞
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皆約漢法為言
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為樂語此特
說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天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占此新樂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然則新樂之異古其來尚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謂邪蓋古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而不聞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訕疾以雅而不聞鏗雜子女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之天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亂見於樂而有別矣其有不可以語且道古取之於天而不尚其美而語以威之者父子君臣長幼之節皆亂

音之致者此也七手及履後儀新子及不知
舞禮長卿所爲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樂而
不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
威孔子所以請誅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於古樂
言殆奏以見終新樂言樂以見始互發訪也

樂書卷第二十二終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盪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之樂與之見爾非君子之道也孔子曰鄭聲之亂雅及頌淵問爲邦而告之以韶舞爲一則鄭聲爲可去其貴禮樂賤邪音如此是子夏所事則孔子也然則文侯問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樂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問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夫子之道而敬其君與

孟子以齊三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退之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曰夫王者上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流行無疫癘此之謂六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畜之禮記綱要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發歌詩以此之謂養者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音克明克明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聞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使候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

脩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
如此災害不生而無戾疾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
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
天下大當然後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以爲紀綱蓋人
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
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
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
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
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
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
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
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聲
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宣大師掌教六詩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聲瞽瞍掌鼓琴瑟九德六
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
過康業維祕肯鼓維鏞瞽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
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三季以一諸侯之微不能比
德文王而廢悔以王太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
者猶其德音故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
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愚不
開邪存誠以剛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
其不能而遂賊之邪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
礼也作爲鼗鼓控擗塤箎以爲德音者樂也識其文
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亦
可乎今夫古樂之爲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非矣而後世一亦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
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為
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
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
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為主是以金石絲竹
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辨記國語之論
八音皆虛土音以為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
之七音可也執謂合二變而七之手前說詩言其志
歌咏其聲此就弦歌詩韻先後不同何也且前則本
詩而為歌故詩為先與書詩言志歌永言同意此則
本所歌之詩言之於詩為後與書歌詠詩同意

至於以新爲真此爲得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齊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弗用也詩云靡靡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
音爲樂在心爲志鄭音好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
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敖辟而志
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
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也且樂也蓋樂
所以效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貶德故教
淫而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

以通其和而也 我如此則外不淫色內
不淫聲 指之天下行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
祖不享焉 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
此豈非宋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 鄭衛齊宋之樂
均主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于宋衛之音淫于
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
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季其
亂雅又略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也生德本
衰世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繇本盛時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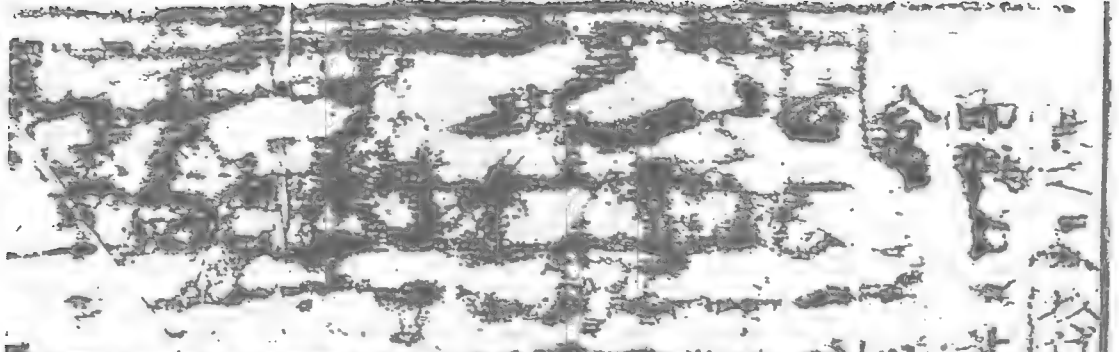
樂書卷第二十四終

者臣之節 事之儀 故君以人好之可 臣事
為之於朝上以進行之則民未有不從之於下
則人君之於民亦如焉而樂之者百難也哉王
將購亦之使有難而也上之將要可不謹哉三
一於前仰之善之善而德之不可謂不達其意矣始
以善大德之目是善之德中以肅雍和鳴與武王之
樂善又以此為孔聖之是子夏之於親故仲尼君
為成周之君是王成周之民彼其用心亦何尼

欲令夏周之音于天下者莫能若焉音之屬好是德
音也以其德之盛也則樂之興也天下皆金
矣言其德之盛也則樂之興也天下皆金
路之於天下也莫能若焉知禮子夏之於禮也子以爲知
樂至孔一論之禮樂不以告曰者語一大豈以
二子爲不知一孔要之得禮樂以成德克允蹈而行
之者惟回而已非用亦謂曰禮樂孰謂周也謹於
聖人

聖人作樂以節民性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
鍾磬竿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
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者尊卑長幼序也

是乃謂之象形乃謂之文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



其之... 以指諸... 數者... 之器是故作革以為...
先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控揭而揭所以止
作土為壘而始有所乎倡作竹為箎而終
則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控而揭
以節焉吹壘而箎應之中聲以和焉蓋絃
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鞀鼓控揭壘
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樂以中
中為始故國語之論八音不過曰道
之以中音然則德音之音豈不存於中
作為六者之器以富德音之樂抑又越
石為宣之匏絲以廣乎瑟所以其聲
以舞文以旋秋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
而神人宴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以交於神獻酬酢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
臣事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
博其序也何害德澤也又有孰謂古樂之發
之終祀邪大同樂樂宗廟之樂始於鼗鼓管
於九德之歌九聲之舞者此也今天樂之在器
者為君相為相在聲以宮為君以商為臣鼓在
下而賤凡樂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
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
其間不亦知樂幾於禮之意歟不言祝故而言柷楬
者祝以中虛為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敔以伏虎
為形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柷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
焉故也也樂由之止焉亦陰陽之義也書不云乎

鍾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德鐘聲則思武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瑟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鍾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古者上農耕土出金以爲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爲磬鍾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鍾鎗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

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則靜好而其
音同出於絲絲聲則雉殺而哀繁靜而廉依義以立
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笙簧蕭管則
發猛而其音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此而會
有聚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爲
樂之君而鼙則軍將所鼓其爲章聲一也士譱而譱
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聽鼓鼙之聲所以思將
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
義之臣則內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
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
惟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
所發所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之鑾鎗而已哉
爲君蓋不知此子夏所以深論之也合而

謂之言鍾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竽
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爲金鼓鼙之爲
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
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華木一
聲言華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單出言之故謂之聲
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推君
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
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聲字之誤豈經
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鏘以立橫橫以勁武金聲正
則人思武矣石聲硤硤以立別別以致死石聲正則
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
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竹音正則
人思治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

人思寬厚華音謹謹以進衆華音正則人思毅勇匏
音嘽嗽以立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恭愛木音正
自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案已亦足發明
此矣古人嘗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然則畜
聚之臣何足思哉蓋畜聚之臣則畜衆而使之聚若
鄉遂之官是已非所謂聚斂之臣也聚斂之臣孔子
嘗欲鳴鼓而攻之則子夏學於孔子者也其肯語而
思之乎琴瑟之音言哀鼓鼗之音言謹者蓋琴瑟夏
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鼗冬至之音一陽生之時
也陽主樂陰主哀陽主譁陰主靜此其音所以不同

卷第二十六

禮記

樂記

賁年賁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樂
之已父何也對曰病不得衆也咏歎之也對
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澤及萬何也對
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
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立之
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古之善論兵者以齊之技擊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
武卒不可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遇燕之節制
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天下不患

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一不
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爲病事
之不逮爲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
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
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珍藏六師爾衆士其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時也亦可見矣人之左
手不如右強則左者無事於用而右者有事於用
也武舞之行列亂矣而皆坐是致其有用者憲其無
用又王武而已非所謂非武坐也故賓牟賈之
言曰焉爾故曰武亂坐周召之治也武二
王天順人而已非利天下也豈已哉
武樂之聲注及商非武王之志然

司失而巳故實牟賈之言孔子有取焉

唯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然則實牟賈之

言樂此與夫蘇夔言聲而不及雅者異矣

實牟賈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

成者也摠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

也武亂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周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驅伐盛威於中國也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兵者不祥之器而干者非伐人之兵也摠干而山立

其象武王征而不伐之意歟若無為而逸臣無不為

而勞物干而山立象武王征而不伐之事以君逸故也

發揚蹈厲象太公時維鷹揚之志以臣勞故也孔子
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
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三
步以見方也再成滅商再始以著往也三成而南
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正域彼江漢汝墳也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不私其欲也六成復綴以
崇天子樂終而德尊也樂象武功之成如此而已蓋
不疆南國而分陝以治未可也不分陝以治而使之
復綴以崇天子未可也分治繫於臣故別而爲二復
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然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尚
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
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收進以金止以鼓進
見於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收進也見於左右夾而退之

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并
天下而已然則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何也曰一與四
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
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成以兩地之數
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數象成莫大乎
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

且文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
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授殷之後於宋

昔武王誅殘賊反牧野非心利天下以棘吾欲也棘
於裂地封先代之後與之共守而已蓋黃帝爲有熊
而封其後於荊帝堯爲陶唐而封其後於祝帝舜爲

有虞而封其後於陳所以備三恪也禹爲夏后而別以姒氏契爲商姓而別以子氏或封杞或封宋所以備二代也帝德也封之備三恪崇德故也王業也封之備二代尊業故也帝則德備事簡不必修其禮物焉雖不待下車封之可也王則業大事煩必修其禮物然後可以封雖欲不待下車信乎其未能矣均是二王之後一則以封一則以授何邪曰古者在賢則封之不賢則授之禹之後非若武庚以三監叛也封之以仁所以崇先代授之以義所以戒後世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二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饗同意史記并論封神農之後於焦言之第弗深考爾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
復棄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鐙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
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如正士而箕子以
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
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爲哉斬於繼絕世獲仁人
而已以謂旣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可也
生者猶可因任囚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
其位急親賢故也商政之施於民者可謂虐矣弛之
使從寬所以安之祿之加於士者可謂薄矣倍之使
加厚所以勸之急先務故也書曰乃反商政政由舊
者此歟焉昔兵介之用散之華山而弗復棄牛者引

重之具散之桃林而弗復服示天下不復用兵畜矣
古甲所以備敵者也衅而藏之於府庫干戈所以勝
敵者也倒載而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拔矣
武臣矣凡此名之曰建橐橐而實以偃兵也荀卿曰古
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
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
如此而已考工記言橐之欲其約也詩曰載橐弓矢
蓋旗之爲物令士卒者也令士卒以用之爲常其建
之則必揭而用之橐之爲物約弓矢者也約弓矢以
不用爲常其建之則必束而不用矣故建之與旗同
其所以建之與旗異然則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排
木爲虎歸寶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閭爲後與此異

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
憂思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
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
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
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
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
邪。樂音謂之狄猶夷狄謂之狄以有禽獸之道也。順
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
是故先三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

凡樂生於音而人心存焉。凡音生於人心而情性係
焉。故其音角者情喜而性仁其音商者情怒而性義
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禮其音羽者情慈而性智其音

宮者情慈而性信則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五
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蓋樂者擬之
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故求樂必自
五音始求五音必自黃鍾始自黃鍾之長而以黍累
之則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
審矣自黃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
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之在天下
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絕要
稽之而已稽之勿疑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
既稽之度數使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
休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
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
而成位乎其山矣今夫至道

子比干而不死，箕子
以代武庚爲商，後故邪比先仁後義
子之利正不若比干輔相之爲至邪與
之序同意，書先箕子後比干者，以比干之死
爲奴之終，而箕子論三仁之序同意，封二王
所以戒後世之爲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
後世之爲臣者，武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生，言其
終釋者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宗書卷第二十六終

五

樂書卷第二十七

禮記訓義

樂記

散軍而郊射左射麋也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武王翦商之後六軍之士皆散歸之六鄉而天子諸
侯始講郊射之禮蓋六遂之地謂之野六鄉之地謂
之郊古者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諸侯之學亦在郊則
知郊射必於郊之學焉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
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
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
學以騶虞爲節天子郊射於右學以騶虞爲節也然
君子之於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
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

華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狸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狸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豈狸首之詩邪檀弓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狸首之歌邪狸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故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爲節樂時會也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矣故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鄉射奏騶虞蓋亦如此

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

周官甸服公之服自衮冕一哭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為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為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禪冕也禪之為言墀也墀與禪皆非正卑道故也玉藻言諸侯禪冕以祭儀禮言侯氏禪冕舉子男以見侯伯也荀卿言大夫禪冕記言大夫冕而祭於公舉大夫以見孤卿也古者虎賁之士雖多其所以統之者不過下大夫二人而已武王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虞為節諸侯郊射以狸為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禪冕搢笏而虎

賁之。統劍則偃武修文之意可見矣。古之造字者，武欲止，旗欲偃，干欲以戈，欲倒弓欲弛矢，欲入劍欲歛然，則虎賁之士說劍固武王所欲也。彼其用之者，豈所欲哉？鄭康成謂裋衣衾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裋，不亦誤乎？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天子以保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四海之民爲重而諸侯之社稷次之也。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不然則臣子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故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存省聘覲臣之禮也。朝

示遇君之禮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焉。
朝者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
諸侯不敢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修臣道焉。不然
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賊起矣。
故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也。公國謂之藉，借民
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盛。盛者
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王，夫
孰不知所以敬哉？不然則匱神祀，困民財，而天下將
有不藉之譏矣。故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也。道
千乘之國者莫先於敬事而信，故成王戒諸侯於廟
以敬爾。在公爲始，誥康叔於國以式克敬典爲重，則
諸侯知所以敬固當務之爲急也。言孝則知敬之爲

養言臣則知孝之爲子武王一舉事而天下知所以
父子君臣上下之教得非有言前之信令外之誠然
邪自郊射而息貫韋之射冕笏而說虎賁之劍偃武
之教也祀明堂以教孝朝覲以教臣耕籍以教敬修
文之教也五者並行於天下豈不爲教之大者歟奈
義言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
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
德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爲
天下之大教五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
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
三老五更爲大於祀明堂以耕籍先於朝覲者以諸
侯之德爲大於祀先賢於西學者以諸侯之臣爲大

之使爲諸侯未必知朝覲又急於耕籍此施教所以不絕乎先王之序也與宣王之雅不絕文武之序同意今夫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論治世常法而曰祀乎明堂可也武王牧野之事亦曰祀明堂可乎曰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文王爲西伯之時而詩以皐門應門造舟爲梁追美之義協於此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地人之數以三成以五備故天統三辰五星於上地統三極五行於下人統三德五事於其中然則三老五更之數亦視諸此王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

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孔運曰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三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
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
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
古意也古者十年以長則父事之五年以長則兄事
之況老更乎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
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
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
親祖割牲執滂而饋執爵而醕以禮之冕而摠干以
樂之而已以此教諸侯然而有不弟者未之有也今
養老之禮二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八十養於大樂九十養於賓禮則以食禮食之者商人而已文

王世子言天子視學繼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羞羞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
祖制牲則適醴可知言勅爵而醴則省醴可知言鼎
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之
事以五教為急食老更為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
功一也彼播棄不迪者識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
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
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人然編衣非冕服必冕而摠
之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羞羞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
祖制牲則適醴可知言勅爵而醴則省醴可知言鼎
合樂必遂養老豈非天子視學之禮邪武王牧野之
事以五教為急食老更為五教之後語及是者所繼
功一也彼播棄不迪者識於詩亦豈知先王所以食
鄉學也食老更於太學國之以國有學與此同意然
后氏以燕衣周人以玄衣人然編衣非冕服必冕而摠
之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

服冕所以重其事也冕而加
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三
鼓莞磬之聲周雅言以往不
則嘗非無樂也周官凡饗食
豳羽籥之舞則食非無樂也
商周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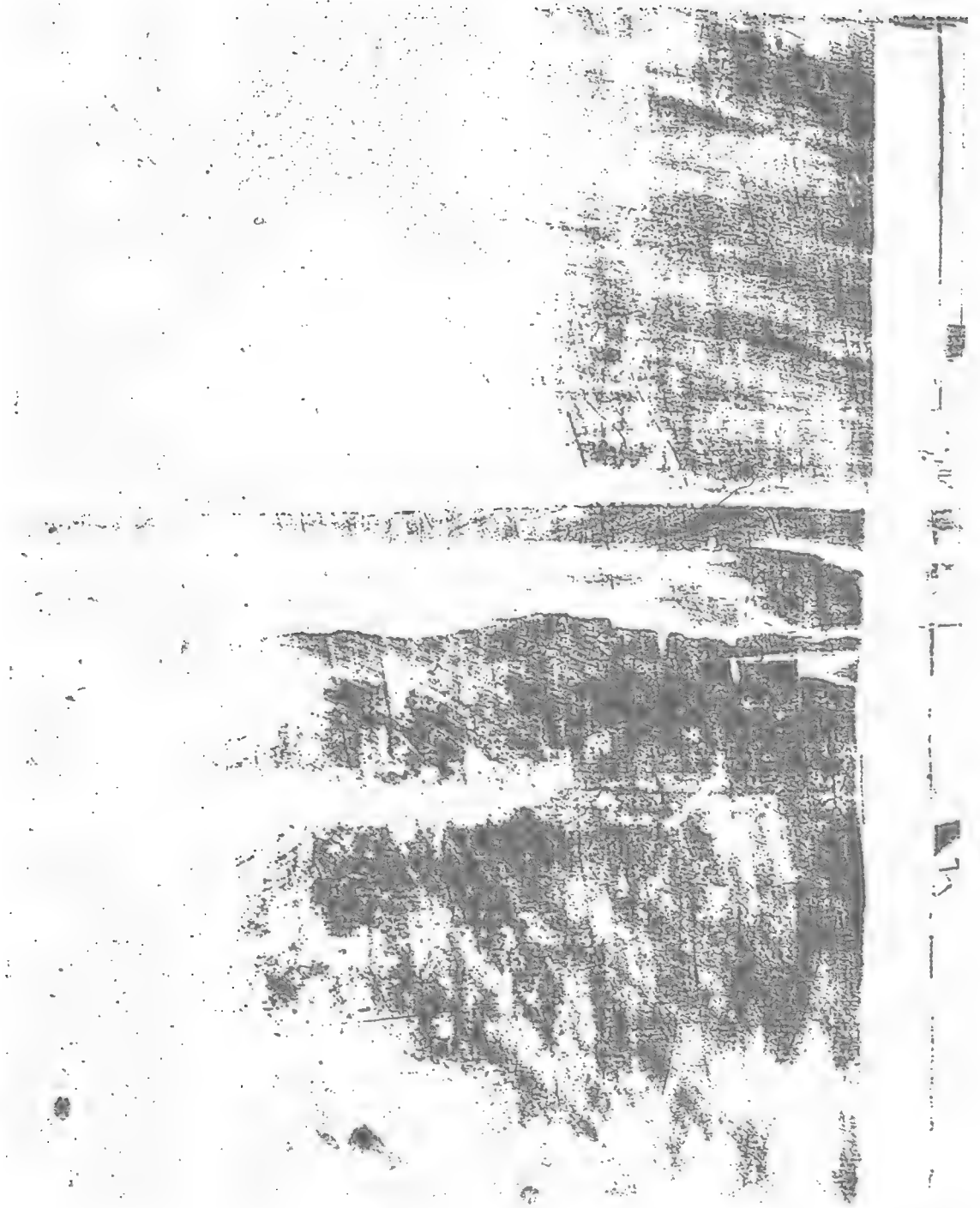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
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容也
服冕祀明堂講朝覲耕藉而
修之天下是雖困於商人而
之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
陽續而成暑非一日也孔子
盡其成必久下

四十施於食禮而記稱食
只顧予不嘗而有鐘鼓執
不嘗而有鼓鐘送尸之樂
以樂師鐘師秦舞樂器師
謂之食嘗無樂不益非

文武之運久不亦宜乎
王偃武修文之後習斯
食老而而禮樂之教交
周之制作實兼修而用
舞之運猶四時之運
式盡美矣未盡善也
非所以為備與何德

至矣立於一而疑之
謂之皇故設官廢典
然則周道四達亦可
知矣

樂書卷第二十七終



書卷第二十八

禮記訓義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蓋性者心之地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者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此易所謂樂天安土之意也於事之所遇者能安

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見矣此坤之安正吉老子謂
地父之意也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又曰仁者安仁
智者利仁則樂者智者之道也安者仁者之道也易
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父者
賢人之地道也大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
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是觀之父則地道天則天道
然則仁智有人道而神有不為自然者邪蓋不離於
示謂之天不離於精謂之神古之學者自仁孝之至
於天道自善充之至於神致樂以治心而至於天則
神固其理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荀卿曰
人心守仁則形形則神如此而已二言而盡
人有意致也天則無待於二言二言而盡

者及人有情故也神則無情故也神則無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神不可言而不可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感其意亦何異此
一待言而後信怒而後威邪子思論至誠不息則又卒
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感其意亦何異此
一離而言之天與神異合而言之則一故莊子曰神而
不可不爲者天也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
已老子言天乃道道乃久此言久則天天則神者豈
道又者又天道之始終故記有之不閉其久是入道也
蓋天可以兼地地不可以兼天猶形而上者可以言
而形而下者不可以言道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是莊爲敬之始而敬不止於

莊書曰嚴恭夤畏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則嚴恭之始而威不止於嚴蓋身主信躬主誠致禮以治躬則自卑而尊人樽節退遜以明之而已非主乎信者也其於治躬也何有然貌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蓋莊敬以爲教待威嚴而後行然樂記先嚴而後成先後之序也曲礼先威而後嚴重輕之序也致禮以治躬則馴致有漸不得不以先後序之班朝治軍治官行法則分守致嚴不得不以重輕序之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詖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

故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況其久者乎周之末造鹿鳴廢則和樂缺矣菁義廢則無禮儀矣況能治心於內治躬於外以全所謂一體者乎然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且古人於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斯須去身而爲心害如此況三年不爲其害將如之何哉宰我之說蓋有爲而言記言鄙詐易慢之心以內明外也太史公言暴慢姦邪之行以外明內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
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為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
則一而已豈非天下之動正夫一動者兩言之為
更端異故也今夫保合大和者其孰乎天下至順者
其坤乎樂由天作素有不本乾之和禮以地制未有
不本坤之順樂非特和而已有以極天下之和也禮
非特順而已有以極天下之順也曾子言君子動容
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外也
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為和於心以達誠言

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其
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爲內也
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容於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廣色之於
容貌爲內容貌之於顏色爲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
色厚順之禮言容貌樂也者德之不可匿者也故德
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政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君子所爲民視聽而以
之者也豈不爲民之耳目乎揚雄曰天之肇降生民
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
樂雖有民焉得而途諸可謂知此矣由是觀之致禮
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無難矣應內不用志外
不用力焉耳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

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為政豈難哉此孔子將
為政於衛所以深言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
不和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
為美是也樂雖章德而禮非不以德人而無禮焉以
為德是也禮雖主理而樂非不以理樂通倫理是也
樂也者動於內禮也者動於外主禮樂言之樂所以
修內禮所以修外主教世子書之

樂書卷第二十八終

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故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得其節則樂樂
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其情則中有
主而能止其文則外有正而能行是主減主盈者禮
樂之情也以進以反者禮樂之文也言減則盈爲增
言盈則減爲虛言進則反爲退言反則進爲出禮主
虛以減則人情之所憚行必以進爲文所以推而進
之也豈卑者舉之聲者與之之意歟樂主增以盈則

人情之所樂趨必以反爲文所以抑而遏之也豈高
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今夫禮以地制未嘗不主
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禮減而進
以進爲文可知樂由天作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
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可知
以易言之上者陽之位下者陰之位陽上進陰下退
則於卦爲復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有復之道也外者
陽之域內者陰之域陽內入陰外出則於卦爲姤禮
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蟪蛄儉
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
鐘鼓欲其既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
是以致留斜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
是以致留斜之道也

禮之之跋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
執也然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志倦
者言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
情樂而不惑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
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
復以自知謙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
遷謂君子以謙退爲禮而不知其文王進以戒損爲
樂而不知其情王盛未爲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
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者以禘嘗饗
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
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
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
所以爲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
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
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
也蓋樂發於聲音爲歌於動靜爲舞歌舞皆人所爲
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
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特其變者爾有言心術有言性
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
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靜所以變者非
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
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尚何底蘊之有

或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情樂於內而
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
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
形而不爲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先王得不
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乎蓋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
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
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取
是以節之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取是以行之也然

聲樂之象非樂之道也故可樂樂而至於不流得非以道制之者乎樂之飾非樂之情也故可論論而至於不息得非以情成文者乎聲足樂而不流故安又足論而不息故又中正之雅不過是爾此所以能使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確乎多哇之鄭不能入也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今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訕之心入之矣况放心得接乎茲聲感人逆氣應之而淫樂興焉况邪氣得接乎先王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凡淫溺之樂不接於心術邪僻之氣不接於身體卒至於奮

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五樂之
也墨子非之奈何雖然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不
過發之聲音形之動靜特樂之一方非道之大全也
語其大全則道可載而與之俱林樂而無形則人不
能無樂樂而不能無形不足道也幽昏而無聲則其
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足道也充滿天
地包裹六極則感動人之善心不足道也動於其方
居於其適則立樂之方不足道也上文論六音之及
樂直繁簡肉好而不及應殺相厲激盪者不合樂之
之聲故也



樂書卷第三十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閭閻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聖人作爲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以爲紀綱紀綱
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之理皆形見
於樂人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
道皆會歸於和是故祭祀奏之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莫不和敬而不慢射鄉奏之族長鄉里之中
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而不逆燕私奏之閭閻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而不疏經所謂樂極和
傳所謂聽和則聰自此也蓋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
敬以和敬在心故也事兄弟其順可移於長以和順
在行故也父子之道出於天性以和親存性故也然
樂之感人深其化人也速父子兄弟和親於閭閻
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
行乎鄉里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
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若夫新樂之發優雜子女不知父子况君臣上下
兄弟長幼者哉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圓立
奏之則天神降夏至於澤中之方立奏之則地
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在宗
廟之中則圓方澤之祭可知矣儀禮凡鄉飲鄉射

樂器用樂上

師大祭祀計警登歌令奏擊拊下管

播樂器令奏

韓大饗亦如之言仁族長鄉里之中

則朝廷之上

饗可知矣爾雅宮中之謂之闔小

者謂之闔而燕

禮有房中之樂豈非作於闔門之內

者歟昔齊桓公

闔門之內縣樂亦其遺制也然化之

行也必自貴而

自外而內故先君臣上下而長幼

次之父子兄弟

後尊卑先君臣父子兄弟而後及

長少者尊尊而後

親親親親而後長長治之序也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

以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

合和父子君臣附親

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老數之所始物

器之所寓一雖不足以盡樂而

樂未離數不可以不

審物雖不足以顯樂而樂未離

器不可以不比今夫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宣樂得

一以和然則將欲定和其可不審一乎欲有比有不
比不行禽有比翼不比不飛況樂欲飾即其可不比
物乎蓋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
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
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
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
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
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
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
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
在闡明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
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合和
父子君臣則天下如出乎一家附親萬民則天下如

出年一人先王立樂之力過如此自所立之樂
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至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
也自所立之成言之樂在宗廟之中至合和父子附
親萬民是也由前則先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
曲禮論非禮不定之序同意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
先後之序也與易序卦論禮義有所措之序同意此
言先王立樂之方荀卿言立樂之術儒行曰合志同
方營道同術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則在
物一曲而有所嚮非所以爲全也術則述其末而行
之非所以爲本也二者之言相爲表裏爾若夫論樂
之全而不域於一方論樂之本而不蔽於末節又非
先王所得而立之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誠

仲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平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况聽其聲乎蓋內之為志意外之為容貌陳之為行列變之為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誦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節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為舉矣言俯仰誦伸

則疾舒舉矣言綴北則遠短舉矣言節其文采舉
矣且之所聽志意得實而有容乎之所執體之所習
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要行列得正可
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而
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揖遜天下莫不聽而
從服也何有荀卿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不
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疾速莫不廉
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如此而已有言
制雅頌之聲有言聽雅頌之聲者制其聲以爲樂章
者在先王聽而得之以廣志意者豈特先王而已哉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
虛有以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

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一命於天地孰能與此莊周謂調之以自然之命者幾是歟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為綱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鼓曾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夫德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懽以和紀之也經曰樂者節也又曰樂至則無怨節則不滑所以為中無怨則不滑所以為和中和之

樂書卷第三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夫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哀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樂者道也鈇鉞者器也荀卿曰凡禮軍旅飾威也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鍾鼓為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

威焉孟子言今主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
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歟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
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
道禮樂正其盛者也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
爲美則兼樂言之有不爲盛者乎然而墨子非之豈
不猶之楚而北求也哉此言喜怒得其儕荀卿言得
其齊者儕之爲言類也齊之爲言中也喜怒得其儕
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喜
怒得其齊則言喜怒必適於中矣與中庸謂喜怒哀發
謂之中同意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辰理焉萬物育焉

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鼓矇掌九德之詩之歌以役大師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聲德音之所形也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己而陳之直己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靜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己者必動而動己者直在其中矣

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應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黃帝章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而化神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貢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哉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笙歌風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
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聲歌所
以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寬柔以教不報
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
也靜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寬柔
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靜正禮德莫盛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
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不可不鎮之
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
大雅德遠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

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爲德宜性好礼以爲行恭儉而知好礼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譏小已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礼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爲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爲雅者風積之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三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汚以爲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爲謙而不以已絕物棄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者一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性也

者實欲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
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
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慤而恭也好礼則亂而
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
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褊遠
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匱廣大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寬而靜柔而正者能之乎
爲之歌六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
也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正
召南則曰天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采
芣蕢湯湯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

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遠樂之爲者也孰謂德之衰乎國雖樂而不淫者也孰謂詩而不怨乎雖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者蓋歌以聲爲本聲以靜爲容此歌風雅頌所以皆平於靜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五帝之聲不可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者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声而已商之声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美之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義者即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豈所宜哉昔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絕筆春秋周悅而興之審威而

桓悅而用之聞其聲知其德性然也蓋肆直而慈愛
者存乎仁義臨事而屢斷者存乎勇具仁義之道而
勇以行之此所以爲天下達德也顧豈不賢乎哉
之乎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太公之於齊其文足以附衆而溫良其武足以制衆
而能斷溫良者仁之不能斷者義之用三代之道不
過如此蓋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
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以布
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季札之齊
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也傳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溫良而能斷則仁且有
武而能達矣彼國其可量哉齊之音溫良而已非若

獨之寬而靜也能斷而已非若商之臨事而憂斷也
然則歌之者有不貴於此歟

樂書卷第三十終

樂書卷第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

而孫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
 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
 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
 五帝之遺聲乎周之札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掌適
 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是
 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
 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
 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中
 鉤纒繫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性術之變發諸聲立目爲歌形諸動靜爲舞歌咏其

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
其容則曲而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勸人心也蓋
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
如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鉤
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爲言長
言之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
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
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
文采而爲樂之始舞見於于戚羽旄而爲樂之成故
孔子論舞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
舞然則舞豈不爲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

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亦記樂者
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
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
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
手舞觀仲尼門人或詠舞於雩祭或弦歌於武成或
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詠
晉其所問及樂者子貢云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
悅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夏知樂而不
能正知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忘
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出云止書之書樂飲汨作周禮之
司祿司空論語之問王知道皆關之爾學者置而勿
論可也

父有服言由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

也異宮之子雖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同等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矣爲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之意哉

大記

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曰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則君大夫士之制天子之制

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首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爲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爲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故禘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
焉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
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
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
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
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
他求哉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
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鄉食禘有樂而食嘗
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事之日喜與懼半所
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

祭之以禮故祭之曰祭其事也所謂饗之必樂也
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喜以送終也

祭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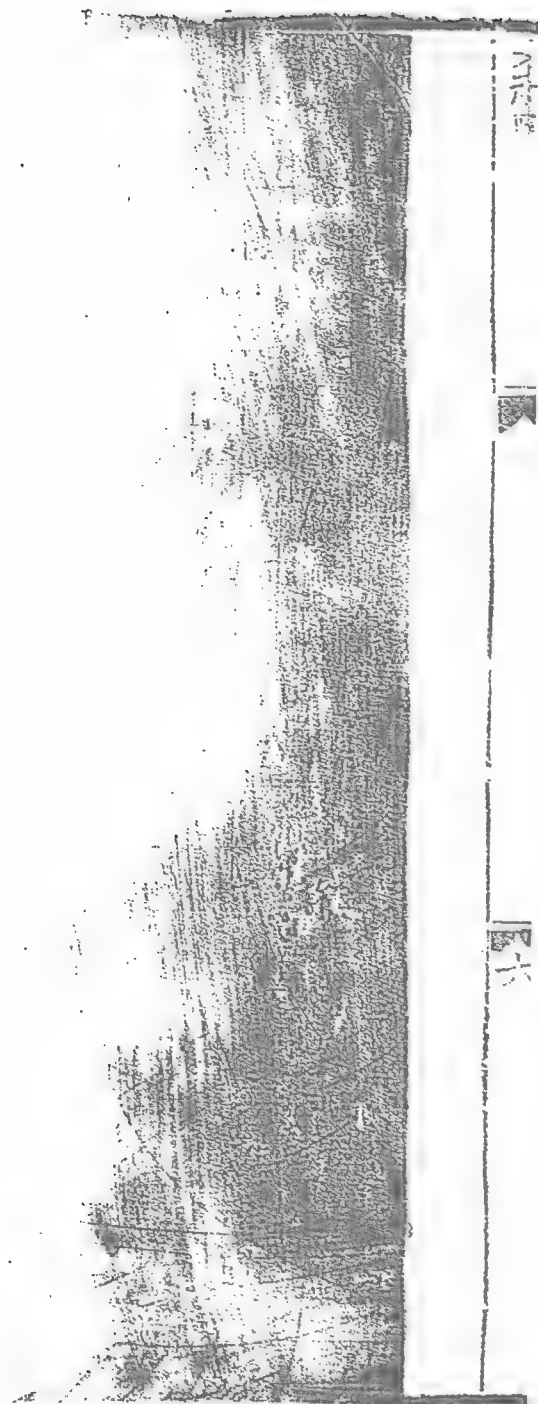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
其和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
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況已齊者乎周官膳夫
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
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哀
樂欲惡將簡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
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之祭而摠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人與少勝於與衆哉故記曰禮樂之施於金石是

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
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
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嘉則親耕
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
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卷第三十

禮記訓義

祭統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不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禮之於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故裸所以降其神。歌所以咏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

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
於下管家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
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
道爲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裸聲不必重升
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
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
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
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邪聖人之祭必假三
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
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求
外之重雖聖人非能得也况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
周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
人之道言二道又言三重者禮樂之道大備於周而

聖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行者言之謂之三言自持所尚者言之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采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桀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簋祭之乎
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
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
禮也周公其衰矣夫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
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主於祭祀何也
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樂記曰
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
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

之德文之德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則不侮人
而立賓以象天所以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
天所以敬之也荀卿曰歌清盡以清盡之聲歌清
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賓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
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濠靜精微易教
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
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達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濠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系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敝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荀卿曰：琴婦好琴，易良然則易良樂教也。豈特琴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鸛衽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而履之，無非禮也；行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爲聖，聖美之禮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

而爲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

升車於道有寫和之音
師之教樂儀行以肆夏
鐘鼓為節則環珮瑤琨
之音矣二者皆以鍾鼓為
節不以鍾鼓為節則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
事得其節則政事久矣
未嘗不與政通也
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
吾語女禮猶有九焉

焉苟知此矣雖在試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
象武百官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亦焉中采齊客出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言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變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
相示而已揖遜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
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百官序
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
不可入而不仁如樂何是禮見於揖遜而

為仁之

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而明乎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
儀也和齊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
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
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爲秋
秋於天爲要在五行爲義義於德爲和是者情之閑
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內
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六禮有
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
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爲大饗有四於義雖然觀
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饗一拜之亡中而明國爲之暴
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
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

文體而後者也斯頂之餐用王者之系不亦可乎傳
曰禮盛可久禮取者此也是篇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
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縱言及此
抑其田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
學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每人不倦之意於此見
矣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
羽籥之舞雩舞則知夏之為翟矣翟雉五色備為夏
言夏翟雉則知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
也以夏翟雉則知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
武舞後又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禮記卷第二十四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
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
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興
於詩者未有不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
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知樂者未有不幾
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

以爲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
一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
六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
有厚薄而已

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
小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
不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
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樂之於天下誓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
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
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
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
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

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
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也。
君子謂之偏變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
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與觀變教習子以直
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
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變因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
樂而已。彼其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爲
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
節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
樂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

服䟽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脩身之
道以踐言爲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
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
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爲履君子踐言以爲禮也苟力
此不急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䟽而百官莫敢
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
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
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
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
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簋豆以升
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

以鐘凡楚之類爲禮作鐘鼓之類爲樂未幾乎以
末節論之也予張能莊不能同而難處並爲之是哉
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曰其問西而語及是者
發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
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
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
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
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
子曰無聲之樂無射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
曰二無既略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射之禮
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
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
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
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
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
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
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
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
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樂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才者順也禮者節也
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指諸禮而已
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爲民父母乎蓋凱弟於
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
謂之偏爲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
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無自不可矣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
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射之
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
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
不亦遠乎乎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
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

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爲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爲妙矣行之必自此以至粗故先乎樂

禮記 卷三十四終

詩書卷第三十五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歸之曰德位者德而後德資位而後叙雖外有其位苟無其德以居之雖內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以尊人貴為天子也况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德者得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並至而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

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
頑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
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
議而不及樂此衰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
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不
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多故唯
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
三曲而偯故言而不議小功總麻哀容司也故議而
不及樂哀之發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僞爲哉凡和
於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論五服之

喪正與此同特總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殺爲序故小功先於總喪服四制以輕重爲序故總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有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

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
請奏騶首間若一大師口諾

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
大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騶首
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
騶首蓋騶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
壺者必奠而後發亦猶是也騶首之詩無所經見唯
逸詩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騶首之詩
邪檀弓曰騶首之班弓執女手之卷弓豈騶首之歌
邪騶首之於射樂御而射以禮則投壺之義亦如之
觀鄉射之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
命弦者何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

擇不同以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
指以秦豕首必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
秦豕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其節比於樂也
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噫君子之於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此後世有駭壺
之樂亦不於是耶

鼓

禮盡用之爲射禮司射廐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黑纁
 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素纁鼓○半○
 薛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爲投

○○○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擊方者擊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之時齊魯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與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於其中吾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徒過也

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大饗之禮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爲禮樂之本禮樂爲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曰合情節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爲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爲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

子以孝悌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愛
義之實其致一也

朱書卷第三十五終

樂書卷第二十六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發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一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士則不拜受爵祭飲爵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不辭遂所

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面
白華章泰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于西階上
人拜臺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
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坐則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思
麗室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曷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
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
相爲司正司正洗觴升自西階阼上北面受命于主
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所謂一
人揚觴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堂故升歌堂上
匏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間歌則笙歌間作與升歌異

矣合樂則聲音並奏之不特歌而已然能且致
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之意也孔子謂
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
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
以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
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
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
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
言洗觶實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
一人而已荀卿以二人言之豈感於射義公罔之表
序黜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
樂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
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
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
不可以觀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其於觀盛德也何有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
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王道成於騶虞
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
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
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

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况射節乎不言卿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節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体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体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采芣苢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與御于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
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
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
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為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
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
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為成
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
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
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為諸侯而與祭不
中則不得為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
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為末而諸

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
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其
適也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屬其不適也有絀爵之
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
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棲皮謂之鵠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射以
及遠中鵠爲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爲賢也射者
何以射爲不主皮而射也何以畫爲循樂節之聲而
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知畫而中蓋不主皮而

禮記

禮記

天官

膳夫

地官

大司徒

封人

膳夫

鄉大夫

鼓人

膳夫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天地之樂也君子知禮之初

始諸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故節之於頤以為禮樂之

於需以為樂然則天子一食之間有不在禮樂乎蓋

王日一舉鼎十有一物則六數也以樂侑食卒食以

樂徹于造者無大喪大元大也無上通之幾邦之大
故則王可以樂之時孟子所謂樂以天下者也語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每飯異樂
樂異工侑食之樂大致如此然王曰一舉以樂侑食
者膳夫之職至於大食三侑又大司樂之職也言曰
飲必告飽告飽必侑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凡飯二
侑矣苟卿大戴皆言三侑之不食則以樂侑食至
三禮之大成也禮之大成者皆令奏鐘鼓則知非二
侑之食無鐘鼓矣傳曰王者飲食有食舉之樂所以
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蓋本諸此

大司徒

大司徒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大宰之於禮典小宰之於禮儀大司樂之於合樂

和邦國諧萬民是禮以敬爲本而其用在和樂以樂
爲用而其本在和故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
至也蓋禮樂於六藝爲首和於六德爲終以樂禮之
藝達六德之和以教民則有以同民心出治道可使
向方而觀德矣其於移風易俗也何有先王嘗
爲教君子廣以成之不過如此書曰契爲司徒
五教在寬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
民德是爲樂禮以教和者王也佐王以樂禮教和者
大司徒也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宏敷五典式和民
則非以樂教而何蓋父子之道天性也古之教者必
自父子始至於長幼和順於鄉遠君臣和敬於朝廷
莫不自此移之矣故曰樂者審一以定和所以合和
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然以此教

民非樂之至也語其至則奏之以無怠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禮者天秩之經存乎天而有陰陽樂者人道之大存乎人而有文武吉嘉賓禮之屬乎陽也凶與軍禮之屬乎陰也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樂之本乎文也大濩大武樂之本乎武也五禮自外作皆本之忠信文之義理以之防民偽而教之中使之因性以復命也六樂由中出皆文之五聲播之八音以之防民情而教之知使之因情以復性也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禮所以制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樂所以道之

近利利正天道也禮聖人爲能與故於乾書之中
人道也惟賢人能故於大司徒言之然教敬以祀
禮教遜以陽禮教遜以陰禮教和以樂禮此因民常
而施教所以輔相之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
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防其情僞而教
之所以裁成之也古之人所以致禮樂明備天地官
者本諸此歟禮主防僞以教中而樂非不豫焉記曰
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中和之紀是也樂主防情以
教和而禮非不豫焉記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又
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鄉大夫

鄉大夫之職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禮考之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然則鄉射
之禮與舞亦如之矣蓋鄉射之禮升歌於堂上笙管
於堂下然後舞動其容而不知手足之舞蹈是雖爲
所樂之極亦特其末者而已記曰樂者非謂黃鍾千
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射之興舞非特於鄉
爲然王之燕射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大射大同樂
詔諸侯以弓矢舞是知自王逮於燕人凡射未嘗不
以舞終焉衛之賢者在於伶官詩人謂魯可以承事
王者不過美其公庭萬舞執籥秉翟而已然則鄉大
夫賓興賢能而所詢及此不亦宜乎國語謂親戚爲
詢詢矣古者射不主皮此言主皮者不主皮所以觀
德也

則亦故也

封人

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絳其其水稌
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詠其聲於堂賁人聲也舞動其容於庭客斯爲下
矣先王於祭祀之牲賁牲不賁牲賁小不賁大賁純
不賁尾賁充不賁疾其出入奏昭夏其設飾則歌舞
之豈植樂其牲爲哉廼所以樂神也然必賁之封人
者封人所掌者土事牲之所賁以養者土物資養於
土物者使掌土事者歌舞之以明樂於所供而不以
物儉其神故也

鼓人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
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
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
其爲聲也或虛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有萬不同其
本則一而已其爲音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
當應不同其音亦一而已六鼓四金皆文之以五
播之以八音而鼓人掌教之者以謂聲樂易以流
以是節之軍旅易以乖吾以是和之田役易以亂
以是正之節聲樂所以飾喜也和軍旅所以飾怒也
正田役所以飾事也記曰樂也者節也豈節聲樂之
意邪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樂之是故也

卷第三十八

周禮訓義

地官

鼓人

舞師

鼓人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鼓異異聲聲異異用故雷鼓天聲也以鼓神祀靈鼓地聲也以鼓社祭路鼓人聲也以鼓鬼享鼗之於軍鼙之於役晉之於金奏亦若是矣鼓人非特教其爲之又辨其聲用焉以言其爲用故也禘祀太宰所謂大神是也社祭大司樂所謂土示類也於天言神以

見大示於地言社以見天之衆神與記言郊社之禮
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同意大司樂言靈鼓鼗鼓
路鼓皆有鼓而鼓人言鼓不及鼗鼗鼗播鼗不及鼓
者以鼓人言鼓以見鼗鼗鼗言鼗以見鼓故也鬼享
之鼓謂之路軍事之鼓謂之鼗皆以爲大者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故也然六鼓之用不同而有所謂同鼓
路鼓晉鼓鼗鼓或施之軍事大司馬教戰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軍將執晉是也路鼓或施之朝政大僕建
路鼓以達窮者與遽令是也鼗鼓或施之金奏靈臺
鼗鼓維鏞是也鼗或爲賁鼗以賁爲義也鼗或爲臯
鼗以臯爲義也

以金鐸和鼓以金鑼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
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也故詩大雅執轡

之聲濁鏡之聲高鐸之聲明熱則陰與陽和鼓可以
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陽而
止之故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通故可以通鼓在易
辰則位之終止也其究也必窮故以漸進繼焉既濟
則治之終止也其究也必亂故以未濟終焉此六鼓
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鐸鏡則鳴之而已鐸則
或振或擗其用則先鐸後鏡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
序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鐸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
曰戰以鐸于丁寧像其民也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鐸
鼓丁寧鐸于振鐸則兵法固有之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
先王作樂發諸聲音而以鼓爲之居形諸動靜而以
舞爲之容故凡神在天地之間自有聲至於無聲者

皆有以鼓之曰有形至於無形吾皆有以舞之樂其
莫之舞之有不盡神者乎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舞師
掌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師而舞社稷
之祭祀由此觀之凡祭祀百物之神舞之在舞師則
鼓之在鼓人矣其兵舞帔舞扞蔽被除災害故也扞
蔽則災害未然者不至帔除則災害已然者去矣黨
正祭祭族師祭酺皆此意歟舞師凡小祭祀不與舞
則百物之神有舞者非小祭祀也託言聚萬物而索
饗之則蜡而已祭祀百物之神非特蜡也先王之於
百物致而祭之以夏索而饗之以冬謂之凡祭祀百
物則不主一時可知矣

凡軍旅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不虞之患多起於夜故古人於無事之時猶戒備不
有折冲國有警况軍旅乎此擊壺氏所以序聚散
人所以鼓鑿也鐃師掌固皆夜三鑿大司馬辨軍之
夜事則鼓人所鼓所辨亦可知矣兵法有鼓首鼓尾
鼓徒鼓子鼓足之說則軍動鼓其衆亦不過如此昔
魯莊公戰于長勺未可鼓而卻鼓曹劌違之爲其失
之遽也宋襄公戰于泓可以鼓而不鼓子魚非之爲
其失之緩也先王鼓衆之法無失也軍動則鼓之而
已今天田者養禽獸而取之以爲人利者也役者
受從事而與戍異者也古人以鼙鼓鼓軍事以鑿鼓
鼓役事而不及田何邪曰先王教軍旅之法常寓於
四時之田在易之師有田禽之家司馬之田有知戰
之陣則軍旅田獵之制同法而異用言軍事則田事

舉矣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贊之在大僕鼓之在鼓人故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救日月則詔王鼓者鼓皆以助陽也月食而助陽則月之明朔於日而已日月食皆陰爲之災也今天子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故男教不修日爲之食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婦順不修月爲之食后素服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是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則救日詔王鼓可也救月亦詔之可乎曰陰所以佐陽而主成功者在陽不在陰后所以佐王而主成功者在王不在后然則救日月食均詔王鼓可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月者缺也以食爲常日者實也

以食爲變故春秋書日食三十六書述季秋朔辰弗
集于房皆未嘗及月焉鼓人春義兼日月三者蓋書
與春秋皆出於史史法常事不書災則書之不得不
與二禮異也書曰鼓鼙鼓鼙夫鼙無人走者秋書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者二則救日月用鼓也矣左丘
明謂惟正月之朔應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然日食奏鼓先王之禮也春秋特譏用牲而已非爲
九月六月不鼓也古人救日月之法非特乎此度氏
又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月食皆陰爲之災必以
鼓者所以進陽也以鼓進陽以弓退陰尚何天變之
有雖然君子以爲文無人以爲神矣此言救日月謂
王鼓大僕日月食贊王鼓何也曰大僕之職內與王
正其身外與王同憂懼故王鼓得以贊之鼓人之職

年矣內不可與王正其身外不可與王同安懼特以
嚴詔之而已

書卷第二十八終

書卷第三十九

周禮訓義

地官

舞師

春官

大宗伯

內宗

外宗

大司樂

舞師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執干撝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帔舞也析采羽爲之羽舞也以鳳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尾爲之



旄舞也舞師先兵舞敔舞繼之以羽舞皇舞樂師先
敔羽皇舞繼之以干與人者樂師以教其儀爲主則先
其飾之盛者舞師以教其用爲主則先其事之急者
故也人君之於天下有山川以阻固然後能保社稷
有社稷以被除然後可以有事於四方有四方以爲
翼蔽然後可以待變事此山川社稷四方所以言祭
祀而先之於旱暵所以言事而後之也鄭司農曰社
稷以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一事以干星
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
暵以皇是不知大祭祀有備樂必有舞也春秋書
有事于大廟爲入去籥則宗廟用干也散而用之
則山川以干社稷以敔四方以羽一事以皇矣大司
馬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亦特敔舞也舞大夏

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不言其器於較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五備樂師備六舞先羽而後干舞師止於四舞先兵而後羽何也曰樂師主教國子而舞不可不備舞師主教野人特其用者而已教國子先文與大司樂同意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書言舞于羽于兩階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郊特註明三位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詩言碩人俟俟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讓其舞先干而後羽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而後文者以武功定天下故也魏志曰舞師為肅曉知先代舞名然則魏立舞師豈本此數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先王之於祭祀有歌以咏其聲於堂有舞以象其容
於庭故舞師於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與舞則
歌可知矣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棟而不及升歌
則舞可知矣蓋祭祀小大有不繫之神而繫之事者
百物之神小祀也有所謂非小祀先聖先師非小祀
也有所謂小祀故鼓人言祀百物之神有兵饗之舞
是百物之神有時不以小祀之禮祀之也文王世子
言釋菜于先聖先師則不舞是先聖有時以小祀之
禮祀之也然則鼓人舞師不列之春官而在地官何
也曰六官之屬各以其類然有非其類而列之者義
也甸師地事也屬之天官以所主者耕王藉
也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用師原師之

亦地事也屬之夏官以所主者辨四方邦國故也弁
師禮事也屬之夏官以弁甲異服而同飾與序官先
弁師後司甲同意行人小行人司儀之類亦禮事也
屬之秋官以禮刑相爲表裏與洪範八政先司寇後
實同意由是推之司干不屬夏官而屬春司民不屬
地官而屬秋政人舞師不屬春官而屬地縣可見矣

大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
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以中禮防
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陽德所以行陽禮
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不怠蓋乾坤示人而度數

從之度數有常而中禮行焉聲音感人而順氣從之
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中而不和不足以合天地之
化和而不中不足以合百物之產兩者交相爲用而
與天地同流其於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何有蓋
道判而爲禮樂道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樂
姑能合天地之化而已道足以成萬物而不遺禮
樂姑能合百物之產而已記曰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豈非合天地之化邪序故羣物皆別和故
百物皆化豈非百物之產邪言華鬼神則地示可
知言諸萬民則邦國賓客遠人可知言致百物則羽
毛介象物可知

內宗

樂宗廟之祭祀而加豆蓬及以樂徵則佐傳豆蓬

有司之養食亦如之

外宗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邊及以樂齊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天子父天下王后母天下其政位雖有內外要之於廟立薦以禮徹以樂蓋未始不一天子聽外治故及於賓客之饗王后聽內治止於羞獻而已豈非易所謂在中饋無攸遂之意邪天子雖主外治而以同族之內宗佐之以內佐外也王后雖主內治而以異族之外宗佐之以外佐內也

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凡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頤宮故周詩言於樂辟廱
鎬京辟廱于彼西廱之類天子之制也魯頌言在泮
獻囚在泮獻功獻馘之類諸侯之制也禮記曰於成
均取爵於上尊文曰禮在瞽宗周自文武以辟廱名
學至成王命之成均所以成人材之虧均其過不及
而已矣以大司樂掌之者以其合國子弟王以樂教
故也生爲樂職之長而教於成均死爲樂祖而祭於
瞽宗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祭之是也序官有上瞽
中瞽下瞽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瞽宗主以樂
教衆瞽之所宗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文王世子
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殷之教樂在瞽宗周
人兼而用之豈殷人尚聲因以名其學邪在易之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自古以固然故言先王至於以樂薦上帝配祖考
如於般人則知人以樂名學信矣先儒以成均爲五
帝學祭於瞽瞍爲廟中不知奚據而云然成王之成
均特改制之名而已非有變辟雍之實也故其樂育
才之詩曰書言者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言中言儀不及之意成均之實也樂之所以
爲難之樂有儀所以爲辟之之禮辟雍之實成均
之法之所制而以大司樂掌焉豈非寓人君樂育
人材之意耶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以樂德教國子

樂德

中以本道之

而為不其敬達而為祗祗則

順行所成庸則

友以事師以孝以事父母

則樂德所成終成如事

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而

已若夫之於天道則

以言之然則自世胄而

言謂之胄子曰合國

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

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胄子以直克剛簡之

四德王則業八而教詳故周公命大司馬教國子以中

和祗庸孝友之六德古

教人之道未嘗一不始終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

於樂則樂者固

以示之禮繼之

以安禮學操焉

豈特國子而已

中六樂教之

樂語樂舞而教

之詩言志歌永

也特舉樂德

和之紀故也苟

以樂語教國子

興通風為樂語

文王世子曰凡

以樂孔子曰成

先入皇釋

達之

以樂

禮教之

蓋并與

以經求

非無樂舞

者樂為中

也

樂語之用其實一也

時春誦夏弦大師詔

之瞽宗大樂正學舞千戚
說命乞言皆大樂正
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
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
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
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
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
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諷誦
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
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大
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
樂語者德為樂之實語為樂
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
言語同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則此六樂而已
人之情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先王因六樂而為之節
文制為文武之舞大司樂以教國子均以大名之者
禮樂各以時為大故也堯命瞽矇作大章以其煥乎

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記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故以夔作大磬禹成治水之大功故以皋陶作大夏湯能護民於塗炭而澤之故伊尹作大濩焉武王能以武定禍亂而止之故周公作大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則無復餘蘊矣故記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才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若雲門樂之體大章大卷樂之用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若

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
舜繼堯之樂也繼其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
道如地之無不持載雖其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聲又
作韶者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
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以聲爲上所以紹其五
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以音爲左所以紹其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六律八音以作樂概見於此矣五
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者書斷自唐虞樂
斷自堯舜固聖人定書正樂之意也然天性得而爲
德心聲發而爲語德容達而爲舞大司樂之教國子
始於樂德本之情性也中於樂語發之聲音也終於
樂舞形之動靜也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此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誥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萬物莖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節於卯振美
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變於未申堅於申留孰
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
故謂之黃鍾其管九寸其數八十一其日壬癸其月爲
辜其歲困敷其風廣莫其宿虛其次須女其辰合星
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故合於大呂而下
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故謂之大呂其
管八寸五分其數七十六其月爲涂其歲亦奮其宿
牽牛其次建星其辰合亥耦其候大寒在卦則坤之
六四也故合於蕤鍾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物
莫不湊地而生故謂之大簇其管八寸其數七十二
其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風二宿建其辰是其在

合鍾管 啓蟄 律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
而下生 爲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故謂
之夾鍾其管七寸六分其數六十八其日甲乙其月
爲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合降
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
生焉建辰之律萬物且然繫齊故謂之姑洗其管七
寸二分其數六十四其月爲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
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則乾之九三也故
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萬物盡旅而西
行故謂之中呂其管六寸八分其數六十其月爲余
其歲荒落其風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其
候小滿在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
鍾焉建午之律陰繼於陽而賓之故謂之蕤賓其管

六寸四分其數五十七其日丙丁其月爲皐其歲敦
特其風景風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
至在卦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焉
建未之律萬物成熟而衆多故謂之函鍾其管六寸
其數五十四其日戊己其月爲且黯其歲協合其宿
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
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陰清賊陽
故謂之夷則其管五寸六分其數五十一其月爲相
其歲涿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
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
之律濁氣族入故謂之南呂其管五寸三分寸之一
其日庚辛其月爲壯其歲作噩其宿瓘
其歲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

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至
無射其管五寸一分其數四十五其月爲壬子
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艮乾之
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焉建亥之律陰與
陽交應故謂之應鍾其管四寸七分之五其數四十
三其月爲陽其歲大淵其宿壁其次室危其辰合析
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大簇而上
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坤爻
者爲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
六同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
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
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大司
樂以六律六同考五聲以五聲成八音以八音成六

舞以六舞大合樂用之大祭祀足以致鬼神示用之
大朝會是以和邦國用之教萬民足以諧萬民用之
大饗食足以安賓客用之待四夷足以說遠人用之
大蜡足以作動物觀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
示可知群后德讓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虞賓在位
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作動
物可知此言大合樂樂神之樂也旋宮之樂降神之
樂也大司樂之大合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大宰禮
典小宰禮職亦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禮器曰禮
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左傳曰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則和者有異而無疵諧者有偏而無殊是
和未至於諧也邦國則異而易乖故欲其和萬民則
衆而難偏故欲其諧禮以和諧爲用樂以和諧爲體

均謂之和邦國諧萬民者其情同也大司馬之法以
治邦國爲主故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而萬民不預
焉大宗伯之禮樂以防萬民爲主故言合天地之化
以諧萬民而邦國不預焉非特此也掌文和諸侯之
好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之亦輔禮樂之不至爾



禮記卷第四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鳳也祀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先王制六律六同之器以合六陰六陽之聲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
鍾小呂夾鍾六陰聲也蓋日月所會之辰在天而右
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交鋒質見如表裏然故子

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
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
田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族寅之氣正月
建焉而辰在娵些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
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太梁南呂酉之氣
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
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
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
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
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故祀天神奏黃鍾
歌大呂祭地示奏太族歌應鍾祀四望奏姑洗歌南
呂祭山川奏蕤賓酌函鍾享先妣奏夷則歌小呂享
先祖奏無射歌夾鍾無非以陰合陽以斗合辰而

已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鍾師凡祭祀鼓其金
奏之樂然則以鐘鼓奏樂則編鐘在焉非不具六律
六同也其施於鬼神者各有所主云尔凡六代之
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具律同之理
哉言奏則堂下之樂言歌則堂上之樂春秋傳曰晉
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又曰晉侯歌鍾二
肆取半以賜魏絳則奏之與歌雖有堂上下之辨其
實不離於六律六同也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
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
門以至大武然先妣在先祖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
後世以爲媒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所自出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自

形諸動靜言之謂之六舞自發諸聲音言之謂之六樂其實一也大宗伯之職以吉礼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觶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至於大司樂以雲門之樂祀天神非特昊天上帝也凡五帝日月星辰之類無不舉矣以咸池之樂祭四方百物之類無不舉矣以大磬之樂祭五嶽也凡司中司命之類無不舉矣以大夏之樂祭山川非特山林川澤也凡四方百物羣小祀之類無不舉矣大宗伯亦先王以見先妣先祖率祖率祖以見尊也大司樂率先祖以見先王舉遠以見近也司服祀昊天上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小祀則玄冕
司服則別先公爲二合四望山川爲一與大司樂不
同者王公之服有等降四望山川之服無異非若
樂之致詳故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

先王之作樂合生氣之和著萬物之理而萬物莫不
以類相動故后夔奏簫韶鳳凰爲之來儀師曠奏清
角玄鶴爲之率舞瓠巴鼓瑟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
琴流魚爲之出聽然則當大蜡萬物索饗之時其六

樂所致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育
物之產不過如此今夫武樂六成文樂九成六樂則
文武備矣必以六變爲言者豈非卽六代之樂各一
變而言歟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
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以羽物配川澤羸
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不
同者大司徒言物之所宜此言物之所致難易故也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
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
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
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階竹之管也
門之琴瑟九德之既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先變則人冠可得而礼矣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
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
覆爲體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圓與易乾爲圓
同意爲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宮之
鍾不謂之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弘同意爲其万物
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
與易黃中通理同意爲其爲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以
中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
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
宮之說不亦安乎今天園鍾爲宮無射爲之合黃鍾

爲角大呂爲之合大族爲徵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
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
爲四函鐘爲宮蕤賓爲之合大族爲角應鍾爲之合
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
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
爲徵應鍾爲羽而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
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
言人道而元亨利正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
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
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
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
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
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也

律

一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

止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

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之十二辰之

自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

以圓鍾為首禮也示以函鍾為首禮人

則三才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

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

亦象四時之意也三宮所不該者亦

謂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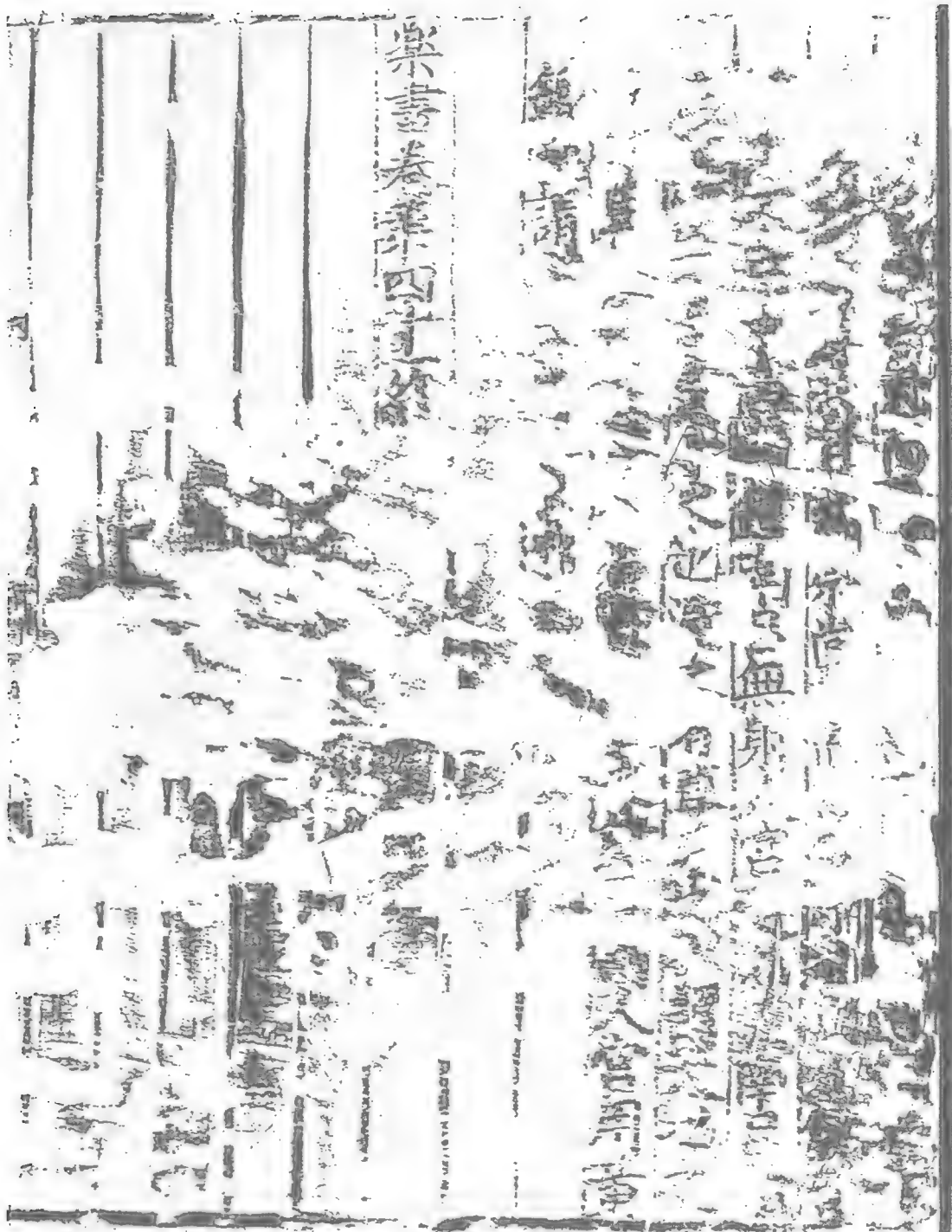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意也

亦象四時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之意也

亦象四時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

二律也。故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一律。
言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
大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太簇
爲商爲徵。圜鍾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羽。中呂爲宮
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
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商。應鍾爲角爲羽。抑又
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大簇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
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
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剋而已。大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角徵羽。
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
商有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大師之
事。而商爲樂聲樂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





至亦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夫宮音之主也蓋不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工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蕤葦木一聲凡三宮既文之以五聲必播之以八音言鼓鼗舉葦以見木也言琴瑟舉絲以見瓦也鐘師凡樂事以鐘鼗奏九夏然則言奏之圜丘方澤宗廟豈舉金以見石歟前言分樂以祀天神祭地示有歌此旋樂以禮天神地示無歌小師大祀祭大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何邪曰禮天神地示無歌猶大神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祭祀不興舞也天地不歌尊之也宗廟有歌親之也

然天祀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鬼事莫大於
締格作旋宮之樂以降神特施祭之大者故也天神
以雲門則天氣也地示以咸池法地澤也人鬼以九
德之歌九磬之舞者以舜以繼體而帝禹以繼體而
王皆足以承宗廟奉祭祀故也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聲本於日律本於辰故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
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
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蓋圜鍾卯位
之律也而丁爲之幹故其樂六變函鍾未位之律也
而已爲之幹故其樂八變黃鍾子位之律也而甲爲
之幹故其樂九變天神以陽升卒有以降而禮之者

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地示以陰職卒有以出而
之者八變之樂有以召之也人鬼藏於陰陽之明而
無不之卒有以接而禮之者九變之樂有以召之也
成王制禮作樂而神祇祖考至於安樂之者本諸此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大師人祭祀帥鼓鼙以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
鼓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微歌凡小祭
祀小樂事鼓鞀則大師小師所職無非樂事也大司
樂則摠其凡而已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
縣鄉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眡瞭掌大師之縣
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則王之宮縣而已非士小
祭祀之樂也何以明之古者將祭散齋七日宿齋三
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大祭祀

縣則縣之於前無有齊之時也惟樂不可以爲僞
縣之於宿聲之齊其義亦已至矣遂以聲展之則容
一以定和亦所以達其誠歟展聲之展與展牲之展
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爾雅曰展誠也由是觀
之凡大祭祀宿聲而展其聲其達誠之意可知矣先
儒謂大祭祀宿聲則中小祭祀亦與焉是不知中小
祭祀非皆前朝十日而遂戒也不然則宿縣展聲何
以獨稱大祭祀乎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提夏師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九歌書曰惟之以九歌俾勿懈聲聞于天

復大師長司樂奏九德之歌九聲之舞由是言
樂之樂也謂之九聲之舞夏禹樂也九德之歌得
不為九夏乎宗廟九變之興必奏九德之歌九聲之
舞豈非舜行天道以治人而行人道以奉天而其樂
自以相成歟九夏之樂以王夏為首以明王道自禹
始故也王於尸為尊必北面事之以其在廟門外則
三於君故也乃若廟門外則疑於臣此王所以先尸
也牲所以奉神而尸則象神而已此所以先牲也王
也尸也牲也方宗廟祭祀之時其出入未始不均也
王則中心無為以守至正非有出入也其出入則以
送尸與牲而已故王出入令奏王夏繼之以尸出入
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也大饗之禮有施之祭
祀者月施之賓客者禮記郊血大饗不問卜此施之

祭祀也大饗尚服脩大饗有四此施之賓客也是大饗之禮非特仁鬼神於幽亦所以仁賓客於明矣古人之饗賓如承大祭其所異者特不入牲而已蓋饗鬼神在廟門內故君子必入牲而親殺之既祭饗賓則在廟門外其何入牲之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

易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燕士有賓射燕射而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蓋先王將祭擇士豫焉爲其行同能耦無以別也使射而擇之其射也有大禮焉故謂之大射射之爲禮有旌以詔之有鼓以節之有扑以戒之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軍旅之事如斯而已故傳曰出則征誅入則揖讓其義一也大射之樂王出入大司樂令鐘師奏王夏如大祭大

饗之儀明其大舞統也乃射令奏騶虞明其樂仁而
殺以時也詔諸侯以弓矢舞明其擇士以觀其容也
大祭大饗帥國子而舞固大司樂之職也至於大射
之諸侯非大司樂所得專特以義詔之使舞而已天
子擯干而舞所以樂尸諸侯執弓矢而舞所以樂王
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
射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故也大射記鐘人以鐘
鼓奏陔夏此奏王夏者奏王夏主王出入言之以鐘
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大射以鐘鼓奏陔夏鄉射特
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
鼓而已大司樂所令言饗不及燕言射不及賓奏騶
虞不及狸首詔諸侯不及大夫者以大司樂司其大
故也

卷四十二終

六

樂書卷第四十二終

樂書卷第四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司樂

樂師

大司樂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

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以養王王日舉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凡此王常食之食非大食之食也常食之食以樂侑之則大食以樂侑之可知矣公食大夫禮三飯而後侑則以樂侑食猶儀禮以幣侑食也三宥之樂皆令奏鍾鼓則鍾鼓樂之盛也大食禮之盛也有盛禮必有盛樂以樂之非王者以大臨物安是享此禮成於三而樂亦如之故王大

食則其禮具三宥則其樂備王者以樂侑食豈特樂
吾一身爲哉乃所以樂天下也文王言三皇五帝有
勸戒之器名侑卮而荀卿有宥坐之器釋者以謂宥
與侑同則知大司樂與膳夫不害字異而實同也春
秋傳饗醴皆曰宥與此同意荀卿以三宥爲三真誤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王師大獻奏樂
謂之愷樂人之怒氣已焉故也昔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猶且振旅愷以入于晉况王者親征之師大獻功
于社乎奏愷樂有司之事也大司樂則令之而已令
之者尊奏之者卑凡言令者類皆如此古者作大事
動大衆必告社而後行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大
祀曰大師宜于社且也及其有功未必不獻焉大司

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是也鄭氏謂大獻捷于祖趙商詰之不亦宜乎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諸侯薨令去樂大祀大凶大戮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凡日月食天變之見於象者也若春秋書日食二十六之類是已四鎮五嶽崩地變之見於形者也若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之類是已大傀異戮人鬼之爲異者也與老子所謂其鬼不神者異矣大祀若厲疫而死是也大災若齊大災是也凡國之大憂若國有大故是也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禮之所哀則樂之所當弛也然則膳夫大喪大荒大弛天也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司

服大札大荒大災素服與此不同者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憂樂以天下其憂以天下也大則去樂小則弛縣及其極也又素服不舉焉素服則以喪禮處之飾乎其外而已不舉則減常膳徹樂縣豈特飾外而已哉故素服止於大荒大札大災而不舉又及於大喪大故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此言弛縣者弛則存而不用徹則屏而去之豈特不用乎弛縣與大夫徹縣異去樂與撤弓卒去樂同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昔顏淵問爲邦孔子對以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音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爲邦以禮樂爲急樂以放鄭聲爲先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

淫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始以禮義爲
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爲先周禮論
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爲先

大喪泣歔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古者居喪以哀爲主而葬亦如之故哭則不歌言則
不樂人情之常也大喪泣歔樂器及葬而藏亦如之
因人情爲之節文故也喪禮之於樂器泣之在大司
樂帥之在大師而小師則與之而已大師不言樂鑒
葬奉而藏之以笙師見之也

樂師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所謂教學
是也國有學所謂立大學以教於國之
邦國學之政則王國而已十司學之
建國之學則成約者國學也定國之
一學之學則以成約者國學也定國之
今者學之學則以成約者國學也定國之

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豈然揅歟之
羽興狄言體羽言用其實一也

宗書卷第四十三終

示書卷第四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樂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蘋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
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樂師教樂之
儀堂下行以肆夏門外趨以采蘋車亦如之大馭凡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蘋凡馭路儀以和鸞爲節記曰
和鸞中采蘋是也車出以鐘鼓奏九夏然則教樂之
儀或行或趨或環佩而拜如之何不以鐘鼓爲節乎
禮曰升車有鸞和之聲行步有環佩之聲則環佩而
拜其聲與鐘鼓之節相應固其理書大傳天子左五
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左五鍾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

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
席告入也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肆夏也蕤賓所以
奏采齊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易
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之意也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
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不可以終止之意也此言行
以肆夏先於趨以采齊豈主出言之邪禮記趨以采
齊先於行以肆夏豈主入言之邪大戴禮言步中采
齊趨中肆夏誤矣後世奏永至之樂爲行步之節豈
倣古采齊肆夏之制歟采齊之詩雖不經見大致亦
不過若采繁采蘋之類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騶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
節士以采芣爲節

古者君臣之射以習武而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天子以備官爲節樂仁而殺以
時也諸侯以時會爲節樂御而射以禮也大夫則樂
循法而已士則樂不失職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
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騶首七節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
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
不同節亦異數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
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則無暴亂
之禍而國安矣其於觀盛德也何有記曰左射騶首
右射騶虞騶虞義獸也又其色白宜正以殺爲事而
不殺是亦仁之至也騶虞樂仁而殺以時則庶類蕃
殖而朝廷治朝廷治則百官備而無曠職庸非樂官

備之意乎。騶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之詩見於周南而騶首無所經見惟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騶首之詩邪。檀弓曰騶首之班兮執女手之卷兮豈騶首之歌邪。騶首樂御而射以禮則小大御于君所而會之有時而然也。儀禮大射樂正命大師奏騶首鄉射奏騶虞蓋以此歟。大夫士投壺之禮奏騶首亦大夫鄉射奏騶虞之意也。射士職也不言孤鄉則以射人見之矣。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大宰政典一曰事典二曰先禮記三曰統政行則事成。冉子

問之曰是則事也。子曰不然之政者子將奉君命

弔勝則政也惠伯不謂之事是政者事之本上所
施以正人者也事者政之末下之所爲以治職者也
故凡樂序事雖政之末而樂師掌之知所先後故也
凡樂之政則事之本而樂師治之以掌國學之政故
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左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然則祭祀之禮無非事也以大祀
爲大事則祭祀之小者小事而已祭祀之事雖大小
不同其用樂一也故凡大祭祀宿縣大事之用樂者
也凡國之小事令奏鐘鼓小事之用樂者也然則鐘
鼓樂之盛亦用之小事可乎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
夏雖用有等降要之以鐘鼓爲節無時而可廢
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鼙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禮以陳爲備樂以奏爲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
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古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於
樂成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所謂樂成告備也瞽則瞽
矇之職而詔之使來舞則舞人之職而詔之使緩者
樂師主以樂教非特知可陳之數又達難知之義焉
所以詔瞽與舞非以事也以義而已然則詔舞使緩
豈非訊疾以雅乎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
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徵令樂師掌國
學之政以教國子所謂學士者學樂之士非國子則
諸子也方祭祀之時樂師凡樂成告備詔來鼓鼙舞
則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者亦已盡矣及徵又師學
士而歌徹令相豈詩所謂樂具入奏廢徹不違之意
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爲節

之禮如祭祀之儀是待賓客如事神敬之至也然
師所掌特饗而已大饗大食則有大司樂存焉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凡射禮鄉大夫士三耦天子六耦車攻詩曰射夫既
同助我舉柴賓之初筵詩曰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與
此所謂射夫者耦射之夫其智足以帥人者也祭統
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
舞動其容雖天子必有執也必有帥也况射夫乎司
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則燕射之夫其舞
率以樂師其執則以弓矢容必比禮節必比樂非特
內志正外體直而已又將見內順治外無敵而可以
觀盛德也詩曰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此大射之禮也籥舞笙鼓樂

既和奏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此燕射之禮也射義曰古者諸侯射必先行
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燕射樂師射夫以弓
矢舞則亦使之行君臣之義而已帥之而舞非特樂
師之於射夫爲然大司樂之於國子舞師之於祭祀
亦莫不在所帥焉詔之而舞者以義帥之而舞者以身
樂出入令奏鐘鼓

樂固非有出入其出入則應彼而已故王出入則令
以鐘鼓奏王夏尸出入則令以鐘鼓奏肆夏牲出入
則令以鐘鼓奏昭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是
也楚茨詩曰鼓鐘送尸言送以見逆又曰樂具入奏
言入以見出記曰入門而金作出以雍蓋送尸者以
樂之出入見於燕禮也出以徹歌入以金作是又夏

禮也樂之出入大致如此孰謂笙歌舞者及其器哉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泮水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凡軍大獻非特獻馘獻囚
而已功亦在所獻焉傳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則
教愷歌在樂師而遂倡之在學士凡軍大獻如此則
其大獻于祖得無所待乎樂師之教國子非特小舞
也凡形之爲樂儀聲之爲愷歌亦然記所謂樂師辨
乎聲詩此也若夫大司樂則并與樂德樂語樂舞而
教之豈特聲歌儀容小舞之末哉然言愷歌不足以
該樂言愷樂則歌在其中矣與鄉射奏騶虞之歌之
同意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器亦如之

凡喪陳樂器而不作與檀弓謂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和不謂之明器異矣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凡司伺末官探本大司樂所司猶至於末則凡樂之本無不舉矣樂官非能如大司樂并與本末而舉之僅能各探一器之本元一官之職而已雖謂之官可也凡樂官大有政令樂師不得而專也掌之而已小治訟樂師得以專聽之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樂

樂書卷第四終

樂書卷第四十五

周禮訓義

春官

大胥

小胥

大胥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棧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胥鼓南

言大胥則知胥小胥也言大胥贊小樂正則知小樂

正樂師也夏官諸子之職言國子之倅是知世子之

類則國子也國子之倅則學士諸子也自其學樂事

言之謂之學士自其為倅言之謂之諸子其實一也

大胥序樂師之後者以重樂師故也小胥又序大胥

之後者以贊大胥故也胥以養人為義大胥以中士為之小胥以下士為之其養人也特贊相之而已與

凡樂職之胥又異矣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

月令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
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
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夏小正亦曰丁亥萬
用入學由是觀之春夏舞秋冬重聲矣春入學釋菜
今舞則舉春以見夏必略夏而言春者以容貌達而
為舞春則貌之時故也秋入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
必略冬而言秋者以聲音發而為言秋則言之時故
也謂之合舞會六樂而舞也謂之合聲會六樂而吹
奏也

燕義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春會諸

學以順陽義以合諸射以順陰義則又因其有文武之才而達之非爲言貌而發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六樂之會文武備矣文舞九成而在左武舞六成而在右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征誅入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比樂官則比而聯之展樂器則陳而賦之樂師則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非特比之而已大司樂凡六祭祀一宿縣遂以聲養之非特其器而已今夫農精於田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不可以爲器師然則爲樂師者豈精於樂者所能爲哉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祀非一故言凡以該之小祭祀

不興舞則知凡祭祀之樂豈其大而中者邪士王世
 子曰天子視學大昕二微所以警衆也三用樂大胥
 以鼓徵樂士其意亦一異此大胥之於樂舞非特郊
 廟爲然也官中之樂事亦序之而已樂師凡樂掌其
 序嘉則天下特官中也序官干之事與舍人平官中
 之政異矣官中之事士庶子學士之職也
 掌其戒令糾禁有官伯以掌其政令秩一
 序其樂事以鼓徵之而已

小胥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釐其不敬者以
 其怠慢者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士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士之

職也。小齊則掌其徵令以比之而已。比樂官也。也比學士者小胥也。傳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故慢令者為不敬進退不齊者為怠慢不敬由亡而黷以罰之使中怠慢自列八而撻以刑之使肅王制曰凡八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以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繼之屏之遠方終乃不齒亦此意也。蓋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約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一八由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六大夫四四士二八不舞之論也。然則記所謂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以為凡天子諸侯大夫之舞一列

遞減二人至士四人止豈復成樂舞哉後世禮樂交
喪僭竊公行於天下故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
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
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先王之時巡舞列以肅
其慢為哉然小胥巡舞列而已若夫以六樂之會正
舞位使之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
齊焉是又大胥之職也然祭以懲怠慢為先學以懲
怠慢為急故肆師之誅小胥之撻皆所不後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
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先王之樂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故伶州鳩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
律均統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即十二辰以正樂縣之位豈徒然哉以應聲律爲
量度數考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縣鐘十二爲一堵如牆
堵然二堵爲一肆春秋傳歌鐘二肆是也官縣四面
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
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
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豈王
宮縣歟春秋譏桓子請曲縣豈諸侯軒縣歟晉以二
肆之半賜魏絳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
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甯笙入磬南則縮縣
縣磬而已豈士特縣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衆庶
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衆庶賓
賁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
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
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
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
或朔鼗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
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紘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
面皆鐘磬鑄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無
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
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
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
鄭氏云曰鐘磬二入在一簋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
六爲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亦傳會漢得石
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

亦謬也

樂書卷第四十五

樂書卷第四十六

周禮訓義

春官

大師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宮文之以五聲官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列而為十二次在地位而為十二辰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司樂奏黃鍾祀天神歌大呂以合之奏大蕤祭地示

歌應鍾以合之奏姑洗祀四望歌南呂以合之奏蕤賓祭山川歌函鍾以合之奏夷則享先妣歌小呂以合之奏無射享先祖歌夾鍾以合之聖人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爲未足也文之以五聲使聲待是而和播之以八音使音待是而諧然則律同有不爲聲音之橐籥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仲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防秀也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見於天也既見於此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林

常以効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主夏莊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始六陰也六呂謂之六間間六陽也亦謂之六同同六陽也律呂言其體始言其用間言其位同言其情揔而論之皆述陽氣而通上下焉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某律特中央言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鍾之宮爲聲律之本量中黃鍾之宮亦此意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

六律爲之音

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然則樂也者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之大合樂而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大司樂之於國子則教之樂德樂語樂舞而大師則教六詩而已是尊者其治詳以大卑者其治略以小

大祭祀帥鼗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

鼗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推之六祭

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奏鼓鞀堂下之樂也於歌言登則知管之爲降於管言下則知歌之爲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鼓鞀舜之作樂言拊詠於上言鼗鼓於下樂記亦曰會守拊鼓而已蓋拊爲衆器之父鼓鞀爲衆聲之君以拊爲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鞀爲君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於下管言播樂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爲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爲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

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
事也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
已此大饗之樂也昔者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
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不過使之施於周公廟
而已是所以賜周公非賜魯也記禮者彼然而言之
豈爲知禮意哉

大射帥鼓而歌射節

怒則爭聞喜則詠歌則歌者志之所甚目而聲形焉
者也然則歌之所詠豈特其聲哉凡以直己陳德而
已蓋鼓蒙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則王射而歌
射節雖在鼓蒙其帥而歌者實大師役之也大司樂
大射令奏騶虞示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射人王以
騶虞九節鍾師射王奏騶虞此言歌射節者射之

有節即度數自然以制之而已射人以節
之數也樂師以騶虞爲節節之用也奏騶虞在樂師
而令之在大司樂歌之在春官而帥之在大師以大
令小而奏之以鐘鼓堂下之事也以大師小司馬歌之
以人聲堂上之事也王之大射堂上以人聲歌騶虞
堂下以鐘鼓奏之則其聲足以合奏可審一而定和
矣儀禮大射奏騶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首間若一又
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亦歌奏備舉之心也今六
射以傷物爲事人之所斁也故有燕樂之節必射以
所斁附所樂而習焉則人之從之也輕其斁射節不
亦宜乎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百官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

師執同

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聽軍聲有道執同律聽之道也詔吉凶有道聽軍聲詔之之道也蓋聽商聲知戰勝而士強聽宮聲知軍和而士附其吉可得而詔也聽角聲知軍擾而心喪聽徵聲知將急而士勞聽羽聲知兵弱而威奪其凶可得而詔也古之人吉凶不待陣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不過如此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豈不信哉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主師出言之所以存豫戒之智也大司馬若師有功左執律愷樂獻于社主師旋言之所以示愷樂之仁也然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大卜正龜兆又以同律詔吉凶則先王謹戎事之制亦可謂至矣

六宗伯以軍禮同邦國而大師

以衆居二馬

大師之禮用衆而大師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
然則軍禮之師有小於此又非大師所與也

大喪帥瞽而獻作匱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則謚爲特葬時制也曾子問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
公羊謂讀誄制謚於南郊則制謚自誄始也然誄而
謚之古無有也周道然也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瞽
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凡國之
瞽矇皆正於大師以治樂政故統大師之職言之大
祭祀師瞽登歌之類吉禮也大鄉飫示如之大射帥瞽
而歌射節賓禮嘉禮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軍禮
也大喪師鼓而獻凶禮也小師異於是語終祀而不

及聽宣聲語喪鄉食而不及六射此大小略殺之辨也由是觀之大師小師雖主乎樂而五禮未嘗不在焉大宗伯雖主乎禮而和樂未嘗不在焉

樂書卷第四十六終

樂書卷第四十七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鼓鼗矇上

小師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填壎簫管絃歌

大司樂以鼗鼓鼗祝敔填壎簫管絃歌
路鼗禮人鬼則鼗於鼓爲小而其音革所以北奏鼓
者也書曰合止祝敔詩曰鼗磬祝圉則祝以合之敔
以止之而其音木所以節衆樂者也填其形負其
音土樂之所待以和鳴者也簫管則其器細其音竹
樂之所待以備舉者也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此
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小師所以教堂上之樂如

此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控場壘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然則小師之教瞽矇止於鼗鼓祝敔塤箏簫管弦歌而不及鐘磬笙簫篪與舞者不言笙簫以簫管見之不言鐘磬瑟舞以弦歌見之小師所言不過聲音形器之末節而舞又樂之極而樂成焉非小師所及也若夫大師之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豈特末節而已哉

大祭祀登歌擊拊

拊之爲器犀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
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革而
陳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先歌大師
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

之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小大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鍾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爲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言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道以無所因爲上以有所待爲下管之爲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爲之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鼙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

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祭
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大
師大祭祀擊拊鼓輦亦此意歟儀禮有司徹卒養有
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
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饋饌礼之終
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
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
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
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輦之
爲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
徹歌爲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
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師學士徹尊故也
師徹歌畢故也

大喪與

大師大喪師警厥樂器作匱謚小師大喪與

作匱謚又非所與也

小祭祀小樂事鼓

事

大師所掌大祭祀大樂事而已凡小祭祀

與焉此小師大祭祀登歌所以與大師同

樂事鼓竦所以與大師異也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

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大射有朔

鼙應鼙有瞽之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棘則朔

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

無棘周禮有棘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棘朔為三鼓未必然也鼓棘

小師之職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繼之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和鼓者鼓偁而和之節鼓者鼓行而節之陰始於和陽中於節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所謂節者以節聲音也所謂和者以和聲音也爾雅曰和樂謂之節徒吹謂之和其和節與小師同其所以爲和節異矣小師掌先王六樂五聲八音之節與其和者不過即六樂聲音之自然以輔之而已傳曰舞所以節八音也記曰鐘鼓千戚所以和安樂也故語聲音之節則凡所謂舞者舉矣語聲音之和則凡所謂鐘鼓者舉矣大師掌六律六呂之音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至於聲音之與和者耳此所以掌之於小師歟大師

祭祀大饗大射大喪皆帥瞽小師不言帥何也曰
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貳焉大夫以
帥之大者士則事人而微故也樂師言帥大胥小
胥不與焉豈樂師亦以大夫而大胥小胥亦以士邪

瞽矇

鼓鼗掌播鼗祝敵填蕭管弦歌

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
之司視而掌火瞽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
聽而鼓樂其使人也可謂器之集傳曰黃帝使神瞽
考中聲夏書曰瞽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
有瞽有瞽矇矇奏公國語曰矇矇修聲則瞽矇之器
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爾雅大鼗謂之鼗小者謂之
料鼗鼗雖有大小不同其播而不建一也小師掌教

鼓瞽矇眡聵止於播鼓不及鼓則鼓爲樂之君而
特兆奏鼓而已鼓大而鼗小小師主以樂教而瞽
則主鼓樂而非教樂者也豈小師摠其大瞽矇
小故邪然瞽矇非特掌播鼗而已抑又掌祝敔
管焉故於鼗言播以別之

樂書卷第四十七終

春官

瞽矇

眡瞽

瞽矇

詠誦詩世莫繫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訟樂故也琴瑟必以瞽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莫繫故書為世帝繫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是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春秋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大司樂以九德之歌為禹樂然則九夏得不為禹之

大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
音則德與詩者大師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其歌而役
於大師者惟瞽矇而已蓋大師役人者也瞽矇役於
人者也瞽矇役於大師正於小師是役之者有以師
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矇

眡矇掌凡樂事播鼗擊磬頌磬笙瑟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其南鐃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
南鐃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鍾之樂蓋鍾
磬之應歌者爲頌鍾頌磬應笙者爲笙鍾笙磬記曰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
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鍾頌磬

雅頌琴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秦瑟
傳歌鍾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音同意先儒謂磬在
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
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詩曰鼗磬祝圉蓋鼗
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
磬作矣故眡瞭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
頌言鼗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
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曾中正眸子瞭焉曾中不正眸
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日瞭曰瞭目之明也眡
瞭之職以三百人爲率府史胥徒不與焉則其眡之
明其本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別而已故其明
雖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
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
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
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小胥正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樂大祭祀宿縣
所以備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無樂
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
入音而鍾磬居二焉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路其音
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
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
形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二門而縣曰縣之
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之制而用軒之
儀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室無不設縣也

大子盛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衆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
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
既旅蔡蒙旅平九山荆旅皆以洪水爲災然後旅
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是況國有變故而祭之其
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大祚上帝張瓊案設皇邸大宗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
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祭之龜
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則
共其金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大則禮隆則禮
殺是大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爲至也故禮器曰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
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禮案皇

邱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邱而已則其禮
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莫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
也眡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廢其
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眡瞭喪旅之樂一也
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
於喪言廢於旅言陳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
其僭行之乎

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賓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賓而射禮
賓射之禮也因賓射而樂作焉賓射之樂也鍾
王奏騶虞鍾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
然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

安能以中推此則賓射而眡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莫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覩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裘於王共
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彘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
射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
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眡瞭
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令之燕射之樂樂師帥之

鑿愷獻亦如之

鼓音

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鑿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鼗鼓然鼗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鑿夜之鑿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明三鑿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鼗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鼗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鼗鼓鼓之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急故以鼗鼓鼓之事下與鼗字殊而理一考工記譚人為鼗鼓春秋傳曰魯人之鼗又曰鼗下鼗詩曰鷦鷯下九鼗則鼗為下隰之地其土濕以鼗

故皐與鼙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
大喪爲輕故先言太喪而大旅亦如之鼙愷之樂比
賓射爲輕故先言賓射而鼙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
夜以鼙所以同憂而鼙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
也惟能同憂戚然則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
眠賸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云而偷哉



音卷第二十九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器

陽六為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為同自大呂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轉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也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乾位西北氣肅需為天衆陽之主也坤位東南而為地衆陰之主也然天雖為衆陽之主而自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

地雖為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
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為震
坎麗乎坤者於卦為離為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
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
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為者也
即人為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為樂器此揚子所謂作
者言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音而為陽一
生二則耦而為陰二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為冲氣三
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
聲以為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尚象記曰樂
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為樂器得不為制器尚
象而所掌者器也六師所掌者聲也器異

言學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耳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舞陂聲散險聲歛達聲贏聲聲縮回聲衍侈聲侏牟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爲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侏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侏侏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遠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石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生所制有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侏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
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然則樂器之尚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
於伊耆氏以葦為簫以土為鼓簫則二孔而中聲通
焉土則冲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樂十有二聲雜
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豈不信哉周曰京王將
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矣是故也

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重
昔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營繕鑄金作十
有二鍾故為樂器莫不以律為之數度以鍾為之齊
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
律之為管樂記先王作樂而審樂之度數者一

氏爲量而言聲中黃鍾之宮蓋本此別而言之律
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又有十二律
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鍾於八音爲金金
於五行爲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
鍾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
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而不離
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爲數度也即十
有二律而已其爲齊量也即十有二聲而已非特樂
器爲然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
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言者上農掘土出金
上工磨石出玉琕瑤條蕩齒章羽毛而樂器備矣樂

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導樂凡爲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推此可類舉矣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爲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金

有王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
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
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
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
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
至於此則磬之尚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
者亦此意與磬師所掌不過教眡瞭擊之而已眡瞭
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
全爲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
磬常相待以爲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
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禮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
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鍾可矣
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

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鼗大鐘謂之鐃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不亦誤乎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豈亦周之樂師歟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爲已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

寧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之爲樂操之而敬縱之而慢在始學者爲易習比朝祭爲尤慢雜聲之和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士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而治體天道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

樂則無爲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其樂然其鐘磬而磬師實傳教之開睦之詩曰樂得淑文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文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爲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歌謂之饒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箠以至鼓琴鼓瑟以鼗鼓缶皆以鼓爲則縵樂謂之不亦可也

鐘師掌金奏

上比卷之二十一
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左傳
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窺大者不擲則和於物爾雅
曰大鐘謂之鐃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蓋鐘之爲
器於物爲金於方爲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齊多
寡有量小大有宜其音有適先王以是氏爲之鐘師
掌之奏之以爲樂節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金奏
之鼓鑄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鼓人
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徒皆
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爲義先儒謂
鐘之爲言動也疎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械夏鵞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鵞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曷嘗不先患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爲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

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亦事 禮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爲出內之爲納四
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
之也容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如
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章則章者文之
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
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
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乎是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
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
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
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

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戒夏大射公入
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
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
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出入奏
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戒驚
者以交爲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
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幽雅
幽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曰宮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子佩
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
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司馬
尸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俾王

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蓋重禮也
諸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
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
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爲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
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
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爲鐘其
聲尚角上工磨石以爲磬其聲尚羽故磬師掌教擊
磬夫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爲主故以磬先鐘鐘
師以鐘爲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警衆戒
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學士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
次之商詩以鼗我執鼓爲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鼗鼓
爲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
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醵而吊以

凡祭
有食故有幣幣
宗伯以饗燕之
其樂亦不嫌於
鼓亦可類舉矣
得在樂則鐘鼓
獨鼓不能以成
人掌六鼓必以
深且遠哉凡祭
有樂而嘗無樂
且郊特牲曰饗有樂
祠而無幣其食又

以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
其樂乎以儀禮考之食
鼓有酬幣燕亦如之又
之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
以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
鼓一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
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
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
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
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
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
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
禘饗有樂而食嘗無

樂非周制也奏樂先

樂書卷第五十終

以食者禮莫重於祭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鍾師

笙師

鐃師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虞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
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禮燕禮行而君臣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
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
焉大射之禮鍾人以鍾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
諸侯尊以鍾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
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鍾鼓爲節不然九夏之樂

安得並以鍾鼓之乎。眡賸賓射奏其鍾鼓是也。然王
成於騶虞主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
大夫妻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
之可乎。王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
詩亦在所可也。一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
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
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樂乎。儀禮鄉射合樂
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
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掌鼙鼓纓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
執提旅帥執鼙旅師於將師爲卑其執鼙鼓其鼓之
卑者。樂記曰鼙鼓之聲譟譟以立動動以進衆君

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蓋本諸詩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大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先儒以應爲鼙則鼙與鼓比建而鼙常在左矣鍾師鼓縵樂而擊鼙以和之蓋縵樂於朝祭爲慢鼙於衆鼓爲卑以鼙鼓和縵樂夫是之謂稱

笙師

笙師掌教敎竽笙塤箎簫簨篪

古者造笙以匏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之爲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塤之爲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負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簫二十三管之簫八孔之篪五孔之篴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獻之此言獻笙詩言吹笙鼓簧者獻以龠為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為主而尚人氣故也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戒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獻等笙塤箎篪簫箏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春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春之爲相於相言春則知牘應雅無非春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應爲之應物因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笙師之教械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射賓興奏陔燕大射賓醉奏陔先儒以陔爲械則陔械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

是終焉豈言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乎
祭饗射共其鍾筦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外
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鐃皆
南陳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下南面采芣采芣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
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燕禮笙入立于縣中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有樛木
由儀即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鐘笙之樂則祭饗
饗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
笙之樂者蓋笙師摠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
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豈笙師歟所謂衆笙豈一

史記徒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三非

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

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

笙之樂相與職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竿笙巢笙和笙

為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廬其樂器及葬奏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器大喪則廬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

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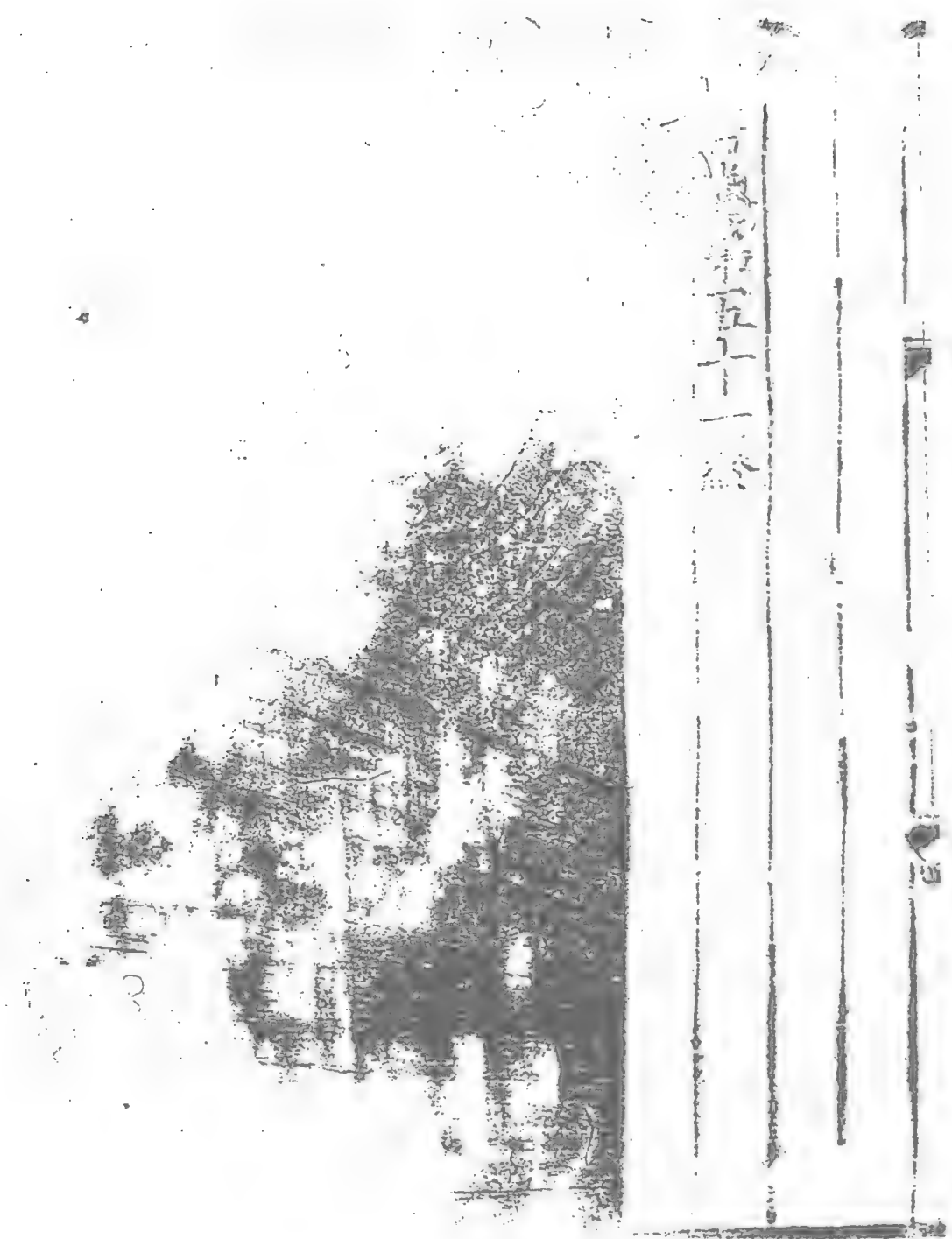
而已不必泣縣故也

鑄師

鑄師掌金奏之鼓

司人各以其小見大故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

師猶守廟祧謂之守山與同律謂之與同也今夫細
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無鐘其大有鑄鳴其細
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鑄大鈞宮商
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鑄則鑄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
嘉納魯之寶鑄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鑄韋昭
杜預皆以爲小鐘言歌鐘及其鑄則鑄小鐘大可知
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
成曰鑄如鐘而大孫炎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鑄鑄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鑄鑄于之鑄所
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
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大鼓四金之音聲而晉
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鑄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樂書卷第五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鑄師

銛

旄人

鑄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食食賓射亦如之

乾之為卦位乎西北維而於物為金玉金陰精之

純而直乎西其材從卑其肅始隆而終殺先王鑿之

以為鍾玉陽精之純而直乎北其材不變其肅清越

以長而無殺先王以之以為磬古之作樂磬常後於

鍾而鍾又大於鑄鑄皆以金為之而其鑿未始不

相應均謂之金奏可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

磬西面其南笙鑄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

鼓應鼓在其東面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一建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爾雅曰大鍾謂之鑄其小者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以民功爲大謂之鑄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棧以其声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鑄小而不棧其声輕疾而以剽名之與桼人以相輕爲標同意大射禮鍾先而鑄後則先大後小鍾鑄處磬鼓之間則声常與磬鼓相應故鍾師奏九夏眡瞭掌播鼗擊鼗集嘗不以鐘鼓况鑄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鐘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鐘鼓可知矣鍾師言凡然祀饗食而不及賓射者以鍾師奏九夏未嘗不及賓射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

故也。鑄師言凡祭祀設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鐘磬而無鐃故也。考之序官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鐃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鐘之爲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鐃之爲器輕以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鐃者迫也而其字從薄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鐃爲小鐘明矣。昔黃帝鑄十有二鐃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鐃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則鐃鐘之小者蓋編縣之器非特縣者也。先儒以之爲特縣豈誤以爲大鐘邪？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車爲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取之六卿大國取

之三鄉以至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
已軍大獻奏愷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
之制也凡為王敵所保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
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
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佐
凡軍之夜三鼓皆鼓之
鼓亦如之

天以日月為晦明日日
於卦為晉日入為夜而
也傷之者至所不思患
度鼓鼙軍動則鼓其衆
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
然則備守之鼙雖非施
此眩瞭先鼙後愷以其
能與同其鼓後可與同

樂書卷第五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養蠶氏

籥師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

明堂位曰賁梓土鼓鼗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主中声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然伊耆氏施於素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教孩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鼓鐘日以雅以南以籥不借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經萬入去籥公辛



曰去其有聲者存其無聲者以是考之簫之爲樂笙
簧資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變宿於中
言而已聲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爲物物得之以自
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籥於左而敔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其容一應乎聲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簫
師掌教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贊大司樂之教大
舞下以成樂師之教小舞邪爾雅曰大簫謂之簫也
謂之仲小謂之箛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
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
不至於太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簫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簫豈其大者歟雖然
出乎中聲而廣雅有簫七孔謂之笛之說豈
音之執而遺其下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夫饗食亦如之
燕而藏之

太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統而言之賓客比皆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
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
同焉我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蓬賓
客之饗食亦如之則賓客饗食未嘗或同舍之
則賓客者饗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
爲一也蓋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
客道焉所謂賓者不渴諸侯爾故上公饗禮九獻食
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
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

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亦可知矣古之
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籥舞笙鼓又曰鼓咽咽
鼗言舞鼓其羽籥之舞則執其羽籥習其俯仰屈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得焉夫然
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籥師能之則
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籥師鼓羽籥之舞則文舞而已
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籥為主故也司干掌舞
器則武舞而已羽籥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為主
故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當序興則夏籥者用夏禮以為籥舞也用
之時皆以籥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籥師學戈豈
夏商之制歟

簫章

簫章堂土鼓

土之爲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爲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
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實爵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實
桴章簫籥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產也坎爲豕而豚水畜
也燔黍以爲飲捭豚以爲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
示即此而作樂焉則樂示始於此矣蜡祭之禮實乎
土鼓章簫籥之樂皆起於伊耆氏也

人房簫之祭示

因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篇章用土鼓鼗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爲瓦鼓而以革飾之是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敔鼗詩以世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曰祖歛鼗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敔鼗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爲詩成而爲章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篇者中聲之所出也土者中聲之質行焉篇章所歌者鼗詩所擊者土

鼓所獻者

之逆暑迎寒必本中春畫中秋夜

祈年祭蜡必獻

雅頌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

之鼓獻之中聲

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所

順者中氣無往不

中和之紀矣今夫雅頌之

名雖存其辭與義

之久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

月授衣至女心傷

悲及公子同歸為風自七月

流火八月萑葦至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為雅自七

月食瓜八月斷壺

至稱使兕觥萬壽無疆為頌同

哉鄭氏之為詩也

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雅可得而

有乎曰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

季以天子之禮故

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既追王以

天子之禮亦必追

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

宜乎暑言逆主之

也寒言迎客之也

韞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声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示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矛以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藝南夷之舞躑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声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韞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示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此夾谷之會齊人奏之孔

予所以却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曰
王制推之被髮文身爲東夷雖題之南夷亦
毛爲北夷至於西夷則被髮衣皮而方曰狄鞮
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爲革有去彼
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楊雄所謂東鞮
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
麥之壤麥土而聚之木麥之樓麥木而構之然則革
麥之鞮豈非麥革而爲之乎由是觀之鞮麥蓋四
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履
焉然鞮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
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
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云云
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最爾之國亦得

之乎以爲同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大廟
也以爲廣魯於天下是啓魯公僭亂之心非達禮
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就
後世歟旄人言人襲襲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
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
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爵之
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李氏臧氏
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
臧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士
氏以氏配尊旄人稱人微者故也襲襲稱氏非繼
世別旄人韓師而已

虞由是推之筍虞之制非特高有之自夏后氏已

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

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百愛者擊磬語以訟

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証受亦是考信矣

古者祭祀設筍虞以顯先王之業陳庸器以昭先王

之功饗食賓射亦然君子敬則用祭器之意也典庸

器之於庸器無事以藏之為善有事以陳之為貴其

於筍虞也吉事設之以飾喜凶事廢以飾哀筍亦

為虞者竹生於東南故也虞亦為虞樂出虛故也

司干

三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舞則受之賓

之喪大喪大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

樂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
舞器雖於樂為末亦未嘗不尚象而為之也故文
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必異名分異必異守凡
器者然況文武之舞乎司干掌無器者也祭祀賓
之際舞者既陳則以器授之既無則受而藏之此
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廢之既葬則奉而藏之此
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器主教國子
言之與凡舞者既陳異矣司
兵不言受之以司干見之也
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而容之器以干戚
以羽籥飾其文書曰舞干一干于兩階郊特牲
載錫冕而舞大武則堂位一朱干王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積揚而舞大夏絜純以舞干戚就舞位
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
器豈武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
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
或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
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爲器所以自衛非所
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爲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
舞君舞所以重摠干各官所以用司干也言武舞之
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
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之器也或以旄
配旌記所謂飾以羽旄是也或以旄配狄記所謂旄

秋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此鼓羽籥之舞所以名官以籥師也於文舞言揚則武舞必襲矣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矣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萬人矣文舞言八佾則武舞可知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未干王戚爲舞大夏不亦誤乎

大祝

大司馬司馬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舊令臯舞大司樂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牲其佗如祭祀蓋祭祀逆牲逆尸之時令奏肆夏其在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祀而已彤弓之天子所以饗諸侯者也始言鐘鼓既鼓則樂之

鼓既設一朝右之祭饗之禮均令以鍾鼓
一右亦如之豈饗而右之邪與享右祭祀之右同音
此儒以右當爲佑未必然也

司巫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昔湯有七年之旱設爲雩祭以禱之曰政不節歟使
民疾歟宮室榮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譏夫興歟何
以不雨至斯極也由是知雨雩之祭爲大旱而設號
嗟而請之者歟爾雅曰舞號雩也女巫凡邦之大災
歌哭而請置其然乎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女巫無數
而舞之凡以達陰中之陽使雲從而雨作矣雖然非
以爲得求焉與民同憂以文之故也穀梁以得雨爲
雩不得爲旱與杜預以雩爲遠誤矣春秋上下二百

四十年間書大旱二書大雩十有九何大旱少而雩多邪今夫國大旱然後雩則春秋書雩多非大旱而爲之抑又僭天子之禮而行之也其稱大譏其僭也與書大雩于太廟同意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其爲旱亦小矣小旱則小祝寧之而已不必帥巫而舞也帥巫而舞其爲大旱可知矣若夫穆公素不有憂民之心迨天不雨然後欲暴愚婦之巫而望之毋乃已疏乎記曰雩禱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禱論語禱雩於春服旣成然則雩祭或春或秋遇旱而爲之非有常時也左氏必以爲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仲夏龍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趙氏言凡祈禱曰雩則是稱大國偏禱也勤民之祀也故誌之毋乃已失乎爾廷

也。蜺為摯貳。蜺蜺謂之蜺。孟子曰：若大旱之
望雲也。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氣。氣旌謂之虹。
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物也。散而霓見矣。雲則有氣可望。雷則有形可望。此大
氏所以望之也。蜺蜺陽物也。陽亢而旱。蜺至矣。舞
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女巫

雲子。蜺則舞。雲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去陽和則為雨。陽既亢矣。陰莫能一丁之。則為旱。陽為
陰矣。陰莫能制之。則為蜺。蜺雖為旱。其非太甚者也。
言示為大旱焉。中谷有蓷之詩。言蜺其乾矣。繼之蜺
其猶矣。終之蜺其濕矣。旱。蜺之謂也。雲漢之詩。言旱
既太甚。蘊隆蟲蟲繼之。則不可推。則不可阻。終之龜。

勛是去散無友紀大旱之謂也大旱則司巫帥羣女
巫而舞之旱暵則不必帥之特女巫巫舞之而已舞師
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蓋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風陽物也皇陰物也旱暵之禮以皇舞之亦助達陰
之陽之意也魯以南門爲雲門黃帝有開南門
之說是皆溺於陰陽者流非經意也

大司馬

掌固

射人

諸子

大僕

司戈盾

大馭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錡鐃之用主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錡以教坐作進退疾徐陳數之節

鼓鐸錡鐃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王執路鼓軍將執賁鼓則執事焉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諸侯執賁鼓則執事焉軍將執晉鼓則將之事有進而已師帥執提則鄭氏

以爲鼓之有柄者然無所經見旅帥執鼙則卑故也
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鐃以通鼓也公司馬
執鐃以節鼓也鼓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
執之止鼓則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
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蓋大司馬之職
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蒐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
自王侯至於旅帥所執異鼓自卒長至於公司馬所
執異金尊卑莫不有辨進止莫不有節教成於四時
之田功收於四方之戰則兵常寓於農戰常寓於獵
以守則固以征則強而常適中焉由此其本也軍政
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鐃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所以一
人之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
耳目也豈非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邪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
功則厭而奉主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師有功左執律示居
而不用之意殺入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示悲哀而泣之之意由是
觀之先王之於兵不得已而用之夫豈樂於殺人爲哉

掌固

掌固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

古者軍法立則三表車則三發徒則三刺令則三鼓
戒則三闕然則掌固掌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
者受法焉畫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者皆
一推用兵之法而爲之以守則固以征則克其敵一也

射人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獲二容樂以狸
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

天子諸侯尚威孤卿大夫尚才士尚志威以服猛為
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之才以
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之士
以有志四方為能以勝夷狄之守為善而彘胡犬也
故士賓射之侯以之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
麋大夫升以虎豹士用麋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
祭祀也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
夫士然後能衛上上天隆其才以聖於威士隆

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大
分守也天子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
謂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
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司裘
侯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
四耦則三侯六耦矣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於家臣方
能如禮故也與命凡國家宮室
九為節侯伯皆以七為節子男皆
之禮也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
夫以樂籥五節士以采蘋五節者
不及王者為諸侯以下制故也射
者士卑無嫌故也
上公皆以
節者先王
之樂也與命
人土節與子男同

諸子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以大樂之各是舞位大司馬之職也故掌學士之版以待教諸子諸子之正舞位不必以版也特戒令治而已凡祭祀賓饗舞者既陳而授舞器司子之職也故既舞則受之諸子不必既受也特以其人之而已文王世子曰不舞不授器司兵祭祀授舞器豈不在興舞之時乎

大僕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窮達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庶子

路鼓之建於寢猶晉鼓之建於軍也吳興越戰載常

鼓者音與遠令亦用之豈王所執之鼓歟鼓人言
王鼓大僕言軍旅田獵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先
謂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面不擊觀
此則路鼓四面可知矣

司戈盾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又故士戈盾
授舞者兵亦如之

天生五材而兵居一焉舞有四等而兵居首焉蓋兵
之源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古象自然之物類
矛屬春戰屬夏戈屬秋鉞屬冬各適其用而已五兵
之用有施於車者有施於步者戈鉞戰皆矛矢矛施
於車者也無夷矛而有弓矢施於步者也授舞者兵
則施於步者非施於車者也故大僕王射則贊弓矢

大司樂王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然則
 朱干玉戚哉弓矢亦在其中矣然干
 欲弛矢欲止而武又欲止戈焉司兵
 者兵而寓意於此夫豈以樂殺人為
 言既舞受之則以干見之也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
 路儀以和鸞為節

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明外謂之趨中庭
 謂之走曲禮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則行
 於步為敬趨於走為緩也釋草云薺薺
 薺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
 薺薺之間其老則為大其實則為薺
 薺則一薺而薺

樂書卷第五十六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云設席于堂廉東上二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自擗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堯使夔技拌二十五弦之瑟爲十五弦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爲二十三弦莫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使之淳

一於行也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者也故工入升堂然後受而奏之古之樂工必以瞽矇者爲其精於聽者也有工必有相之者爲其有胙矇之職也周官瞽矇掌鼓瑟詩曰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由是觀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未嘗不相須而用此言瑟不及琴者舉大以見小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舞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辨文辯有脯醢不祭太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之

樂書卷第五十六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射禮

飲酒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工告于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
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
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
拜皆揖復席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
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

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爲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
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爲之基
而已今天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
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
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
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
人之德也采芣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
則循法以共祭祀太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
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
所以殺於王者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豫
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吟間作
不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終
是正備矣大

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之
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
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
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
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則間歌
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
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蓋道生一則奇而爲
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陰陽之中交通成

和而爲冲氣是樂成於三者冲氣以爲和冲聲所止而不流者也然樂不徒作必有禮以節之故升歌笙入皆繼之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

升坐乃羞無箏爵無箏樂賓出奏陔

礼主其戒樂主其盈礼减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升坐乃羞而繼之以無箏爵者礼减而進以進爲文故也樂至於無箏繼之以賓出奏陔以示戒者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祓夏居一焉則奏陔夏必有鐘鼓矣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甞是謂伐德爵至於無箏而樂隨之可謂既醉矣既醉而出

奏陔夏以送之則有受禮之實無伐德之愆然則先王之於禮豈不爲有節乎儀禮變祴爲陔者陔於文從昌從亥昌起於山而高於山則昌山之窮者也十二辰始於山而終於亥則亥辰之窮者也階陔之陔則階之窮者也物窮而不戒危莫甚焉其字雖殊而所以示戒一也

鄉樂惟飮

鄉飲酒之禮卒樂而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賓若有遵者主人釋朝服更玄端息司正以爲賓不殺而無粗羞不必備也唯其所而已召不必賓也惟其所欲而已樂不必具也鄉樂惟飮而已蓋鄉樂在周南不過關雎葛覃卷耳在召南不過鵲巢采芣采蘋惟所欲焉則作之不必以序興也以樂爲主而已與夫

行禮以作樂而以司正糾之使和樂而不流者異矣

鄉射亦然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簠既獻奠于下簠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工升歌者也笙下管者也大夫特縣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特縣之磬也凡物縮則爲從衡則爲橫記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是也鄉飲酒之禮凡舉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也不徒爵而已樂作大夫不入則所入者賓而已大夫後賓尊鄉人之賢故也工人升自階西北面坐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主人獻工不言所在至於獻笙則於西階上以工升歌在堂上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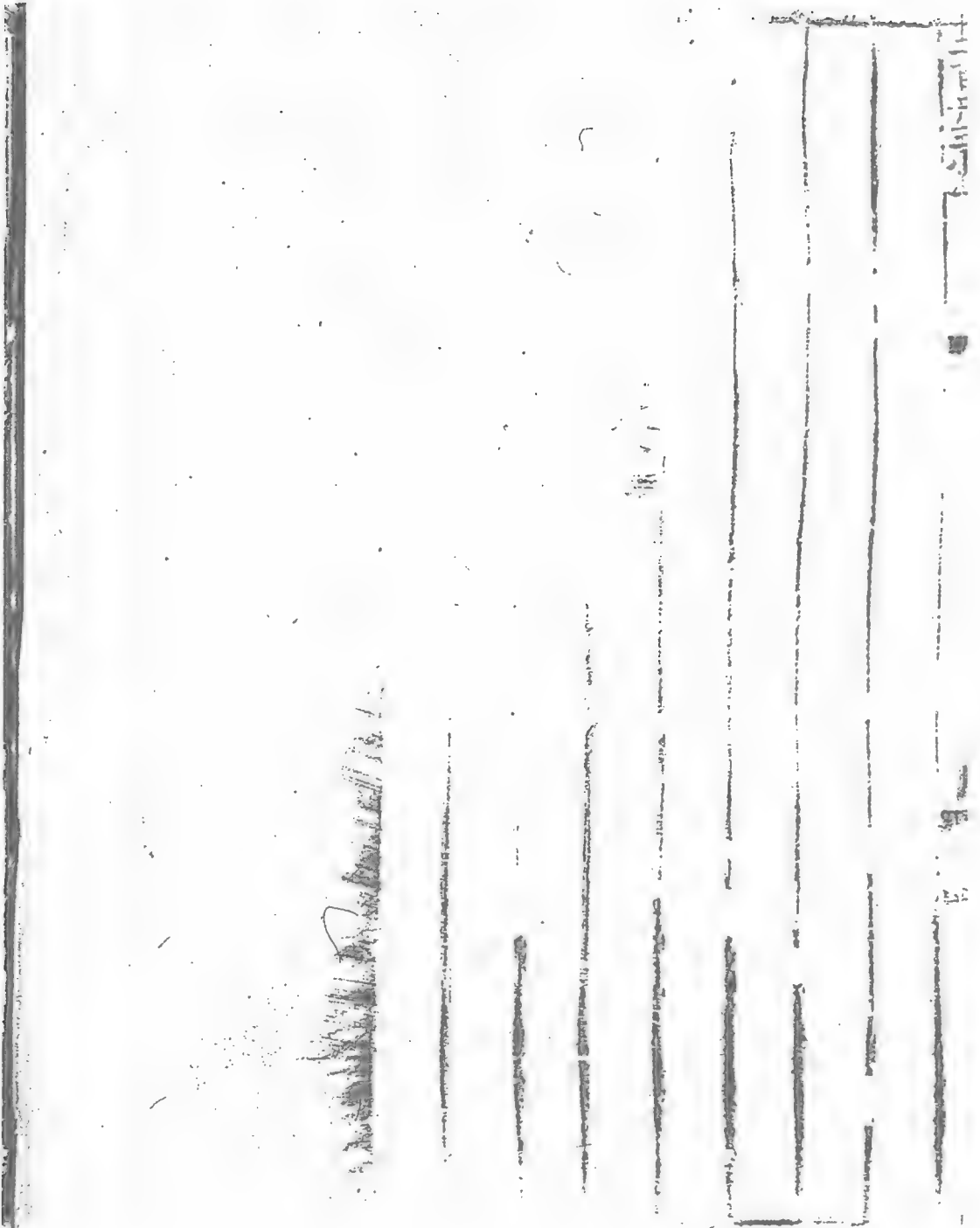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周官笙師掌春牘應雅以教祓樂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曰客酢而出奏陔夏陔夏之樂命以作之在樂正教之奏之在笙師鐘師者以笙與鐘同聲相應故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其謂是歌

鄉射禮

縣于洗東北西面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禮射而詢衆庶乎鄉飲酒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則鄉射之禮縣于洗東北西面士特縣之磬而已必於洗東者避射位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八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席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簋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降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坐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鄉飲席工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樂正升立于西階東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此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則瑟西歌歌西則樂正立于席西階東矣不歌不笙不簫特合鄉樂而已以志在射不在樂故也樂以人聲爲主故合樂亦謂之歌祭貴不流故謂之正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蓋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酒樂爲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樂之別也書工又書衆工言笙又言衆工言同

管磬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磬四十
人中磬百人下磬百有六十人則上磬所謂工也中
磬下磬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三
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
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
降自西階陳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
北面立于其南

始也歌瑟在堂上命也徙之于下所以避射也始也
左何瑟右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今相之以降亦
然故曰如初入王制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夏
商之制也周制有大司樂樂師而無小大樂正有大
師而無少師然則儀禮所謂樂正少師非周制也其

雜夏商之制歟由是知儀禮周公所作先儒之妄也
如曰不然士冠禮何以有孔子曰之文邪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固足以綱四聲覆
四方君之象也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濁而次
於宮臣之象也鄉射之禮舉旌以宮尊君故也偃旌
以商卑臣故也大射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
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蓋尊
者以聲爲節卑者以聲告事可也周禮三宮旋相之
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避其所尅而已然則偃旌以
商非周制明矣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
請司射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

射禮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虞間若一大師不與許
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
衆賓繼射釋獲如初

射禮成於三始則司射與三耦誘射次則三耦與衆
耦俱射終則三耦及衆耦復射誘射不釋等俱射釋
等而樂未作終射然後樂作焉蓋樂未作欲其容射
比於禮也故命之曰不貫不釋樂作則欲其節比於
樂也故命之曰不鼓不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
又曰騶虞樂官備也鄉射歌騶虞者以其詢衆庶亦
欲官於天子樂仁而射以時也耦射則八矢八矢則
樂四終可也必五終者一節先聽也樂先以聽欲其
聞之審獲者舉旌發其見之審如此則射而不中者

鮮矣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虞首卿大夫奏采蘋士
奏采蘋大射則公卿大夫士則於諸侯爲卑者也早
者不嫌於抗尊其用王所奏之詩亦在所可也天子
沐梁而士亦用焉與此同意

無箏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鄉飲鄉射賓主敵禮也然鄉飲之禮至於無箏樂必
待賓出然後奏陔則其禮略鄉射之禮至於無箏樂
賓興命奏陔賓降及階而陔作不必待乎賓出此其
禮又詳於鄉飲也鄉飲以湛樂爲主其禮宜略鄉射
以威儀爲主其禮宜詳蓋言稱也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興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

與笙取爵下

籥既獻奠于下籥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和以和爲小則笙爲大矣以
小爲和則入爲唱矣三笙一和而成聲凡四人也豈
皆下士歟所倡者多所和者寡則其聲無虧而和樂
興焉三笙一和而成聲皆其單出者也若夫籥比則
比八音而樂之聲不足道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
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矢中人曰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循聲而發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八終

樂書卷第五十九

儀禮訓義

鄉射禮

燕禮

鄉射禮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
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
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
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
則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
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爲
充卑士於諸侯爲充卑士射以采蘋爲節則大夫射

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聖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亦終於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奢乎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古者於旅也語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則數而說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發然邪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國君無故不徹縣大射樂人宿縣此不宿縣者燕禮輕故也春秋凡微者稱人此言樂

人者指饗者故也其言笙人鐘人亦此意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塵鳴四
杜皇皇音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爵奠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饌唯公所賜以旅于西
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
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
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
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子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櫪內東櫪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後首者不面鼓面鼓者後首後首者擗越面鼓者執
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酒主禮故鄉射面鼓鄉飲
酒後首朝廷之禮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鼓而
大射後首鄉言惟公所酬以賓言之也所以正君臣
之禮此與下言惟公所賜則以君臨之也所以明君
臣之義鄉飲酒主人阼階上獻工燕禮西階上獻以
非正主也鄉飲酒大師則爲洗燕禮大師不洗以太
師賤也鄉飲樂正告于賓燕禮告于工者以工在則
賓至也燕禮工歌笙入聞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
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
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

則無筭樂致仁故也

養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養
養實所執觥以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陵夏之樂先所以示戒也詩之齊陵
出奏陵蓋陵夏之樂先所以示戒也詩之齊陵
孝子相戒以養書之禹謨述禹九夏之樂而以戒
用威俾勿壞終焉則賓出奏陵以示戒以反為文

也實用所執脯以賜鐘人者以燕之所樂在樂而鐘
之始作在鐘故特以賜之然有鐘未嘗無鼓言鐘
鼓可知矣以鐘鼓奏陔墜下之樂非堂上之樂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一處耳賓無酒主人若無樂

則受爵而奏肆夏公室燕以二爵受爵以下而樂

樂歌亮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時

士之燕禮與鄉燕則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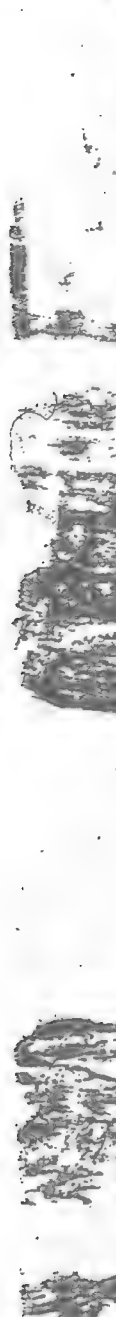
賓鄉大夫有下事之樂

之而弗臣矣賓

易以戒也主人

升歌鹿鳴

笙入三時



而

成音舞象

君燕其臣與四

升歌鹿鳴下管

象武夏簫序興饗禮故重

禮則謂之大焉新宮之詩無於經見

射有麋首燕有新宮其義一也然則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興肆夏不稱焉是諸侯之樂不敢抗於天

子而此奏肆夏何也曰饗以恭儉為主其禮嚴故不

及肆夏燕以慈惠為主其禮恕故進取肆夏無嫌也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

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君與士射則為下射降尊以就卑也君樂作而後就

物優尊以異乎也君不措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

物優尊以異乎也君不措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

不可徒執故藉以巾不以樂志則不必比於樂也既發則小臣受弓授弓則不必執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燕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四方之賓燕而有房中之樂所以致愛也毛氏經詩以起我由房爲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賦誦以事君子也蓋周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所作則弦周周南召南之說理固然也閔睡之詩曰鐘鼓樂之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

鐘磬又言教以磬師是也也賈公一

祀則有鐘磬不

十七

樂書卷第六十

儀禮訓義

六射儀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設于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鐘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鼓東面其南鐘其南鐘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聲在其北而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箏在東鼓之間鼓倚于頌鼓西絃

小鐘曰鐃小鼓曰鼗建鼓有跗可植者也鼗有柄可播者也箏笙簫之屬也或言鼓或言面互相備也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與笙鐘笙磬之義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

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乎夫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鼓在東應鼓在東是堂下之樂賓西堂上之樂上東也賓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建鼓應鼓不設於東縣之南而在阼階西應鼓不設於建鼓之北而在其東又北位無鐘磬而笙磬之旁無鼓何也曰建鼓應鼓不設於東縣之南者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應鼓不設於建鼓之北者以北不可以縮陳故也北位無鐘磬以君於其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笙磬之旁無鼓以鼓設之於西亦所以禮賓也周禮鍾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鐃叩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焉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與鐃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鐃無鐘

鐘爾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鐃爲小鐘特鄭
康成曰鐃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爲大
鐘然爾雅大鐘謂之鐃不謂之鐃又儀禮鐃從薄與
錢鐃之鐃同則鐃爲小鐘於理或然

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

燕禮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
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
以下而樂闋蓋賓及庭而樂作則闋於未卒爵之前
公爵而樂乃作則闋於卒爵之後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二六人四瑟僕人正
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
瑟後皆內弦撥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
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

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於筵卒爵辯有脯醢不
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
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
上工皆東階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燕則工四人二瑟大射則工六人四瑟燕則小臣相
瑟者大射有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
士相上工以燕禮輕則工少大射禮重則工多也燕
則樂正先升然後工升大射則工升小樂正從之以
工少則長者帥而先工多則長者紆而後也燕歌鹿
鳴之三笙歌魚麗之三笙崇丘之三笙歌
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笙新宮而已以

詩經卷第五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所咏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也者蹈

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
一於容而已矣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
動其容也是詩言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
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
歌之則歌咏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爲樂之章必待歌之
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音必待舞
之周旋諷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
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
豈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
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
長言之或噪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
樂以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故也此與樂記言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
曰自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於終故先手
舞後足蹈自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
先是蹈後手舞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
足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故孟子於鐘鼓謂之聲於管籥
謂之音也蓋聲出於情而有宮商角徵羽之別音生
於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雜故情不發無以
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
則音所以著聲者也中正之雅治世之音也多哇之
鄭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治世之音單

以緩則樂心所感而已故安以樂亂世之音粗以厲
則怒心所感而已故怨以怒亡國之音雖以殺則哀
心所感而已故哀以思孔子曰君子之音以象生育
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
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為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
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
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
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
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
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
不言政其意亦可類推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樂記
又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蓋文有青黃白赤黑之異

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宜色異則雜比而不純宜異則
曲折而有節雜比而不純者音之體與記言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而成文同意曲折而有節者音之用與記
言同邪曲直各歸其分同意此言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於中又言
形於聲者蓋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者發而中
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
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
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關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
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

意乎曰虞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以鼓鑼爲堂下之樂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職業憂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而不疑外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爲樂而不淫其於配文王之孝也何有然召南諸侯之風而鵲巢之詩終於百兩成之者不過爲禮而已畏天者保其國之事也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周南王者之風而關雎之詩終於鐘鼓樂之者乃其樂也禮不足以及言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是以召南主

樂禮而首以鵠鐘者夫人之德周南主乎樂而首以鵠
鐘后妃之德然則一人而兼統禮樂者其惟文王乎
此先琴瑟後鐘鼓鼓鐘之詩先鼓鐘後琴瑟者蓋琴
瑟者樂之常鐘鼓者樂之盛關雎主后妃樂得淑女
至誠有加而無已故由常以至盛鼓鐘主幽王好樂
而不厭故先其盛者所以甚刺之也

樂書卷第六十一終

禮之功而以文明之物居之謂之彤弓有安人之
德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凡然則有美德而以
文明發之謂之彤管不亦可以乎樂之爲道和順積中
美華發外而其節不可亂信正不可以爲僞矣貽我
彤管樂也俟我於城隅禮也靜女以至靜爲德有禮
以節之不至於盈而淫有樂以和之不至於乖而亂
節之以禮則爲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
之以樂則爲可悅故繼之彤管有煢煢惻女美有禮
爲可愛則只是者在所可惡矣有樂爲可悅則只是
者在所可厭矣子夏曰衛音促數煩至淫於色而害
於德然則衛之夫人無德而淫亂詩人取是以刺之
言不宜哉傳曰禮樂德之則也

定之方中

荷桐梓漆爰伐琴瑟

爾雅曰櫟梧榮楨木蓋桐之爲木其實則柔其心則
虛柔則能從而同乎外虛則能受而同乎內其究也
無我而已此所以常榮而不辱也其琴瑟之良材歟
茲梧則有茲而親非若桐之一於同也梓之爲木其
實則梓其表則桐非梓之正也特其外同而已爾雅
以椅梓爲櫟以棟鼠梓爲虎梓亦櫟屬也古之爲琴
瑟必以桐其膏必以梓則梓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
之爲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山有樞曰山有漆隰有
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正謂此爾春秋傳穆公擇
美櫟自爲頌琴孟子曰養其楨棘而捨其栝櫟豈櫟
亦琴瑟良材歟蓋榛栗所以爲禮悅我口者也椅桐
梓漆所以爲樂悅我心者也荀卿一云平其漆以樂之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也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

執翽右招我由也其樂只且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樂記曰弦匏笙簧則黃之爲

等笙有焉其笙在中所以鼓中聲也宛丘詩曰值

鷺羽值其鷺翮周官舞師掌教羽舞則翽之爲物

者翽焉其羽可用爲儀所以動德容也古之爲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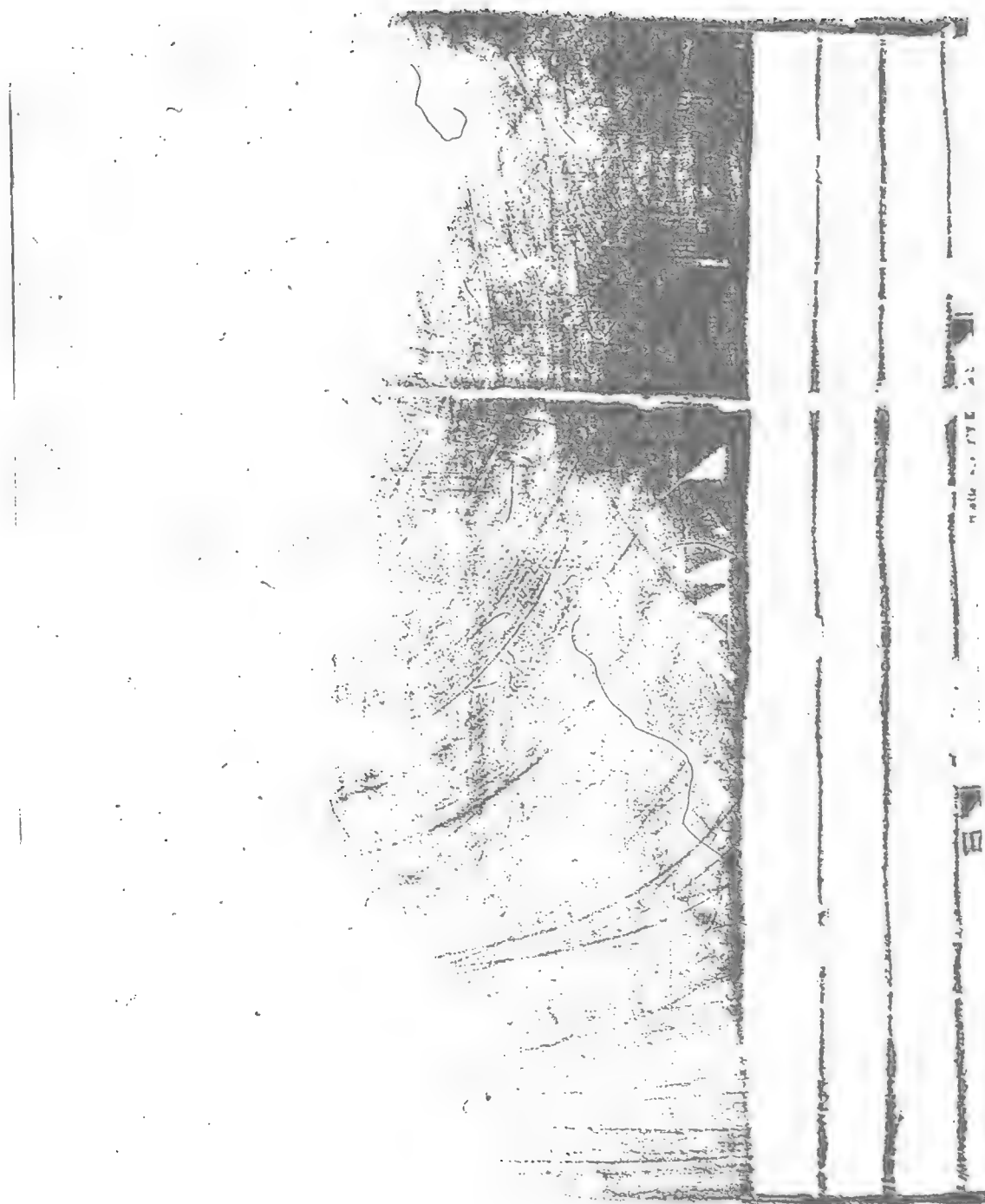
諸聲音而有節以鼓之形諸動靜而有翽以容之樂

莫大焉當周之末世內小人外君子而君子莫不相

招爲祿仕閉其聲容全身遠害而已雖窮而不失其

樂焉故詩人取此以見得意雖忘象可也

樂書卷第六十二終



樂書卷第六十三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為樂出乎器入乎
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
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

謂之難大瑟謂之灑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
宮其音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
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
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
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蓋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
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
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淫於色
而害於德是以鄭人因時之不悅德而好色故係女
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蓋有爲而言也雖然琴瑟君子常御之樂亦有所
謂不御曲禮親疾琴瑟不御是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樂記曰樂者
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學記曰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由是觀之青青子衿童子之服
也嗣弦歌之音童子之職也弦歌之音謂之德音德
音謂之樂古者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
必廢信乎嗣音不可忘矣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
也深故古之教者必以樂而終始之后夔之教胥子
文王之教世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大傳語治
之序必成於樂是樂者其學之終始歟先王之立學
校天子曰辟雍則辟之以禮麗之以樂天子之教也
諸侯曰頤宮則禮樂半於天子諸侯之教也商之名
學以瞽宗而主以樂教周之名學以成均而以大司
樂掌其法然則鄭之學校廢於鄉黨詩人責之子寧

不嗣音豈爲不知務哉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
旄謂之樂則嗣音者樂之始于戚羽旄以爲舞者樂
之成也故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是童子之
事必至舞而後成非特嗣音而已詩人責之以不嗣
音而不及舞者以謂樂之始者且不知嗣之況爲樂
之成者乎

山有樞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陳之幽公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翻樂之過者
也晉之昭公有鐘鼓而弗鼓弗考有酒食而不日鼓
瑟樂之不及者也過則至於游蕩無度而宛丘刺之
不及則至於不能自樂而山有樞刺之山是觀之樂

無荒而已此與車鄰言瑟不及琴者琴則五弦
二十五弦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爾禮
何不可鼓瑟而鐘鼓不言曰者以琴瑟常節之樂故
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

車鄰

有漆隙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我不樂逝者其
定之方中口倚桐梓漆要伐琴瑟則阪有漆君子所
以為樂也東門之墀曰東門之栗有隙家室則隙有
栗君子所以為禮也漆為樂之飾而飾非樂也栗為
禮之物而物非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則並坐有
禮也鼓瑟者樂也秦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

諸侯出非所以為美而車鄰之者變中之美也昔
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
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
天下治也世本曰包犧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
之哀不自勝經破為二十五絃堯使瞽瞍修其絃而
十五之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為二十三絃大禹居
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而治之淳壹於
行也爾雅大瑟謂之灋而郭璞以八尺一尺為長尺
有八寸為廣豈大瑟邪風俗通以五尺一尺為器豈
其中者邪爾雅傳鼓瑟謂之步然則鼓瑟瑟豈徒
鼓之謂乎

卷之三

內訓義

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小雅

東門之枌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車鄰

隰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玄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為中而黃則

美在其中發而爲中聲者也笙等之爲物以翫爲目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等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
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等則三十六簧焉三九陽
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
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土合數也等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
數也書以瑟爲堂上之樂笙簫爲堂下之樂則鼓
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其盛之樂也先鼓瑟
後鼓簧與關雎先瑟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
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
足以爲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爲樂國人莫不哀
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間邪

死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翮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革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之
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
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槩
輅其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
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
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爲趙王擊缶亦因是已
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
之幽公游蕩無度不擇冬夏而爲之擊鼓於
下又擊缶於宛丘之道是嗜音而不知反者
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翮是常舞而不知反者

也豈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自肆
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粉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粉宛丘之柳子
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也
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駸邁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
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為一下為二故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無
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丘之道則國人更化之
正位乎外以業耕而婆娑於粉柳之
業織而婆娑於目中之

父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歡適
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
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婆娑舞也詩言婆娑則舞而已
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
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
瑟鼓瑟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
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為體離以
麗為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
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

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
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
敔謂之鼉徒鼓鐘謂之涿徒鼓磬謂之寒由是觀之
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爲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
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音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
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爲文示其有
常而無變也吹笙鼓簧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
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
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樂嘉
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
心須斯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賓
三義之於君臣文王之於羣臣不以君臣之義接之

而推賓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且出禮之
閑而已與賓之初筵所謂其湛曰樂其致哉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來有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焉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蓋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
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
舉於四方不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
詩以叙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焉
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樂書卷第六十四終



詩制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薇

出車

秋杜

彤弓

菁菁者莪

常棣

琴瑟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而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又墳虢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天之
靡民如墳如虢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子
弟心自刑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
君之所為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弦多
序之與虎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開睢先琴後瑟者以

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雞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曰琴瑟及琴車牽言琴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爾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爲樂至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教之於磬師笙鐘供之於笙師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獻而歌之以鞀鞀氏佺禮之燕禮樂人設縣小臣何瑟而鼓工升卒歌笙入立舞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是燕以示慈惠而樂國無不備

舉矣觀文王燕羣臣於鹿鳴其樂不過笙簧琴瑟燕朋
友故舊於伐木其樂不過於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
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考之箋且有伐兄弟無遠而
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
何以謂之和樂且孺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
也伐木不言笙簧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秋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
之出車以勞還秋杜以勤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之
患北伐獫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有所遣故歌
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戚之心也與荀卿所謂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不辨故歌
出車以勞率歌杖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之分也與禮
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之於萬物出乎
震所以遣之也歸平坎所以勞之也文王之於將役致
義以遣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遣之勞之禮也必歌
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鐘鼓既設一朝
講之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
又行獻醕酢之禮以禮之設鐘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
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鐃師凡饗祀鼓其
金奏之樂典庸器師其屬而設筭簋彝亦知之由是

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賓主百拜而禮三
其樂未嘗不令矣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
射共笙鐘之意也鐘師饗養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
鐘鼓為主也觀文王之燕群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
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
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
先言饗之次言右之與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
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廱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法
焉蓋辟之以禮廱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校之
教也成王有改辟廱之名無變辟廱之實其長育人材

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為君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雍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沚辟雍之實也。以中為義，成均之實也。諸侯之制，半於天子，其學謂之泮宮。魯頌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所以喻禮繼之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以為樂。天子諸侯之制雖不同，其教習嘗不一本。禮樂載六月之序曰：菁菁者莪，樂則無禮儀而不及樂何也？孔子曰：不能樂於禮，素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古之育人材，以立於禮為始，以成於樂為終。是定於禮者，未嘗不知樂；足於樂者，未嘗不知禮。詩兼始終言之，序特原始稱之而已。

樂書卷第六十六

詩訓義

小雅

何人斯

鼓鐘

楚茨

何人斯

伯氏吹簫仲氏吹篪

壘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
壘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
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一要宿
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圓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
取諸此簾之為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圓三寸
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凡要皆有翹
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分而橫次之簾為不齊者也爾

雅曰大埴謂之器六簾謂之新器則六孔交鳴而喧
譁新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夏而
埴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簾竹音也
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簾板詩曰天
之牖民如埴如簾是埴簾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
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觀周官小師教埴簾瞽矇播之
笙師兼簾而教之詳於埴略於簾者以埴主倡始不
得不詳簾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
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
歡埴簾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真餘耳
之光初蕭朱之隙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
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埴蘇成公善簾由是觀之豈詩
人因其所善取譬邪世本曰暴公作埴蘇公作簾是

一知塤簫之作其來尚矣塤又作塤簫又作
金方而土負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中為
水而已一從負則一之形也簫本起黃鍾之命如笛
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簫或作簫者與簫不齊故也

鼓鐘

鼓鐘鏘鏘淮水淊淊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

周官鐃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
晉平公鼓鐘杜預問鐘聲曰安在爾雅云徒鼓鐘謂
之脩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為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
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也非持鼓鐘以自娛抑又伐

磬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簫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
先王所爲而已昔齊景公欲爲流連之樂而晏子以
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舍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
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是得易所謂其豫成有渝
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曾齊景公之不若詩
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磬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德顯有以
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爲琴瑟笙簫竹其發爲
笙乾音石其發爲磬周官眡瞭掌鼗笙磬笙師掌共
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
其南笙鐘是磬與鐘同爲陽聲應笙之磬而笙亦
應之也鐘與笙則一陰一陽而已鼓應笙之鐘而笙

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鏞均
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
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
反爲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爲和以雅以
南以簫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
失節者也言以反爲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
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簫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
簫萬武舞也簫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
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力
可知矣簫則文舞言簫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
要之播於中聲之簫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

備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瑟
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籌不備
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
謂禮之用和爲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
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
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湎慢易
之患邪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德以宜之鼓鐘之刺曷
可已哉

楚茨

禮樂既備鐘鼓既戒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主不行故主一德與一者

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既備是禮主其戒而以進爲文也豈卑者舉之聲者與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既戒是樂主其盈而以反爲文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既備邪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以絺夏鷺夏九叙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鼓欲其既戒邪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神人亦何獨不然蓋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時君子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歡心而與之祭祀我孔懷矣式禮莫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必芳孝祀享之以物

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俎位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及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第六

六終

樂書卷第六十七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牽

賓之初筵

楚茨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遵

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哀
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以送
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者豈孝
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
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
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尸出入則奏肆
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

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似王后薦玉豆胾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繼之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緩後祿豈非鼓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邪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則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之室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盡也

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具入奏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樂也湛露天子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亦此意也古之作樂奏黃鐘者必歌大呂舞雲門奏太簇者必歌應鐘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具舉豈特鐘鼓而已哉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蓋備物而祭之者禮也作樂而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

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
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御
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
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
歛鬴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鬴頌擊土鼓以
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詩雅之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則蜡以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
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牽

四牡騤騤六轡如琴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

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前之樂也以六轡御四
牡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率以如琴
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
太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賓之初筵

鐘鼓既設舉醴送送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
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為然周官大司樂大射三
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蓋
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奏王夏
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
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詩樂
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

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
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君尊故
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
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建
鼓在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其南鼓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鼙
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以至瑟歌鹿鳴三終
下管新宮三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
騶首卒奏陔騶是詩經何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
彤弓言鐘鼓既設為鄉飲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
為大射擇士故也

皆出以出而會之故音計之檜機之爲木松葉栢
身則葉與身皆直以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機而文
王以德行仁如之物大謂之賁道大謂之路賁異於
路鼓者事之主作之大故也凡樂象成民功爲大夫
鐘謂之鐻者以其能考民功之大故也文王有靈德
妙之而爲道顯之而爲業苟不假仁以行之則民亦
孰知其爲靈而樂附之邪傳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
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故也由是觀之
文王之德所以降而在民散而在物民物共由之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以德行仁之効也作樂以形容
之其誰曰不宜古者作樂所以道陰陽之和者也文
爲陽而鼓所以作陽聲也武爲陰而鐘所以聚陰聲
也文王以文治故靈臺之樂先鼓而後鐘武王以武

功故執競之樂先鐘而後鼓惟其時物而已然文王
之樂以鼓鐘言之則大矣而未備至武王然後磬管
將成王然後蕭管備舉此靈臺所以列於雅執競
有聲所以有頌也

於論鼓鐘

鼓者冬至之音其大麗似天鐘者立秋之音其統實
似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鐘鼓樂之器而樂非
器也有精微之義存焉然鐘鼓不論吾無以知其義
矣古之論樂者論倫無患則論其情而已其論其義
也其文足論而不息則論其文而已亦非論其義也
論其義則得之於耳而心喻之得之於心而神受之
三言其理而已哉荀卿曰鐘鼓以道志於論鼓
鐘者之志莫非鼓也而六之謂之貴

其義鐘也而大者謂之鐘於論賁鼓其義見於作大事
其義鐘也其義見於考大功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
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而附之者以其有事功之大
素信於民故也文王之樂其琴瑟笙簧見於聲鳴其詩
舞見於伐木是詩特詳於鐘鼓者舉其大而巳此大雅
言樂所以異於小雅歟

於樂辟靡

夏后氏以序名學則主以禮射而略於樂商人以尊宗
名學則主以樂教而略於禮周人兼而用之而名其學
以辟靡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靡者和之所自
生本之以爲樂辟靡以本之則禮樂之教足以同人心
出治道其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何有蓋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以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故樂

吾成己之道自仁之於父子充之至於聖人之於天道
樂吾成物之道也自盡人之性推之至於盡物之性道
志道事以詩書道行道和以禮樂樂吾允文之道也受
成出師資之以爲謀反奠獻歸之以爲功樂吾允武
之道也文王之道見於離離在宮者不以善服人而以
善養之及其卒也壯者抗強行之志而有造老者激已
情之氣而無數樂道之効至於此豈特樂輪而已
哉文王立辟離於豐武王廣之於鎬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不中心悅而誠服皞皞如也彼亦孰知其樂爲哉
魯僖公之頌思樂泮水言采其芹不過樂其禮教而已
語其道則未也鐘鼓言以論辟離言於樂必兩言之者
所以歎美之有言之不足之意故也

樂書卷之四六十八終

有卷阿屈納之禮賢者之於民有飄風化養之道有
化之道則其德成而四方以爲則此三事之所自成
也有養之道則其政舉而四方以爲綱此六府之所
自成也周自后稷教民稼穡公劉厚民事則六府固
已修矣民德歸厚見於伐木俾爾單厚見於天保積
而至於忠厚之行葦則成王復何爲哉作樂以歌其
成而已夫然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召康
公三篇之戒終焉此九叙惟歌繼之以戒之用休俾
勿壞之意也然其戒始於公劉之厚民事所以急先
務也終於卷阿之求賢所以急親賢也堯舜仁智不
過如此是則召康公之於成王亦伊尹俾厥后惟堯
舜之心歟傳曰歌者直已而陳德由是知召康公矢
詩以歌之雖曰樂成王治功之成亦所以直已而陳

五

德也與夫蘇公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者異矣

樂書卷第十九終

漢書卷第七十

詩訓義

周頌

維清

執競

有瞽

維清

維清奏象舞也

言事有祥象事知器維周之積則福之先見事之有祥者也象舞則王事兆見事之知器者也以吉事之祥寓於象事之器則文王之舞所以象成者執恭有天下之象邪樂記曰樂者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之時雖王事兆見而大統猶未既集也以未既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此所以謂之象舞歟文王世子明堂

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箭
南蓋文王之樂歌維清於堂上奏鐘鼓舞象於堂下
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肇上帝
之禋而已未及於群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矣
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矣然則維周之樂豈過是哉
先儒以象爲武王樂誤矣

執競

鼓嗶嗶磬將將

古之王著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故商之功成在成湯
其詩曰祈我烈祖繼之以軌鼓淵淵嗶嗶管聲周之
功成在武王其詩曰無競維烈繼之以鐘鼓嗶嗶磬
將將將將鼓淵淵則聞之必遠象其能廣祖之聲
教也嗶嗶管聲則作之必備象其能成祖之事也

則聲之大以象武王之烈至而充實也
已夫樂象成者也如此而已然鐘與鼓應則磬與
之磬雖不一而應磬之磬則笙之磬而已磬磬
病非笙磬同音而何荀卿亦曰從以磬管鐘鼓嗶嗶
為武王之美而鼓鐘欽欽反為幽王之刺者以幽王
作流連之樂而不知反其音比於慢矣故言欽欽之
敬以刺之周頌作磬商頌作管者蓋何志為司探本為
官筭於禮器為末管於樂器為本故也自探樂器之
本言之謂之管自完十二律之管言之謂之磬其實
一也爾雅曰錚錚樂也或從口主聲言之或從金主
聲言之其為樂之美一也

有瞽

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故
作樂於明而合祖於幽彼其所作非苟然也蓋亦因
循體自然而已然周之作樂文王見於靈臺維其
王見於執競與武豈始作於有瞽邪其所以言以
者作備樂故也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庸非始作備樂以合乎祖
之謂歟雖然有瞽特作於宗廟之中非郊丘之祭也
故止言先祖是聽而已作樂而合乎先祖之樂豈徒
寫鐘鐃以樂吾心哉實有以形容祖之功德合乎祖
之所賦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也南齊鄭義奏更以翟爲留謂翟以髦篇飾以羽翟
武帝曰翟是五雉之一取其髦羽以兼之耳寧謂羌笛
邪其說是也

令太樂以雉羽擯疊爲之而聚畫其柄豈亦近古制歟
春秋公羊傳魯隱公六年考仲子宮初獻六羽何休曰
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是流於漸卦其羽可
用爲儀之說不知礼有夏簫之又詩有秉翟之義也

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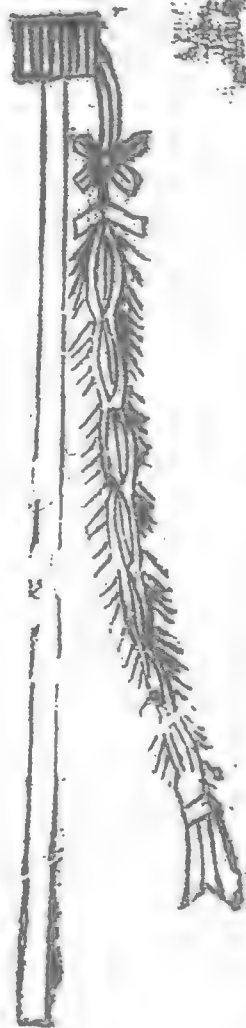


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鷩羽無冬無夏值其鷩羽蓋
羽舞者所執鷩羽舞者所建既值其所執之鷩羽又值其
所建之鷩羽是常舞而不知反者也宛丘刺之豈不宜哉
聖朝太樂文舞不以翟羽而以鷩羽之舞素而無文特
陳國之淫樂非先王雅舞也易而復古此其時乎

翻

肅

羽葆



君子陽陽曰左執罷宛丘詩曰值其鷺翮爾雅曰翮也郭璞以爲今之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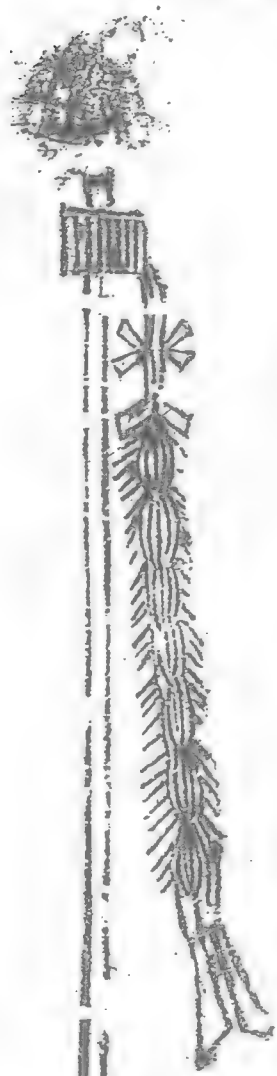
聖朝太樂所用高七尺千首樓木鳳江髦一重綴纁帛畫升龍焉二工執之分并於左右以引文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旌



春秋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
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蓋旌夏大旌也舞者行列
以大旌表識之也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亦其類
歟然武樂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
聖朝太樂所用注旌二重高纛等二工分立左右以引
武舞亦得古之遺制也

節



周官瞽瞍之職一曰三十一人則其言有瞽有瞽兼上中下瞽而言之也蓋瞽之字上從瞽以其主於鼓樂故也下從目以其下目一於聽故也其來則大司樂謂之其歌則大師帥之和之則在眡瞭焉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歟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蓋有眡瞭相之不待及階及席而已商入以瞽宗名學周之主以樂教者祭之瞽宗必言在周之庭明非商學故也

設業設虞崇牙植羽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其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虛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其虛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羸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

高以峻廣則植之設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
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垂羽是也蓋筍廣所以懸鐘磬崇牙璧垂所以飾
筍虛夏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垂
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所以言設業設崇牙
植羽也極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植牆之飾亦有璧
垂而與筍廣同者爲欲使人勿知有惡焉爾靈臺之
詩言虛業而不及管簋維橫以爲崇牙而不及植羽
爲其非作滿樂故也靈臺先虛而後業是詩先業
後虛者虛於業爲太業於虛爲小文王之樂大矣
未備故先其大者成王之樂不舉小不足以見其備
故先其小者

樂書卷第七十一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應田縣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周官大師大祭祀
公奏鼓鞀大饗亦如之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蓋
鼓小鼓之鞀小師之職也祭饗用焉大師則令之而
已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鞀在其東南鼓
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大射有朔鼗應鼗
是詩有應田縣鼓北儒以田爲鞀則朔鼗鞀鼓皆小
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
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吳而實同也先儒謂商人加左鞀右應以爲衆樂之節蓋亦有所受之也昔少昊氏造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桴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桴桴鼓周縣鼓是也然縣鼓本出於建鼓則縣鼓大鼓也應田縣鼓則先小後大所以爲備樂也誤業然後設虞亦此意歟記曰其功大者其樂備言其備樂如此則功可知矣鄭氏以田爲大鞀非也

鞀磬祝圀

爾雅大鼗謂之鼗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大磬謂之鼗以其聲清而高故也祝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圀以爲樂能以及爲文非特不失已也

有樂過之義焉以爲樂而作之必鼓之欲止者戒

之於早也故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鼓者衆之於
後也傳曰祝敵者終始之聲斯言信矣蓋執所以此
奏鼓堂下之樂也響則上聲而遠聞堂上之樂也堂
上堂下之樂備奏其令止有時制命於祝圉而已書
曰鳥擊禮曰拊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揭荀子曰執
祝拊控揭似萬物則祝圉以控揭爲體控揭以拊擊
爲用也今夫堂上之樂象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象
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執祝控揭爲似萬物則是以
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祝圉控揭一物而異名荀卿
以祝控離而二之亦誤矣執又作拊者執先左右
之也鼓先在上先之也圉又作敵者以其樂而止之
故爲敵以其樂樂之過焉故爲圉其實一也周官縣
鐘掌凡樂事播鼗擊鼗鼗堂磬小師掌教鼓鼗祝敵

增簫管聲掌播鼓祝敵增簫管是皆先起鼓而聲大
之先祝敵而簫管次之是詩言鼓瑟祝國繼之簫管
備舉固作樂之序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
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大管謂之簫
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箛以其聲小而深也其
中謂之簞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
水中也蓋簫以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
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
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鼗
矇吹之笙師則簫管是器而用要皆堂下之樂器
之尤小者也舉器之尤小尤見樂之所以為清也

[illegible]

記言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繼之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蓋有是器然後有是節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所謂文
采也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所謂節奏也楚
宋詩曰樂具入奏此言備奏者小備謂之具故樂記
於禮言具於樂言備荀卿亦曰終始具而聖人之道
備矣是具可以言備而備不止於具楚茨非論備樂
故止言具奏而已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肅者敬之在心雝者和之在形心敬者其形和則肅
雖存乎人樂者審一以定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
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則和鳴存乎樂記曰動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豈
非肅雝在人和鳴在樂之謂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

乎祖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聞其聲之者其人
未有不肅雝觀其人之肅雝者其樂夫有不和鳴記
曰樂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於此見矣
若夫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僻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也子夏論樂及此必繼之肅雝和鳴者以謂其人非
肅雝其樂非和鳴且不可用於祭祀以感神況可用
以感人乎幽有以感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人而
我客於止其於永觀厥成也何有舜之作樂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篳簫以間簫
韶九成卒至於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亦何
異此言聲又言和鳴者聲則在樂鳴則取諸物而已
齊人爲晉康取麇屬聲大而宏者以爲鐘康取麇屬

聲清揚而遠聞者以爲聲虞故擊其所縣皆由其虞
鳴至於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稽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管夷吾之論五聲有似馬之鳴野者
有似雞之鳴木者有似牛之鳴窳者豈非其聲在樂
其鳴取諸物邪莊周有之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蓋鐘
磬金磬聲石皆待考然後鳴其鳴也必由其虞而已
律記之言鍾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虞書之
言磬亦曰鳴球而巳蓋取諸此

卷第七十一終

詩訓義

周頌

有瞽

有客

武

酌

有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昔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滕定公之葬有四方來觀者觀禮之成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者觀樂之成也子謂魯大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之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始作備樂而合乎祖不過主大武而已其成於六變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二王之後國於杞宋其
來助祭則賓之而弗曰有客之適焉我客矣止豈特有
振鷺之容善習於禮以永終譽爲哉將以永觀吾作樂
之成而已傳曰夫樂象成也者武樂之成終於崇天子
是則二王之後矣止而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
與商頌我有嘉客亦不夷憚同義觀有客之頌曰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特美微子之旨而已是詩所謂我客者
亦不過二王之後之國也言其曰矣止如此則其君可
知矣

有客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殺戮之威在征討道德之威在禮樂古之人以射御之
事爲禮千戚之舞爲樂然則禮樂之於天下有不

爲人主之威乎蓋王者之於禮樂實所以自出也有之
固足以爲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宜有也有之斯爲
過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今夫二王之後在周
有不純臣之義非若在庭之臣也以其有不純臣之義
待之以不純臣之禮使之統承先王用王者禮樂所以
優異之也彼雖得用王者禮樂亦不過施先王之廟而
已若夫非先王之廟而用之亦未免乎僭矣然則魯非
二王之後亦得用王者禮樂故閔宮之頌白牡辟廱以
爲禮萬舞洋洋以爲樂者以周公有王者之勲勞錫之
以王者之禮樂其有淫威亦不害與二王之後同也

武

武奏大武也

春秋傳曰於文生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

也所以示志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
講武其事也大武之所以爲武不過如此周官大司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由是觀之則大
武則歌武詩而舞之可知矣樂師凡樂出入于宮中
鼓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於執事祀武三代之
以鐘鼓嗶嗶則武奏大武豈不以鐘鼓耶

酌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所以致太平之業也
故天之命文王也所以立大武之樂也

武王作之於前成王
於後成之有道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成之道也
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
酌之詩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武本毒天下反以
養天下者安民和眾豐財之德而已今天勺水爲勺酌
酒爲酌則酌也昔有挹而損之道焉周之興也建邦
啓士於后稷肇基王迹於太王篤前列於公劉勤王家
於王季至文王然後受方以朝諸侯受國以有天下其
所以積行累功致王業艱難者無非養天下之道成王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成之有道矣其作樂告成
而形容之不亦可乎故其詩曰我龍受之踴躍王之造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爾公爲言事也大武則王事
而已其所以衆允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非私乎

身也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則王事終始無虧尚
何未盡善之有乎是詩不言奏者以其告成而已與武
奏大武異矣不言舞者以維清見之與武奏大武同意
矣燕禮言若舞則勺記言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皆
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大夏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
由此以觀周之舞也豈不重武宿夜歟此酌與象所以
不言大異乎大武配六樂而謂之大也豈非周之大統
大勳至是然後集邪傳曰舜樂莫盛於韶周樂莫盛於
酌以韶爲盛則是以酌爲盛是不知舞莫重於武宿夜
之說也白虎通謂之周公之樂曰酌一何疎邪

樂書卷第七十三

詩訓義

魯頌

有駉

泂水

閟宮

商頌

那

有駉

振振鷖鷖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鷖鷖于
衆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

搏酒簋二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駉頌魚君臣

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鷖之爲物其質素白閑水而

善捕魚其質素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閑水則習禮之

譬也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睢鳩

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
人臣之道索白以明其德習禮以莊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
其禮既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
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
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
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
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
官爲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勳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
之禮樂其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
魯王禮邪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殺
乎士之有詩也邾公始婦人擊而弔由臺始孰謂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有道之
國莫甚於魯魯有賓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爲近
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
而已後世以鷺飾鼓因謂之鷺爲鼓精豈惑越王不
經之事而爲之說乎

泮水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辟生於墻壁之
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靡生於
離渠之離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
之教辟雍以本之未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
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雍之
制猶天子宮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蓋水有

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此禮
而芹藻蘋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
藻茹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雖而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
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屈此羣
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小大故也鄭之
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以刺
其禮廢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
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類宮周學也禮器曰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則類宮周人
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
於之有事焉然則序與黻宗蓋設於類宮左右而米
廩其公宮南之小學也

闕宮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封曲阜
魯公世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用
黃目灌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用
俎用琬琰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
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天子之禮
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邊豆則蠶黃
曰雕篋琬琰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
夏變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八佾於羣公之

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况卒仲遂叔弓
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祭罷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
有事于武宮簫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也

商頌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古之王者治定必
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
世爲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爲商拯
民於塗炭之中實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
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
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

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于戴公凡數世
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
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
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
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莊周謂曾子曳尾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
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
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
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
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
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爲周戒詩不云乎商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然則周臨金匱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第七十三終

樂書卷第七十四

詩訓義

商頌

那

循與那與置我鼓鼓奏鼓簡簡作我烈祖湯孫奏假終
我思成

正北之坎爲韋則鼓爲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警整
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祝鼓敵
鼓懸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
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
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土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
貴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
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

爲一檀四按焉貴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
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鞀鼓
者如此鞀非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鞀從之矣禮
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鞀
鼓以衍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
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緩之邪在易之
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
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況宗廟烝嘗之
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
謂殷人尚聲邪

鞀鼓淵淵噓噓管聲

華音兆於北方則播而爲鼗鼓竹音運乎十二月則
發而爲管聲也夫鼗鼓雷鼓以禮天神靈鼓

靈鼗以禮地示明鼓路鼗以禮人鬼則鼗鼗淵淵非
雷鼓雷鼗鼗鼗鼗也路鼓路鼗而已以竹之管
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之管
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鼗鼗鼗之以
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噤噤何也蓋鼗鼗必待奏之然
後聞其聲管聲與鼗鼓合奏聞其噤噤之聲知爲管
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鼗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
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鼗也
故鼗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
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
有冬物有金有土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聲嘗謂有貴賤焉有
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
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
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
有至於此則磬之所上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爲衆聲
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爲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
爲主故言簫韶九成

鼓有數萬舞有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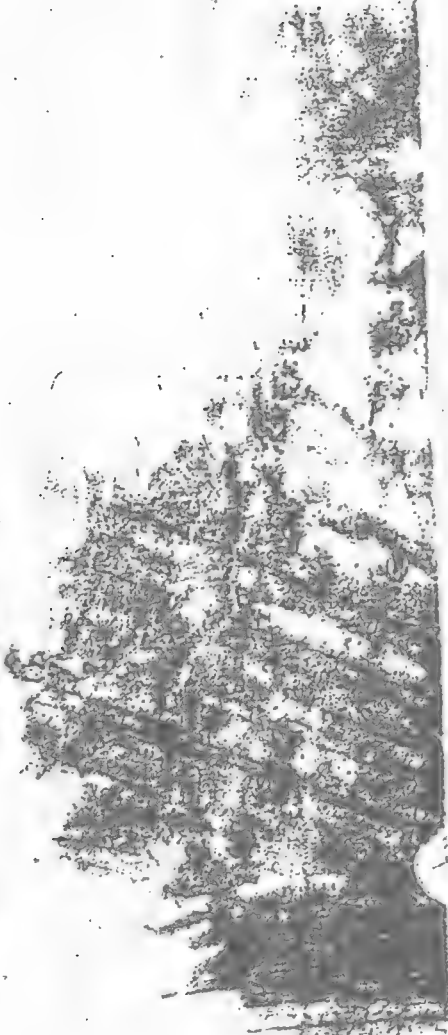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
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周則奏鼓鼗鼗大矣
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尚鼗鼗昧昧也周人尚鼗
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新以爲樂也
豈不以樂之大然則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鞀鼓合正
祝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
言依我磬聲則屢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
言鞀鼓管鏞則祝敔笙簧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
保口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
下諧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
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略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
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
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官言萬舞洋洋
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變美其綴兆之衆
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漢在周爲大武
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
王周萬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卷之二十四終

三

子長



書卷第七十五

尚書訓義

虞書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
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
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顏淵之
問於商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不表裏於
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
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蓋堯放上世之勲績
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
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
必稽焉楊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

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洽者禮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畫必斷自堯舜其論樂亦斷自一帝夫豈以黃帝而一爲不足取也誠以禮義峭峭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邪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爲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蓋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爲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盛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動若靜若實若虛若沉

若淳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
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
易茲八物矣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爲果臝者
震也故其音匏震爲竹故其音竹巽爲木故其音木
離爲金故其音金乾爲王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
爲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蠶
爲繫焉龍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竹聲清越
春分之音也管簫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祝敔
爲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鐘石聲溫潤立
冬之音也莫尚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尚於
柷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革失之洪
蕤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
一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義然後爲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
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
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太師之職而已
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
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者
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
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
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
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爲先革絲次之木
匏竹爲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
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
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

陽順序其所生故也華絲居南北之正先輩而後絲
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
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爲能知樂之本而樂能和之
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胥子則夔
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
胥子以四德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
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
和祗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之以
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

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爲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
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
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以
樂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
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胄子哉教之以直而溫寬
以柔則知教之所由興教之以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
然後可以爲人師矣嗟教胄子如此其於爲人師之
道固裕如也孰謂嘆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
子非特樂德也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
胄子不足於此邪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
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
該之而已

爲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
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鬪喜則詠歌
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求在
心是心卷耳作見后廷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
驕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
王此詩所以言志也皋陶賡歌所以求吾
少九歌所以求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
所以言四牡之所歌所以求吾將母之言
人歌所以求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求言也
志者莫辨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
乙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
言之豈歌求言之意邪蓋詩人言也歌人聲

一 如金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爲先歌次之以詩
志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
志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言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
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反
言者舞以八人爲侑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
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夢之
然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別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誓
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曰
詩有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詩頌聲賦
元詩後歌
言事樂之
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書卷第七十六

尚書訓義

虞書

舜典

大禹謨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鐘五行之秀氣其出爲五言之永律必和
五行之聲蓋詠以永爲體永以詠爲用故舜之作樂
琴瑟以詠所以爲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爲律和
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
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
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
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宮爲君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希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放其
臣讓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微爲事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爲物不以律和之
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
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
律爲之音其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天陽六爲
律則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
所謂律也陰六爲呂則大呂應鍾南呂函鍾中呂夾
鍾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
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
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
以同六始則六同配之何也謂之七言可也

曰述天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呂匹
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一陽爲同呂謂以命體
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
也此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
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
無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
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陽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之謂邪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

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
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
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
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
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
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
人之爲鬼言人則知神之爲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
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呂而三
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
故邪陽雜有之周之禮樂無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邪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

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鐘師以鐘鼓奏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褻夏驚夏杜子
春口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褻夏公出入奏驚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
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
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爲之戒也禹作
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爲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豈非先患慮患而戒之乎今天下之民以王
者爲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爲之君故王出入奏王
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
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
以召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真

此內之爲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
事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客悅
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爲文西南爲
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
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
有功奏章夏古者將以章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
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
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
之待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
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待妾族夏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
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械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

戒夏大射公入驚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
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
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驚示戒焉故公
出入奏驚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
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驚夏以反爲文也若然尚
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
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

樂書卷第七十七

尚書訓義

上集書

大禹謨

益稷

大禹謨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舞有文武有大小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雖殊其所以爲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蓋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器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

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旅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違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謨

數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宗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
故詩曰執訊連連收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
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
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
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
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
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
則數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爲

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邪楊雄謂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曲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上爲主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

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昭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舞可知矣

二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譏訕至欲並生哉者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是勸矣蓋舜之於股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口以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而責之使爲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爲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戛擊

一戛擊如以戈戛以止樂器之所以爲故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爲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先憂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天論倫無思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憂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也豈不爲得樂之情也歟禮記曰戛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則堂位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昭晉

其藏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王之於石類也玉
序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
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
之自然可以爲鳴球衆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
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
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爲器韋表襮裏
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
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拊鞞而鞞是也其設則堂上
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
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可知矣夫大祝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樂而巳此先夏擊後搏拊禮記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加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不得不異

樂書卷第七十八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瑟大琴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洒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虛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瑟



瑟以礼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礼地示龍門之琴瑟以
礼人鬼是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琴
瑟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
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圜
丘方澤之意也儀礼鄉飲酒礼二人皆左何瑟後首
擗越燕礼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䟽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
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
鬼神示可知虞實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羣后
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蹠蹠鳳凰來儀則

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爲表裏而已

管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遠有裨興有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二匏竹在下賈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蔡氏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璽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雖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邪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爲末以竹爲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箏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蓋其

狀如簫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爲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爲部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鑒之吹竽展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筩詩曰磬筩將將是也或作琯傳稱白玉琯是也廣雅曰管象簫長八尺圍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爲言歟

鼗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北奏鼓者也天道先於北方其於卦爲坎其於音爲革則鼗鼓冬至之音也鼗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

謂之料以其聲小而速故也月令修韶舞世紀帝嘗
命雋作鞀鞀大謂六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
同則鞀鞀一也以之作樂為鼓作已而為鞀則鼓鞀
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鞀以樂天神靈鼓靈鞀
以樂地示路鼓路鞀以樂人鬼鼓人掌教其鼓而不
及鞀儀禮大射鞀倚于頌磬西絃而不及鼓互備故
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知坎音
革之意也

合止祝敔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圉
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者本也祝梧
者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
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

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敵之
爲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銀鐸
者三九之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
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
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戛擊禮曰稽擊
樂記曰聖人作爲柷敔荀卿曰鞀柷拊柷敔似萬物
蓋柷敔以柷爲體柷敔以戛稽擊爲用也爾雅曰
所以鼓柷謂之鼗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
止者戒之於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鼗
者繫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虛必欲
虛柷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
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之形歟然則樂
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邪曰柷敔

器也。夏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鞀祝楳爲似萬物。則是以前堂下之拊亦似之誤矣。今夫祝楳一物而異名。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樂書卷第七十八終

樂書卷第七十九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踳踳

大笙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
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小者
謂之鐸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爲器以匏爲之包竹揔
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爲器以金爲之
能宮能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禮大射儀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笙震音也於方
爲陽鏞充音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共鐘笙之樂是
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詩曰

笙磬同音周官眠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
爲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儀禮有衆笙
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
鏞則異音而同樂蓋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
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次之商
詩以置我鞀鼓爲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爲先維
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
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
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
之意也仲尼曰樂亡樂亡鐘鼓亡乎哉以爲樂在於
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
則鐘鼓不絃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詠則升歌以貴人
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

聲也堂上之樂生乎聲依永非不以律紀之堂下之樂生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言間則律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鑄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鑄師則鐘大而鑄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有鑄無鐘鳴其細也此其辨與鄭氏謂鑄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鑄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謂之箴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故大者四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其

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蓋簫以
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
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
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鼗膠吹之笙師則
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
宮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
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爲樂之大成則管亦可知也列
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故王道至九
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淳氣
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之所致也古者功
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
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爲能著萬物之
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玄黿

爲之率無賴已鼓瑟而六馬爲之仰秣伯牙鼓琴而
流水出聽而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變奏簫韶而
鳳凰來儀因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三五
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
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
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
又作聲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
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礼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鷦而雌鷦鷯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爲礼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礼之後亦所以象鳳凰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凰陰物也靜而和終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下法度彰礼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襲堯舜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礼樂固已著則其作樂

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爲之感
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六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樂書卷第七十九終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

顧命

益稷

夢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制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垂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每每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間之器臣莫不和敬

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
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
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
尚聲爲衆聲所依邪擊石扞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
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
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殷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
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
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
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
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
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
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
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
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情萬
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
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益為能
而以能戒為差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至五人
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得之環而
已帝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勸天之命

惟時惟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焉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湏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嘆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為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為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養德

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惠言酒未
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
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是此五子
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
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
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古之賢王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實聰
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
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
乎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
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

其制
仁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
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
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何
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
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宮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
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
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常舞于宮而已此
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
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粉所以疾亂
而西門又不足道也

頤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鼓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掌上之樂先三所以象德而
樂美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鼓
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
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
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
武而已脩之舞衣豈魯國之服為不失古人之制歟漢
武也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袂蓋有所受之地

樂書卷第八十一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燭宮之類是已仲子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君子猶以爲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

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爲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爲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爲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爲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重爾春秋何爲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

考同孰謂成之爲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獻
畝之初異孰謂猶爲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
武與卒叔弓言簫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不然
閼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
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
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
得譎見于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
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尔左氏謂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瞽奏鼓嗇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

不三齋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類林則所
謂有事于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
所謂繹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千舞也簫者
何簫舞也千舞有形而無聲簫舞則不然而形從之
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
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
蓋廟祭百禮也臣卒以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
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
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簫而卒事則君
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簫而不爲樂舞若廢
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繹猶也春秋
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
一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

是其猶如此則至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驪
其事固同猶卒仲遂何也曰釐之於隱公君臣之義敦
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釐而著遂
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
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
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
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入去篇非特
繹祭抑又綴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入去篇
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
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爲宣公失禮不
忠於子赤也果爲不忠於子赤奚辭卒而

卷二十一

宣公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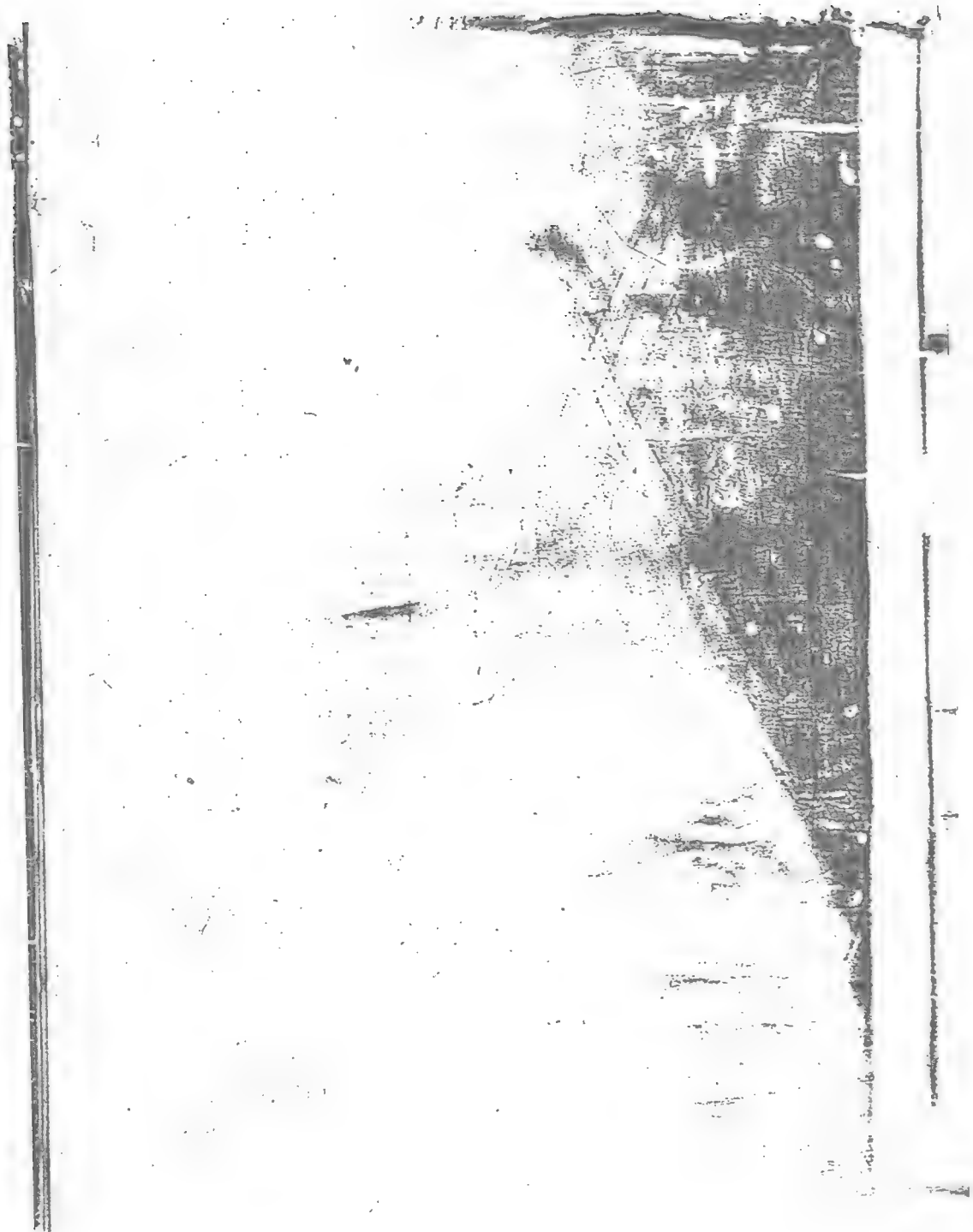
宣公

二十

宣公

樂書卷第八十一終

525



樂書卷第八十二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三

坎上乾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爲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爲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爲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

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

坤上坎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

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宜真應昭昭者皆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竊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
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
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
全之効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不
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
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
據坎之體於象爲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
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
秋傳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以律不臧無害爲吉
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爲凶失勝之道故
也昔王良從禽爲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爲失
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爲善彼從禽猶若
是况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爲而要中功

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
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
事重民命則易之興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
信然以初六爲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
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
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
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
何也曰迷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匹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陽爲同呂命以體間
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
是卦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豫

䷏

坤上
震下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
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
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
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
地爲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
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
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戶啓戶則蟄者奮雷
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爲樂之祀
驚之以雷霆莊周以爲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
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
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

爲然以殷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
殷學主以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
殷人尚聲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
有稱帝乙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
已周之盛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
作樂以薦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
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
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教辟類
牛馬桑輅之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
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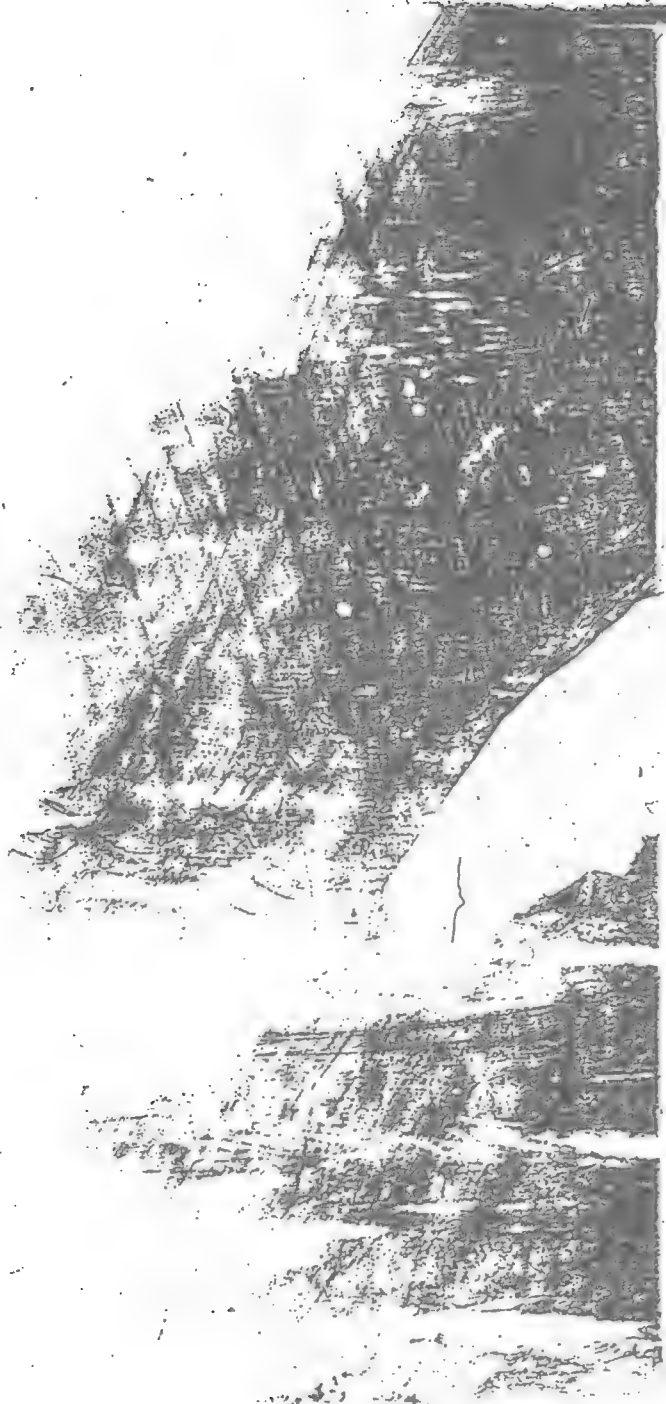
比

比卦坤上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
益正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益謂之正正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審是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正之象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益正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益正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第八十二終

樂書卷第八十二



樂書卷第八十二

周易訓義

次

離

萃

升

既濟

艮
艮辭

次

坎

坎上

六四

樽

酒

簋

貳

用

缶

納

約

自

牖

象曰樽

剛柔

際也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

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

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貳禮之至薄者也用缶

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

無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

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禮

賢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
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齊樂
女爲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悅
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僞則事約
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
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義
在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故
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坎之
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
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

離

三 離上九三日其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憂凶
曰日其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所以鼓記謂之止所
以鼓故謂之鼗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鏗瑟謂之鼓瑟
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
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
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
缶以歌樂則大耋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
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此之謂也比之初
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
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
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

坤下

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

輪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升

升

巽下坤上

象曰地中生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

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既濟

既濟

坎下離上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

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天地之間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具剛柔之性盡

柔之性而有孚者萃之六二也盡剛之性而有孚者

升之九二也然孚者誠之至誠者性之德萃不以孚

則其聚易散升不以孚則其升易困詎能無咎乎且

陽道常饒饒則豐陰道常乏乏則約六二以陰居陰九

二以陽居陰六為物則約而非豐其為禮則不隆其

孝經訓義

孝經訓義

三才

紀孝行

廣要道

三才

子曰其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
 之望也

肅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
在焉蓋孝之爲道真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
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
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
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
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爲禮樂豈端人性逆
人情而爲之哉是故以之成藝天下之教不肅而自
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言之
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
贊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
之爲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
則民乖離而無耻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本

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皆定最省而已必使之
相親而為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而
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為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
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
王導民以禮樂其効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待其
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
者為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
也睦則有親而無踈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
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
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
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為愛敬記曰禮
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擇之於
外則形而為好惡故記曰禮者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

樂是以孔子之

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
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
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
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
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
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豈非導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樂行

子曰聖王之治天下親之尊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事親之心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人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爲事
親之實禮樂爲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
致其敬所以爲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爲樂敬其父則
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
之効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効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
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
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爲禮也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爲樂也由是觀之禮云
禮云玉帛六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本實在
於孝而已矣

廣要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薄之俗可

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
効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
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
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効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遷
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
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禮
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
而論之民欲其安而欲其治而論之民欲其安而
毋不敬而其効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己以敬而其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八佾

子曰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
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美哉於三家之堂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楊雄曰周之禮樂庶事
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
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摯適齊亞
室十道楚三處皆道衰四散鉅瀆秦鼓方叔入於河
南盡武入於漢少師陽擊麋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
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
及其甚也陪臣不倍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
家之雍徹皆臣之僭天子者也其為不仁不智也甚

夫蓋舞所以行八風舞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
舞必以八人為僉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
夫天四之舞僉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
僉凡六十四人舞者皆僉臣也不舞二僉而舞八僉
是僉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僉
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而已文王世子曰大樂正學舞于成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僉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二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助各於下故於八僉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意也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孝士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眡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用於徹與鹿鳴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佾則是言諸侯四佾則非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爲首六藝以禮樂爲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爲質也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

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
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
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
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
本孟子以仁之實爲孝義之實爲悌同意蓋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
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
享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
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玄爾老氏提提仁義絕
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關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難矣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拘於法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爲仁義發性情以爲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不求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致其樂文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焉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二義可知豈不爲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詩者厚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幽則勤而不怨吳季札以二南爲勤而不怨豈爲樂而不淫何也蓋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幽勤而不怨則幽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幽國之風也

樂書卷第八十六

論語訓義

八佾

八佾

述而

泰伯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襄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蓋羽之爲物翕則合而斂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規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繼之純如也則五聲畢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繳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

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徽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繩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舜武王伐紂為禮之適平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則講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齊之美而武盡美矣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

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者嘆美之辭蕭韶力
成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
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
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美
也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
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
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
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
節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

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衰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義而已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爲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顏淵三月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憂之至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達樂非窮通也樂道而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况與人歌而善乎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已也昔孔子遭阨於匡謂子路曰汝歌乎和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而後和之之意歟曾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憲之弦蓬戶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秦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

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
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
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文
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先
之以安弦以至憂之教胥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樂
之教國子弟亦先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尼
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
樂之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
立而已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

素

主

曰師塾之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之衣敷周康之時

至治矣逮德下衰

誦之聲蓋洋洋乎

哉必也論其義正

之於心而已師

至於適齊者豈得

亦無補於時也孰

子產子哉

風下而正夫婦也其三

下關雎作乎上亦可謂

矣夫師塾治而正之而

其所治豈特誦之聲

也哉世聞之者其於

於周之治正關雎之

哉豈獨一治正關雎

去周遠矣云云

非苟云云

道之何其蓋足樂而不
邪氣得接焉是光王上樂之
惠能不亂而失其所哉三
君之而及然後樂始盛
不也樂既三則

次之正考甫得

子列於周魯通之

帝各得其所邪下

有志於學孔子

齊秦次唐而

不得其所矣此特以

發頌之音而已傳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

則吾從先進

時有先後禮樂有

足故曰野人後進

其文則非躬行者

四書三下

於周之太師多一二

者六篇而已豈非樂至而

曰吾於禮樂王天而已亦一

然季札等亦於三事不

出魏不次齊而人秦是國風

推頌為言音樂之所以正者本

云耳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曰之

質先進於禮樂則其重而文不

禮樂既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既

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枉

四二

以曲然後直救時
錄絕筆瑟而天下
天下人始含其謂
以樂為和謂之
得首其色然也
言文實二曰從周
道之中從周從
中者此也洪範三
子曰田之義美為
傳曰子路鼓瑟
不才也非有
制音也義也

偏然後正也莊周曰騷亂六律
始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而
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礼為
與後進之君子同意孔子登封
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論語之
曰從先進有曰伐木者歌
者時之孔子思所謂君子而時
其施以公侯彊平亦若是已
止之明

鄭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曰求來爾矣不謂由矣先三
而彼小人則不然幾夫以之
而求未以象

樂書卷第八

論語訓義

先進

子路

憲問

先進

子曰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戕歌哭而請爾雅曰舞雩也由是推之舞雩之祭非旱暵若國大旱則不必爲之非有常時也記曰雩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祭是雩祭或春或秋皆遇旱而爲之不必龍見之時也此言舞雩

於春服既成之時非黨正秋祭之時也春秋書大旱
二書大雩二十多譏非大旱爲之却又著僭用天子
之禮而已左氏皆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
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周之仲夏龍見之
時非常旱之月也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則
其所以舞詠而歸者在道而不在雩故孔子與之樊
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以崇德辨惑爲問雖未能無
惑而一志於樂道亦孔子之所善也然擬之子路將
有公西華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有闕矣魯之舞雩
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
人同故邪

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
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大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非所以爲政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非所以爲禮樂也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非所以爲刑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爲政孔子以下道爲先務
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彖曰聖人以順動刑
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教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
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興本於豫順以動其言亦

相爲表裏而已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爲迂豈不野哉

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大與之性君子得之以爲德性與之才君子達之以爲藝言冉求之藝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無非天下之達德也據於德以爲本游於藝以爲末則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爲禮行而樂之以爲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爲成人之君子矣孔子謂顏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

行也充四子之實進而至於顏回然後可以語成人之行故其問爲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至於冉求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則亦可以爲成人者惟顏子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又非於此豈特可以而已哉易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其中則成位於天地之中者賢人之能事成人之至也亦豈不本於禮樂之簡易乎王通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楊雄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是觀之王通之論成人未爲無失楊雄論社稷之臣亦未爲俱得也孔子以成人之道在禮樂如此莊周反謂禮樂備行則天下亂

蓋有爲而言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其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簣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荷簣之譏孔子猶釣者之譏住通也蓋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矣

樂書卷第八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衛靈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乘殷之輅未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純冕也樂有文武而樂則韶舞文舞也蓋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夏殷周盡人道而王非無樂也而禮莫盛焉禋舜同天道而帝非無禮也而樂莫盛焉然三王之禮孔子之所憲章二帝之樂孔子之所祖述顏淵問

爲邦必首以是告之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然
禮者時而有度數寓於器而有文爲樂之所法者
韶舞而已以樂之養善必待久而後成也記曰比音
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然則不言韶舞豈足謂
之樂乎鄭聲似雅而非雅不放之則忘易以淫使人
似忠而非忠不遠之則行易以殄舜之命官始於伯
夷典禮中於夔之典樂終於龍之納言則鄭聲淫佞
人殆堯舜其猶病諸圯顏淵乎顏淵雖樂二帝三王
之道而有王佐之才苟不知戒此如爲邦何哉言之
夏時穀輅周冕韶舞所以教之也告之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所以戒之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

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人之於瞽
者待之如老者喪者所以盡仁待之如貴者所以盡
禮記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
瞽者如老者也語曰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以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瞽者雖熟必以貌是待瞽者如喪者貴者也然
則於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則曰階及
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某在斯禮曰禾有燭而
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故曰案有相步溫
之至也若夫周官以眡瞭相瞽瞍語之盡相師之道
如孔子則聞矣

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禮樂道也先王以之柔中國征伐法也先王以之威

四夷天下有道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諸侯賜圭璽

然後爲魯賜祝鼗然後爲樂此禮樂所以自天子出

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此征伐所以

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故魯

侯國也天下資禮樂焉此禮樂所以自諸侯出也威

文霸國也天下資征伐焉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

自諸侯出其失不過十世自大夫出其失不過五世

自臣則三而已豈非逆理強甚則其勢漸蹙耶揚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桓公實予不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孔子褒貶之意故也

子之之說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貧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變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以
同民心出治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其為
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為武城宰而弦歌之聲洋洋
乎盈耳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若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之
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者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子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禮樂不可廢於天下也將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治國何哉孔子門人學樂者多矣或授琴而歌或執干而舞或詠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己者也子夏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是子夏不特知樂道以成己又知推之爲天下國家而已其賢於子貢問樂不亦遠乎

樂書卷第八十九終

樂書卷第九十

論語訓義

陽貨

微子

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出於天地之性而玉帛特禮之物而已樂出於天
地之命而鐘鼓特樂之器而已物不徒設必有難知
之義存焉器不徒制必有實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
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鐘
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
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邪故聖人曰禮
樂去楊雄曰玉帛不分鐘鼓不松吾無以見聖人矣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中正則雅多淫則鄭禮樂廢而邪音起是鄭聲有時而亂雅也故聖人惡諸然則鄭聲之亂雅奈何亦曰黃鐘以本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傳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是衛聲之淫不如鄭聲亂雅之甚故舉是以見之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職也蓋聖人連而賞罰行而邪音亂雅固在所誅聖人窮而褒貶作而鄭聲亂雅特在所惡而已

之聞之

古人之論瑟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蓋君父有節臣子有義人之道也四時和萬物生天之道也所學乎聖人者不過樂得天人之道而

已是瑟者樂道之器歌者
道之聲孺悲子欲見孔
子非有樂道之心也孔子
以樂道之聲其意雖教害
不肖之教歟孔子辭孺悲
疾也辭孺悲子以疾而歌
也蓋孔子孟一道也苟盡
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
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況三年不
爲禮樂乎今夫君子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其所不
爲者特親喪而已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必報之以三年之喪然後悅於其心執親之喪雖三

年不爲禮樂何遽至於崩壞乎記曰是月禪徙月樂
聖人之中制也音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其
善也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孔子曰加於人一等矣至
於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是君
子之於禮樂固將終身焉其爲之也亦因人情爲之
節文而已過之則爲獻子不及則爲魯人要之得聖
人中制者惟孔子爲然宰我乃所願享則孔子也不
圖爲樂於既祥十日之後而欲爲之於纔三年之祥
孔子得不誅之乎

微子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考之天文翼星近太微主俳倡命之曰天倡則優倡
之徒雖上應天文特優雜子女之新樂而已非先王

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爲漫爛之戲齊侯盛陳優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加法而深誅之者爲其傷風害政莫茲爲甚故也是以秦穆遺我而由余去齊人饋魯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庶姜孽孽庶士有暵之意哉魏文侯嘗悅於此子夏辭而闕之其所學固可知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再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小
師掌六歌六舞六聲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
詩大司馬辨九鼓六節以辨九種之鼓辨六節以辨六
種之節辨六節以辨六種之節辨六節以辨六種之節
和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詩之類大師之職也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弦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
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

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瞽矇掌播鼗眡瞭掌凡樂
事擊頌磬笙磬則播鼗武瞽矇之職也擊磬襄眡瞭
之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令
奏鍾鼓則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千則亞飯之工也
缺則四飯之工也周襄之末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
與諸侯夷當是時也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猶在不
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
賤亦與知焉

樂書卷第九十終

樂書卷第九十一

訓義

梁惠王上下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有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
五聲者天地之道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
佾以終天地之功則八音者人之道也樂通倫理
三才之道具矣然則發之聲音其有不足以形容之
乎蓋肥甘者食之美而悅於口輕煖者服之美而悅
於體采色者視之美而悅於目聲音者聽之美而悅
於耳便嬖者使令之適而悅於意爲肥甘不足於口
歟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調香以養其口爲輕煖不足
於體歟必將疏房越席牀第几筵以養其體爲采色

不足於目歟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爲
聲音不足於耳歟必將鳴鼓鐘彈琴瑟以養其耳爲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必將衆侍妾盛官徒以適其
意凡此王之諸臣皆足供之固知王之不爲是也其
所大欲特在辟土地以廣之朝秦楚以臣之若中國
以君之撫四夷以服之而已豈難知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哉
獨樂樂與人樂樂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樂曰
樂孰樂曰不若與

先王之樂其本存於心喜歡愛之情其末見於
節奏之文探本知不者知其情而能作即末
識其文而能述周衰樂壞天下識情文者蓋鮮矣
知聲而不知音者有之知音而不知樂者有之
知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邪蓋齊王所問者樂
者音不悅先王之樂以樂民直悅世俗之樂以
而已尚何異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樂於聽新
此孟子所以有今樂猶古樂之說庶乎王知反
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數聲
以失節流湎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
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護武其
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元王
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徇末以忘本則古必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
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
實也觀齊王悅南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鄭
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
止事矣與人與身以反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
與衆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
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
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
以抑而攻之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簫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卒疾首蹙頰

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灌者蓋陸人之所取也。以之
灌下體之。是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爲以取之而已。孟子有稱
諛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
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樂書卷第九十一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之於國外有遊畋之園內有雪宮之樂游畋之園則專利而已非與民同利也雪宮之樂則獨樂而已非與民同樂也故有爲人下者不得是樂而非其上則爲不知命爲人上者有是樂而弗與民同則爲不知義義命所在則是義命所去則非今王苟知

獨樂爲非而憂樂與民同則在下者亦將以君事爲
憂樂而不非其上矣以易求之比則樂民之樂而下
至於順從師則憂民之憂而民至於從之是憂樂施
報之効也故推樂民之樂而樂以天下特憂民之憂
而憂以天下則天下雖廣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
大心德同而如一人萬邦孰不嚮之以爲方下民孰
不往之以爲王哉文王樂以天下而庶民子來宣王
憂以天下而百姓見憂如此而已周官膳夫掌王之
膳羞脩食及徹于造皆以樂特天地之裁荒孔之憂
邦之大故然後去樂焉古之王者無終食之間忘憂
樂於天下況欲王而與天下同憂樂邪始有憂樂以
天下乎憂樂以天下與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德之
修己以安百姓同其意夫不知務此而欲長壽富貴

之樂難矣哉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
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方命虐民飲食告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凡物負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方命則逆而不
行之謂也今夫遊豫有事補助有政先王之命也景
公逆先王之命而不行無補助之政以恤民有師行
糧食以虐民飲食無節至於若流流連荒亡至於無
度斯固不足爲諸侯之度適貽彼憂而已蓋順流而
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溯流而上以
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遊于佚者也從
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

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遊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儻豈從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孔子有云景公奢于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由是觀之晏子諄諄爲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昔齊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春出省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卒再拜而命之以寶法亦晏子生景公之意也書曰內作色莊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孟子特以樂酒無厭言之者舉其
者故也言興發補不足及助不給者以景公之行適
當省耕時故也

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景公之於齊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一聞晏
子之言卒知冥豫成而有渝不可以無咎故大戒於
國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不敢寧其居始興委積發
倉廩以補民之不足夫然孰謂不可比先王之觀邪
景公二問政於師曠師曠對之必惠民而已景公於
是發倉廩以賦衆貧散府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
無餘財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則晏子一言而

利博如此則君臣相悅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師作徵角招之樂也劉向樂書別錄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爲事角爲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天豈以獨樂爲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而樂以韶名之徵角謂之招豈例此耶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窮如此非健且巽而何自迹觀之畜君固不能無充自心觀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復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鬬拳兵諫爲愛君失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氏志於民鮒區區導之以振窮恤孤亦奚補治亂

之數哉此子夏所以深咎之也且且子之巧孟子所
不然今稱其言若是何邪晏子以其君顯其功雖不
足爲而其言在所可取亦聖人所不棄也故周任之
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陽虎之言孟子取之以對滕其
可以人廢言乎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言言之
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
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
招樂非特陳公子完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禮者政之體制於治定之時樂者德之華作於功成
之後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德之所由致音之聖
人有能爲禮樂之道無欲爲禮樂之心故造事而達

者推至曠之情而有所作這事而窮者因至祖之文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於禮執之而已非有所制也於樂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蓋禮自外成孔子執之而正人以爲政樂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已以爲德以迹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禮而莫備於鄉黨行而樂之者皆樂而莫顯於陳蔡以鄉黨之禮施於有政以陳蔡之樂形容其德彼見見聞聞者惡有不知之邪子貢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禮樂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盡而不可變故雖歷百世更百王其能違而弗從乎蓋孔子聖之時道之管也禮樂之統歸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功業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備雖堯舜猶可以賢之況其下者乎後乎以禮樂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雖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況去之未遠者乎竊稽子貢之
知孔子對太宰嚭之問則璧豈太山而不知所以爲
崇對趙簡子之問則璧豈江河而不知所以爲量或
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以
言乎治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
豈特禮樂哉然孟子語其所知止是者始道可以法
後世者爾雖然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楊雄曰
太而無禮焉以爲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
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樂書卷九十一終

樂書卷第九十三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
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制之非工至巧不
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
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

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而以情質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聽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爲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聖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粗以爲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亦是意也今夫始萬物者

也非仁政不行繼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堯舜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所謂道者乃所以在之也
堯典所言昔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
之在之本也治之末也堯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
爲終始而已人君有仁聲仁聞猶離婁之有明公輸
子之有巧師曠之有聰也有仁政猶離婁公輸子之
以規矩師曠之以六律也根諸中有不忍之仁心形
諸外有足聽之仁聞國宜近有以澤天下遠有以法
後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
爾有仁心仁聞而不遵先王之法謂之徒善有先王
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謂之徒法齊王恩足及禽獸而
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善不足
以爲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

也而無益於行法不能以自行故也苟主於中者有仁心仁聞之善而輔之以先王之法正於外者有先王之法而主之以仁心仁聞然猶其善不足以爲政其法不能以自行自古迄今未之聞也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聖人之法不可廢於天下如此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櫪工倕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蓋非一曲之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所謂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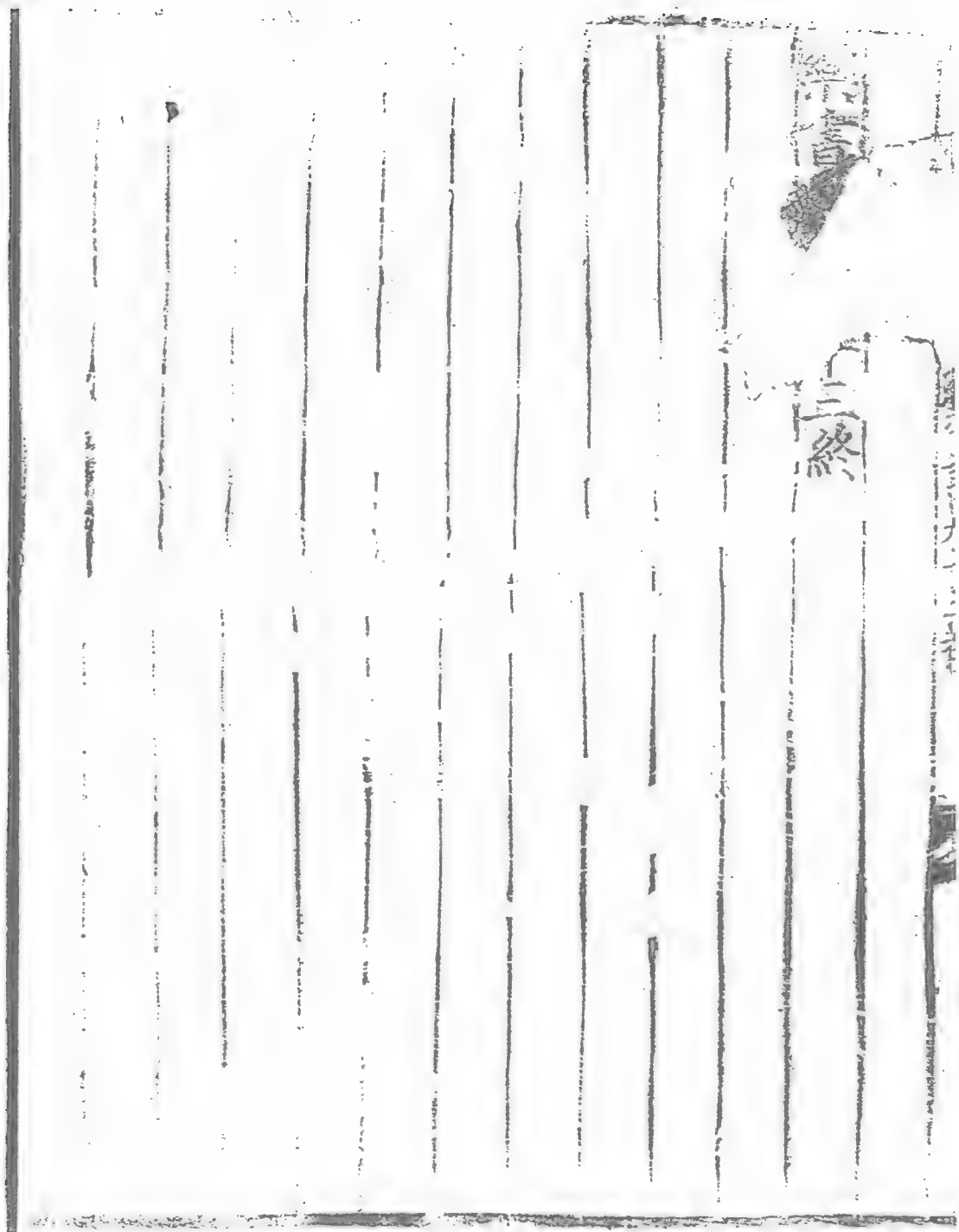
者正方圓之器也準繩者正平直之器也離婁之所
止於日之所視而聖人竭目力焉則能內視無形而
極乎離婁之所不能見師曠之聰止於耳之所能聽
而聖人竭耳力焉則能反聽於無聲而極乎師曠
之所不能聞明雖足以極離婁之所不能視非繼
之以規矩準繩不足以正方圓平直之器聰雖足以極
師曠之所不能聞非繼之以六律不足以正宮商角
徵羽之音昔舜欲作十二章之服以行典禮必命禹
以明之察音律之變以在治忽必命禹以聽之以禹
爲能竭耳目之力故也作服必觀古人之象審音必
本於六律豈繼之規矩準繩六律之意邪彼其於器
械聲音之小者猶若是況宰制天下乎一海內雖竭
心思以盡精微之妙如之何不繼以不忍人之仁政

哉先王有不忍人之仁心斯有不忍人之仁政以不
忍人之仁心行不忍人之仁政其兼愛是以仁民其博
愛足以愛物凡在天地之間體性抱情者吾之仁均
有以周覆之所謂仁覆天下如此而已周官天子執
冒圭以朝諸侯圭以琬爲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
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
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爲君無爲以運其思於內以
耳目爲官有爲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矣自取之也

水之爲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
則濁清者爲陽人之所尊也以之濯有節之纓豈不

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濁者爲仁人之所賤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爲以取之而已孟子有孺妻
誤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
人所同然言或在這孟子取之



樂書卷第十四

孟子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離婁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弟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道德不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義出於道德而為禮樂之體禮樂出於性情而為仁義之用仁者愛也其本在孝而其實見於事親則凡移之於事君者皆仁之華也義者宜也其本在悌而其實見於從兄則凡移之於從長者皆義之華也智之實在於知仁義而其華見於前識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而其華見於威

儀樂之實在於樂仁義而其華見於節奏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豈非智之實在
 於知仁義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則禮制行矣豈
 非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君子
 樂之雖王天下不與存焉豈非樂之實在於樂仁義歟
 樂以樂天爲至仁義則人道也故於樂特言樂斯二者
 而已今夫華者實之所自出華無實則文勝實實無華
 則質勝文自堯舜至於周其文質未嘗不彬彬也周道
 衰天下以文滅質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自
 仁之實述楊氏爲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
 流至於仲子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
 之華而歸之實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
 其華而實之有也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

弊與老子言道德終於見素抱樸同意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人之性流通則生厭塞則熄樂出於性樂其所自生者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之生也如此其可已乎故由事親之實至於仁眇天下由從兄之實至於義眇天下由智之實其大至於觀遠近由禮之實其節至於同天地樂之生不已而極於日新之盛則天機自動所造皆適足不知所謂手不知所舞而有盡性術之變豈非真久之息以踵而天機發於此歟孟子言樂及於是亦歸根反本之意也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孟子不同者蓋詩序言情動於中

而形於外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孟子言樂之
生惡可已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

萬章上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徒歌爲謳永言爲歌是謳則未免乎有謳歌則適於心
之甚可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
與賢故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者天與子則與
子故也由是觀之帝王所爲固未嘗有所容心一於順
天而已故堯舜與賢而天受之先天而天不違也禹與
子而天亦受之後天而奉天時也禮運以不獨子其子
爲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
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然
而親之者天得而譽之故其

樂章百篇

之而已啓以賢繼王而其迹顯人非特得而親之抑且
譽之矣朝覲獄訟謳歌者歸之親之也曰吾君之子譽
之也禮言必先其令聞止於三代之五亦是意歟然朝
覲獄訟者歸之非惟舜啓爲然文王之時萬邦之方朝
覲者歸之也虞芮質厥成獄訟者歸之也下民之王謳
歌者歸之也彼其有天下之實如此卒不有天下者時
而已矣

萬章下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之爲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
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
終殺聖人鑑之以爲鐘以警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

而生乎此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憂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鑄金以始之憂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爲金鉉上九剛實以不變而其象爲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之意也易曰成言乎艮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蓋盛乎艮則始而不終不足以爲成終而不始亦不足以爲成集大成也者金以成德孔子集道之全以大成邪孟子論四聖人之聲而玉振之者終始具故也蓋金聲則或洪或纖所以條理於其始利用之道也玉振則終始如一所以條理於其終成德之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足於成德不足於利用故能清而不濁

任者不能和孔子之行非特足於成德又足於利用
或清或任或和適時而已是金聲者孔子之事玉振之
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也以金聲爲始條理則終未
必不然以玉振之爲終條理則始未必然是善終者未
必善始而善始者未必不善終斯三聖所以善終不善
始而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終始之也然大成若缺豈非
能不自大成能成其大邪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
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
道歲也聖人時也以異而同而已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
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

條則有數而不可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聖人之於道

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惑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
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則力也
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
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
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子則能至且中
矣美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備其善者也能時
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其善者也射始於古
至羿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
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道始於金聲而玉振之取
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
蓋禮樂法而不說惟法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
之至顯行焉

樂書卷第六十五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誥樂者其聲必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

焉必期於師曠者豈以其聰聽出乎其類故邪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
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
也有則髡必識之矣

外以內爲本功以事爲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
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
者未嘗不無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
以謳相高善歌如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
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
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一軍
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事聞而哭之城隅爲之地國空

是善也有政教之異蓋號令之辭無非仁言也絃歌之音無非仁聲也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爲外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爲內此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政之所發而可欲者無非善政也教之所敷而可欲者無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爲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爲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詩仁言也於風俗則移之而未至於易樂仁聲也於風俗非特移之又至於易之也豈非仁言不如仁聲入人深之意與善政則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至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況不仁者乎教之善者猶若此況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於賤者而已故

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不言使民以時同意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磬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鐘鼓蓋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鏗鏘者樂之聲而樂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聲高子以禹有追蠡已弊之鐘謂禹好聲樂爲勝於文王是不知追蠡久而弊節奏久而絕非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弊者非兩馬之力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絕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其爲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爲詩亦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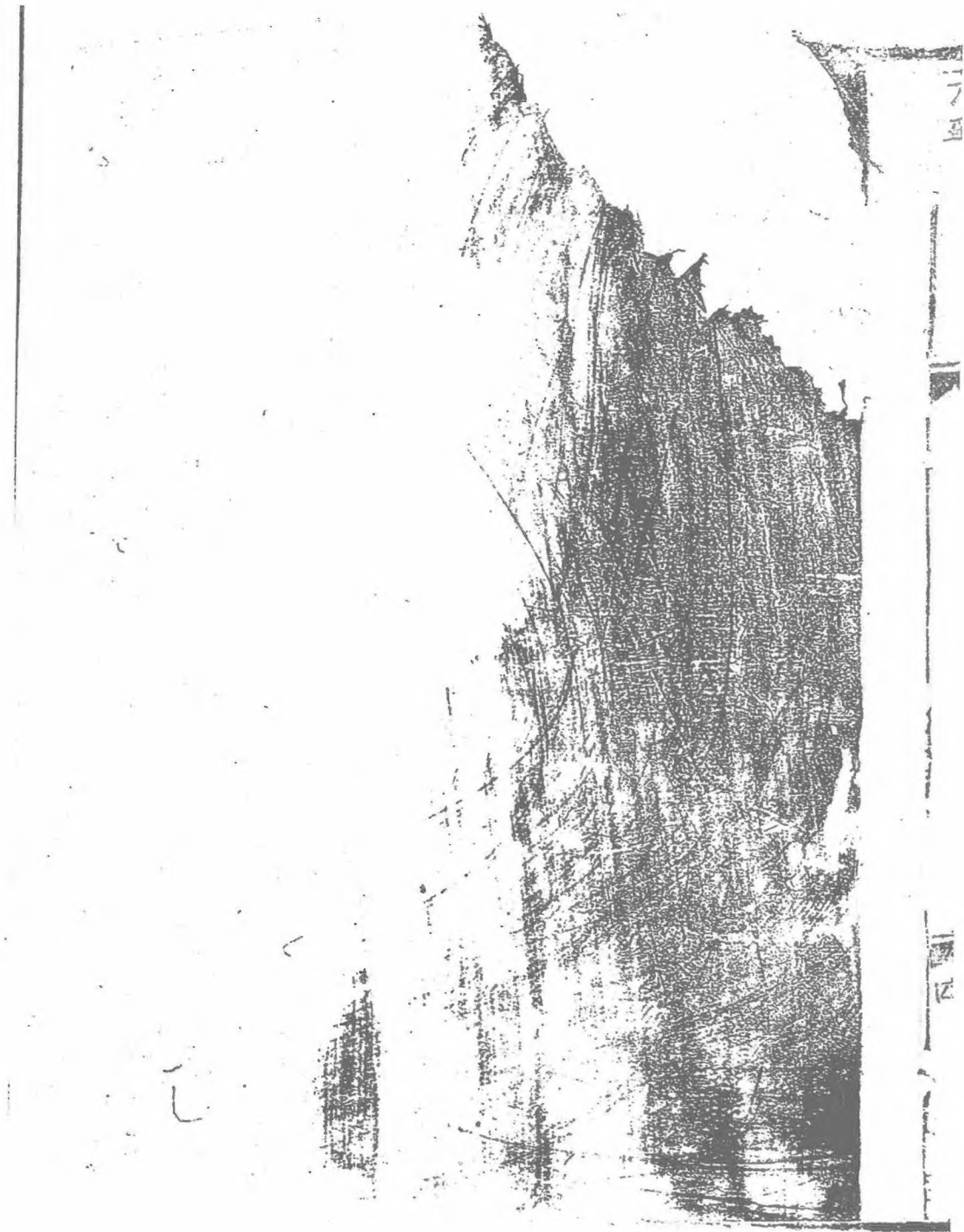
於爲樂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秀非苗也類於苗而亂苗佞非義也假於義而亂義利口非信也託於信而亂信鄭聲非正樂也雜於樂而亂樂紫非朱也間於朱而亂朱鄉原非德也似於德而亂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亂苗其實爲易辨故佞與利口似之鄭聲與紫則亂雅聲正色爲難辨故鄉原似之楊雄曰太山之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亦此意歟孔子曰惡紫之奮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其序與孟子不同何也論語以紫之爲害

不及鄭聲鄭聲之爲害不及利也故舜命九官先之以憂之典樂繼之以龍之納言孔子語顏淵先之以放鄭聲繼之以遠佞人其意亦由是也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而苗莠朱紫聲樂特觸類而取譬者也其異如此

樂書卷弟九十五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3

□□ = □□□□□□□□□□□□□□□□

□□ = 6 2 0

SS□ = 1 3 1 6 5 5 3 6

□□□□ = 2 0 1 2 . 1 0

□□□ = □□□□□□□□